



偵探世家

色特書本

① 搜羅宏富 本書搜集趣味遊戲約千餘種共數十
 萬言新奇 妙與眾不同曲調技術樣樣精工此
 一編包教 視聽皆娛
 括圖美觀 本書對於各種遊戲之外復請美術大
 家精繪插圖 四百餘幅左圖右字興趣倍濃精美雅
 麗至堪悅目 本書精裝一巨册極便攜帶及時行樂
 裝訂精雅 本局抱與人同樂之旨趣對於本書力
 風雅異常 定價低廉
 定價低廉 圖畫及定價低廉僅收成本

繪圖遊戲全書



全一巨册 價洋八角


目編書全

- ▲曲調遊戲
- ▲戲劇遊戲
- ▲音樂遊戲
- ▲文字遊戲
- ▲笑話遊戲
- ▲酒令遊戲
- ▲手談遊戲
- ▲栽花遊戲
- ▲養物遊戲
- ▲益智遊戲
- ▲兒童遊戲
- ▲運動遊戲
- ▲體操遊戲
- ▲賽球遊戲
- ▲技擊遊戲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本書係採集古今中外許多著名戲劇家音
 樂家藝術家滑稽家體育家技師家音
 種門類彙編而成花樣新奇趣味濃郁
 分門別類敘述詳明美術插圖麗奪
 目手一編眼福無窮美術插圖麗奪
 消人愉快之精神無窮美術插圖麗奪
 雪遊提愉快之精神無窮美術插圖麗奪
 謂盡速購閱之能事窮樂之大觀與各界男女
 不可不備——「遊戲全書」

男女娛樂第一奇書
 各界消閒無上妙品
 「恨只恨消閒無法」
 「苦只苦娛樂難得」
 真正快活：真正開心：乃人生無上幸福
 諸君——欲享無上幸福



偵探世界
目錄

偵探世界第二十三期目錄

- | | |
|---------------|------|
| 江陰包師傅軼事…………… | 向愷然 |
| 復仇奇遇…………… | 趙茗狂 |
| 偵探小說的題名…………… | 天壤王郎 |
| 保險箱…………… | 何樸齋 |
| 由他猜猜…………… | 小偵探 |
| 賞錢…………… | 程小青 |
| 驚濤歷險記…………… | 天放 |
| 外行偵探案…………… | 胡寄塵 |
| 美國偵探公會廣告…………… | 何海鳴 |
| 囊中珠…………… | 趙芝岩 |
| 雪冤…………… | 王天恨 |
| 遲矣(下)…………… | 張舍我 |
- 

聖誕節的特赦……繭翁

■銀幕上的偵探■

我妻之祕密……陶鳳子

機警的教師……天放

■偵探談話會■

關於寶石的犯罪及偵探(中)……徐卓呆

民國十三年四月朔日發行

獨創的大盜……天放

奇怪的呼聲……門角裏
福爾摩斯

舞場奇遇(共兩章)……程小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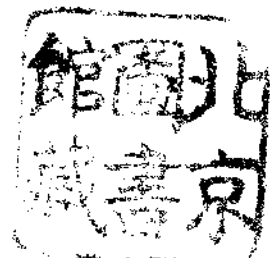
近代俠義英雄傳(兩回)不肖生

法官之面……王天恨

美國模範監獄之成……何海鳴

編餘瑣話……趙若狂

世界書局發行



639486

編餘瑣話

茗·狂·

向愷然先生的武俠小說。無論長篇短篇。竟是一篇不好。

這篇「江陰包師傅軼事」又是他最近得意之作。中間寫包師

傅之俠義。黃漢烈之英武。五雲和尚之淫兇。皆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

入後。兇人伏誅。大仇斯復。尤足大快人心。」

程小青先生的「賞錢」。用筆很細。一件絕大的血案。兇人百端遮飾。不使人知。卒被

一小兒發其覆。始信「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這兩句話。不是胡亂說的。

胡寄塵先生。是位滑稽小說大家。這篇「外行偵探案」。確是想入非非。神妙非凡。中

間尋回質票一節。但以質票歸還。而不能明言其故。尤足令人忍俊不禁。

趙芝岩先生。是善于做賊的小說的。所以做了這篇「囊中珠」。何樸齋先生。是草東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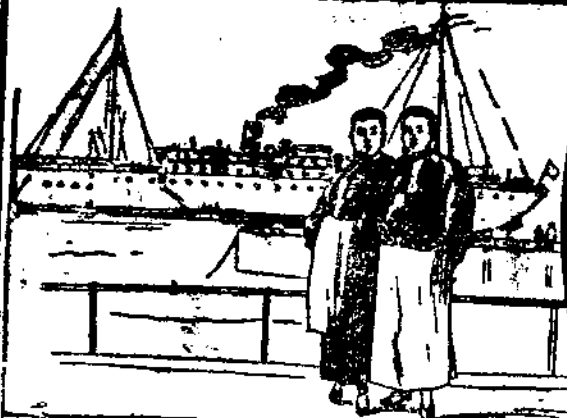
亞森羅蘋案的老手。所以做了這篇「保險箱」。美具難并。真是難得難得。「復仇奇遇」一篇。情節尚還不錯。但不能拿普通偵探小說的眼光去看他。此篇原名「Too Late」。譯作遲矣二字。最是恰當。因與舍我先生那篇小說的題名相犯。改作今名。頗不愜意。而鄙人譯筆很是平常。不能揮寫如意。恐怕也不愜諸君之意罷。

下期爲本誌一年的一個大結束。兩篇長篇小說。統行登完。俠義英雄傳要比平時多登兩章。尚請讀者注意。

短篇小說。有程小青先生的「絕命書」。徐卓呆先生的「賊捉賊」。沈禹鐘先生的「情贖」。王天恨先生的「竊鑽與竊照」。皆是情文並茂之作。恥痕鳳子兩先生也有佳作加入。不過題目還沒有定妥。偵探談話會中。有何海鳴先生的短作。瀛海述異。娓娓動聽。此外我也想騰出幾天工夫。打起精神做一篇。算作這一年來的紀念。不過能否如願。還在未知之數罷了。再會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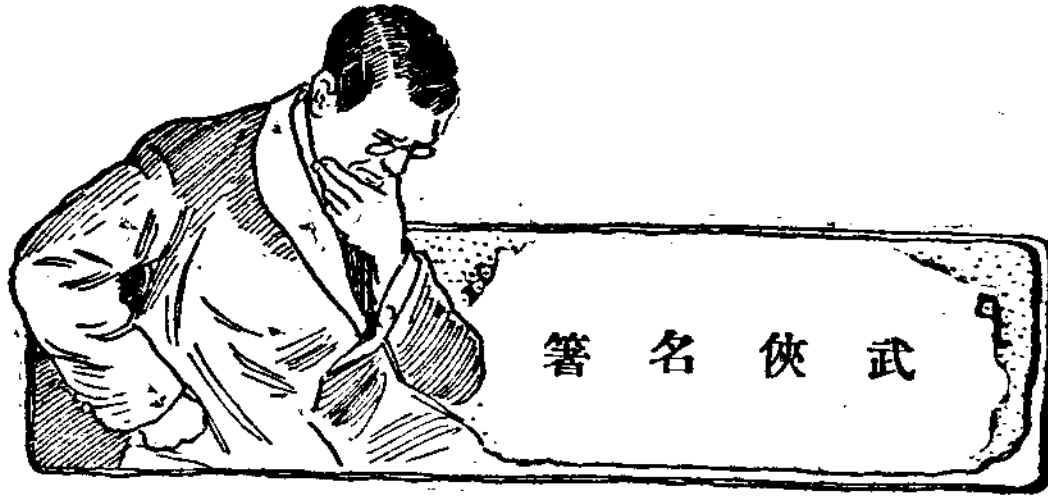


腎水不足 精力衰殘 數載至今



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救得補紅醫士韋廉用

對辛勞忠誠之輩言安逸此係徒託空言亦勢所不能然而人
 人之天職當以意個人之精力為當務之急也彼之家屬及彼
 自己皆賴其力以養之若其精力衰殘則其身體亦必衰弱矣
 維艱即室家亦均遭累矣精力衰殘則其身體亦必衰弱矣
 難安體虛失音以上諸恙均極危險不能置之不理且足徵
 筋弱若不亟思調治必致血脈枯竭而莫救矣蓋腦筋必賴血
 液以滋養若不亟思調治必致血脈枯竭而莫救矣蓋腦筋必賴血
 生以紅補丸為所補之藥其功效之神速誠非他藥所能及也
 勿以紅補丸為尋常之藥而輕視之也
 生之證如左云
 鄙人昔年患腦筋虧損腎水不足精力衰殘等症幸服韋廉
 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得全愈特將原由細陳如左鄙人在湘
 多年因事勞力過度以致身體虛弱時有頭暈目眩冷如冰
 之患延請多醫終無效如反覆者數載至今不覺四肢
 無力精神懶怠飲食減少夜不成眠余視此情形自覺危境幸
 逢余友舉薦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為滋補之劑且言
 順氣壯神補陰無不靈妙丸後少許即購服五瓶
 漸服漸愈及至十分全愈而後已所想數年之苦一且脫離
 誠為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也無以為報謹修數語
 以表謝忱
 能使男女身體強健精力復原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
 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
 力在內閣下曾得奉送之小書衛生常識否 如若
 尚未得之不妨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立即郵送
 一本可也



江陰包師傅軼事

向愷然

有。個。江。陰。的。朋。友。對。我。說。若。在。三。十。年。前。有。人。到。江。陰。提。起。包。師。傅。三。個。字。去。問。本。地。方。人。不。論。婦。人。孺。子。都。能。知。道。是。個。會。擒。拏。手。的。把。勢。於。今。包。師。傅。雖。死。了。幾。十。年。故。老。舊。人。知。道。他。歷。史。的。還。是。不。少。不。過。不。能。知。道。得。詳。盡。罷。了。包。師。傅。的。武。藝。不。知。從。甚。麼。人。學。的。平。生。獨。到。的。本。領。就。是。擒。拏。手。擒。拏。手。之。外。都。很。平。常。然。有。了。他。那。們。高。強。的。擒。拏。手。在。江。陰。除。強。梁。懲。橫。暴。享。二。三。十。年。義。俠。的。盛。名。至。死。不。曾。有。一。次。失。敗。過。他。爲。人。光。明。正。大。又。機。警。絕。倫。每。有。極。危。險。的。事。在。旁。人。都。逆。料。他。必。然。失。敗。的。他。却。能。得。着。意。外。的。幫。助。以。維。持。他。的。盛。名。有。一。次。他。在。剃。頭。店。裏。剃。頭。

聽得同在那店裏剃頭的人說今日不知從那裏來了一個惡化的和尚。一手托着一個石臼也似的大鉢。孟約摸有二三百觔。輕重一手握着一個八面威風的流星。沿街在各店家惡化進門。就將那鉢孟往櫃台上。一擱。揀櫃裏面陳設的磁罈瓦罐。一流星打去。恰好打得噹的一聲響亮。便將流星收了回來。磁罈瓦罐一些兒不破損。走到同壽堂藥店裏。將架上的藥磁罈一個一個都打遍了。祇打得一片聲響。一個也不會打破。場面小的店家給他二三百文錢。他倒不計較。端起鉢孟。又走若到了場面闊綽些兒的店裏。他開口要化一串。便給他九百九十九文。也不依如櫃房裏面沒有磁罈瓦罐。和以外可以敲打得響的東西。他就將流星向店夥或店主鼻尖上打去。祇剛剛在鼻尖上挨擦一下。一點兒不覺着痛。便已收回去了。已化了十多家店子化來的銀錢。全數放在鉢孟裏。已有半鉢孟了。跟在他背後看熱鬧把戲的人。至少也有百多個。一到這家店裏。就把店門口擁塞得水洩不通。無論甚麼生意都得耽擱。因此不敢得罪他。



情願多化些銀錢給他免得他立住不走妨礙着一切生意像他這般惡化江陰城裏怕不整千整萬的被化化了去嗎這人說完當下就有認識包師傅的說道包師傅這事祇怕又非你老人家出面江陰城裏不得安寧呢包師傅從容笑道像這樣的化緣雖是過於強梁一點然他一不傷人二不傷器皿更不會行強要人化十幾幾百不去理他也罷了又有個人說道定要幾十幾百才算是行強嗎像他這樣的化緣那怕就祇每家化一文錢也是行強惡化有許多店家門口貼了僧道無緣的條子在平日化緣的和尙看了都是向門上望望就走到別家有緣的去了他這和尙獨不然門上沒貼這種條子的他倒容易說話越是貼有這條子的店家他越是開口得大這還不算行強惡化嗎包師傅道門上貼僧道無緣條子的都是極慳吝的人家不但僧道出門文錢合米不肯施捨就是拖兒帶女的叫化去向他們善討他們也是不肯打發的這本是不平的事由這和尙去多化他們幾文也不損德我不高興去管這閑事說話的



那人接着道：那和尚敢是這們惡化？就是欺江陰，沒有人能奈何他。包師傅這回若不出面，就真個顯得我們江陰一個能人，也沒有了。正在談論，祇見四、五個彪形大漢擁進剃頭店來，同聲望着包師傅說道：「原來你老人家坐在這裏剃頭，我們那裏不尋到了？祇是尋不見你老人家。於今有個禿驢到江陰，各店家強募惡化，此刻正在我們那條街上向胡同秦肉店裏要惡化一百五十觔猪肉。胡老闆祇說了一句：『和尚化了猪肉，有甚麼用處？那禿驢就是一流星將胡老闆的兩顆門牙打落了。我們都怕敵他，不過不敢上前。』胡老闆求我們來請你老人家。我們尋了好幾條街，到這裏才尋着你老人家。快去罷！原來胡同秦的老闆雖是個開屠坊的人，爲人却甚正直。和包師傅是拜把兄弟。包師傅聽了把兄弟受傷的話，又有幾個街鄰在旁催促，實在再忍不住，不管了，祇得立起身來，由四、五個大漢簇擁着向胡同秦這條街上走。一路之上，早驚動了許多愛看熱鬧的人。料知包師傅此去與和尚必有一番較量。一僧一俗兩籌好漢放對。」



在一般好事的人得了這消息當然當作千載難逢的好把戲看包師傅走到胡同泰門口後面跟着的閑人已有二三百個了這時擁在胡同泰門外的原有一二百人見包師傅走來大家不約而同的齊喝了一聲采波浪也似的往左右讓出一條人坑包師傅昂然直入祇見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和尚生得粗眉惡眼滿臉橫肉朝外面立着將流星向看的人臉上亂打却並不打着人祇把這些人打的不敢擁擠到他身邊去包師傅才跨進店門那和尚的流星早已迎面打到包師傅並不避讓趁流星往裏收回的時候急忙一箭步躡到了和尚跟前祇在和尚腿彎裏用兩個指頭一點和尚登時軟癱在地掙扎不起來外面看熱鬧的人又驚天動地的齊喝了一聲采包師傅用手指着和尚的臉數責道你是個出家人應知道慈悲爲本方便爲門的意思像你這種行爲直比強盜還來得厲害我本待不與你出家人爲難無奈我是住在這街上的人這裏老闆是我的把兄弟你欺負人太甚了不由我不出頭你能答應此後安分不



再。是。這。們。欺。負。人。了。我。便。放。你。起。來。不。然。祇。好。由。衆。街。坊。將。你。網。送。到。江。陰。縣。去。那。和。尙。怕。人。網。送。便。向。包。師。傅。點。頭。道。此。後。決。不。再。是。這。們。了。請。你。放。我。起。來。包。師。傅。卽。用。隻。手。捉。住。和。尙。兩。隻。胳膊。顛。擺。幾。下。一。放。手。和。尙。就。能。與。先。前。一。般。的。立。起。身。了。和。尙。收。了。流。星。將。鉢。盂。托。在。手。中。看。了。包。師。傅。兩。眼。問。道。願。聞。好。漢。的。姓。名。並。尊。居。在。何。處。包。師。傅。也。不。隱。瞞。一。說。了。和。尙。臨。走。時。望。着。包。師。傅。說。道。我。認。識。你。了。後。會。有。期。包。師。傅。也。不。在。意。隨。口。應。道。要。你。認。識。我。才。好。我。無。論。甚。麼。時。候。在。家。等。你。便。了。和。尙。去。後。包。師。傅。在。江。陰。的。威。名。益。發。大。了。隔。不。了。十。多。日。包。師。傅。忽。接。着。一。封。信。信。中。的。語。意。說。小。徒。無。礙。不。識。高。低。因。在。江。陰。化。緣。得。罪。了。足。下。蒙。足。下。當。衆。指。教。貧。僧。非。常。感。激。謹。於。某。月。某。日。在。黃。山。之。北。觀。音。堂。內。潔。治。齋。筵。恭。迎。大。駕。藉。伸。謝。意。務。請。勿。却。下。面。署。五。雲。和。尙。四。個。字。包。師。傅。看。了。這。信。不。覺。驚。得。呆。了。暗。想。五。雲。和。尙。的。武。藝。在。大。江。南。北。久。負。盛。名。曾。在。常。州。天。寧。寺。當。過。知。客。那。時。天。寧。寺。三。四。百。名。和。尙。當。中。祇。有。八。



名。武。藝。最。高。超。的。五。雲。在。八。名。之。中。爲。第。三。個。好。手。後。來。不。知。因。甚。麼。事。犯。了。清。規。被。方。丈。和。尙。把。他。驅。逐。了。他。出。了。天。寧。寺。之。後。橫。行。大。江。南。北。更。是。毫。無。忌。憚。祇。不。會。到。江。陰。來。過。誰。知。這。回。來。惡。化。的。賊。禿。名。叫。無。礙。就。是。他。的。徒。弟。怪。不。得。有。這。們。兇。橫。我。的。武。藝。除。擒。拏。手。外。決。不。是。五。雲。和。尙。的。對。手。擒。拏。手。祇。能。乘。人。不。備。才。能。用。得。着。兩。下。交。起。手。來。他。的。工。夫。在。我。之。上。我。的。擒。拏。手。便。再。高。明。些。也。奈。何。他。不。了。我。的。看。家。本。領。既。不。能。施。用。怕。不。跌。在。他。手。裏。嗎。就。是。他。那。無。礙。論。武。藝。已。不。在。我。之。下。我。那。日。若。不。是。乘。機。將。他。點。倒。兩。下。對。打。起。來。還。不。見。得。定。能。打。倒。他。這。番。五。雲。請。我。去。觀。音。堂。不。消。說。無。礙。必。在。五。雲。跟。前。我。卽。算。能。抵。得。過。五。雲。有。無。礙。在。旁。相。助。我。也。終。歸。要。跌。倒。在。他。師。徒。手。裏。欲。待。不。去。罷。一。則。有。損。我。自。己。大。半。世。的。英。名。二。則。五。雲。師。徒。決。不。肯。因。我。不。去。便。善。罷。甘。休。不。來。江。陰。尋。仇。報。復。與。其。在。江。陰。被。他。師。徒。打。倒。受。盡。羞。辱。還。得。擔。一。個。怕。見。他。師。徒。的。怯。名。就。不。如。硬。着。頭。皮。到。觀。音。堂。去。偷。能。死。裏。求。活。自。是。



萬幸。便敵不過他。師徒被打死在觀音堂內。也落得一個硬漢子的好聲名。他有師徒兩個。我祇單獨一個人死了。也不至被人罵無能之輩。包師傅主意既定。便算定日期。雇了一艘民船。由水路往黃山去。從江陰到黃山（不是安徽的黃山）水路須行三日。已行了兩日。就在次日可以達到目的地了。這夜船到一處小碼頭停泊。在一隻大號官船旁邊。這碼頭雖小。這夜停泊的船隻却不少。包師傅乘着黃昏天色。立在船頭上。看了一會。江景見旁邊官船上對坐着兩個少年男女。在船艙裏下棋。男子年約二十來歲。容儀峻整。衣服鮮麗。使人一望便能斷定是個王孫公子。女子年約十七八歲。修眉妙目。秀骨天成。翠繞珠圍。更使人見了。疑是神仙眷屬。兩個十來歲的小丫鬟。分立在兩人背後。船上的男女僕從。約有二十人都靜悄悄的。沒一人敢高聲說句話。行走都是躡腳躡手。好像怕踏死了螞蟻的樣子。包師傅看了這種莊嚴富麗的情形。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和船隻相形之下。不覺歎了一聲。再想到明日去觀音堂赴宴。



的事心中更是不快。暗想我怎的便這般無福。平生實不曾有過分的享受。從學武藝至今。也不曾因武藝造過孽。一條性命何以要斷送在武藝上頭呢。想到這裏。心裏就紛亂如麻。懶得再看了。回到艙裏。沒精打采的睡覺。但是心中有事的人。那裏能睡得着呢。翻來覆去的勉強睡到二更時分。實在覺得睡着難過。翻身坐了起來。對着一盞被板縫裏灌進來的河風吹得一搖一擺。半明不滅的油燈。也沒有事情可做。祇得拿起一枝尺多長的鑲鐵旱烟管。來盤膝坐在油燈底下吸烟。吸完一筒。就推開一條板縫。對河水裏敲去烟灰。在那死氣沉沉的深夜。鐵烟管敲着船板的響聲。異常宏亮。包師傅自己是心中有事的人。聲響便再大些。也不覺得而四鄰船上的人。多半被這響聲震得從夢中驚醒。包師傅一筒不了。又一筒的祇顧敲着。吸着一面。吸並一面。長吁短歎。很有幾隻船上的人都推開艙門。高聲問是誰人敲得這們響亮。吵得人不能安睡。包師傅祇顧懸想明日赴宴的情形。雖有人問也沒聽得一會兒。官船上的人忍耐不



住了一個當差的伏在船舷上等包師傅的烟管伸出板縫來就一把奪了想搶到手裏再開罵那知道包師傅的武藝有大半就在這旱烟管上尋常人如何能搶得去才用力握住就被包師傅順手一帶當差的不提防有此一着船舷又是晃動的一個倒栽葱便撲通一聲栽到河裏去了口裏祇喊了聲哎呀救人啊就沒得聲息了包師傅伸出烟管的時候兩眼並沒朝外望着也不知道是人搶住了烟管毫無容心的隨手一拖誰知拖出了這大的亂子祇驚得連忙起身推開了板門躡到船頭來搶了一根船篙伸到水裏去撈人官船上的僕從也都驚得跑到船頭上來了幸虧這當差的能略識得些水性不至落水便沉遇着包師傅的船篙就一把撈住包師傅提了起來連向這人陪不是這人見就是敲烟管的人救了自己的性命又聽了連陪不是的話倒不好意思再向包師傅發作了反是其餘的僕從不依同聲說這還了得半夜三更的鬧得人不能安睡還要將人打下河去這東西眼睛裏還有王法嗎擊了見少爺去看他



是那裏來的包師傅聽得擊了見少爺去的話不由得冒起火來心想你們這些亡八羔子打算拿官勢來欺壓我真是轉差了念頭我橫豎是快要死的人便撞點兒禍也不算一回事隨向那船上呸了一聲道放屁誰敢擊我官船上的人那裏把包師傅瞧在眼裏一擁跳過來六個人都伸手要將包師傅擊住包師傅祇略略的閃開一下一個一個都被點倒在船頭上口裏能哼四肢不能動還有三個在官船上不會過來的看了這情形忙回艙裏去報告他少爺包師傅料知必有一番動作也不畏懼屹立在船頭上朝官船艙口望着動也不動沒一刻工夫祇見兩人提着兩個大燈籠照耀得鄰近幾隻船上都透亮那個下棋的少年男子緩步走到船頭上提燈籠的人指點那六個倒在船板上的人給少年看少年理也不理祇打量了包師傅兩眼隨即拱了拱手笑問道請問足下尊姓大名貴處那裏包師傅以爲這少年出來必有一番官腔官調發作因也盛氣相待及見了這種謙和有禮的舉動也連忙陪着笑臉答應並拱手謝





罪少年讓過一邊說道這船頭上不好談話不知可肯屈尊到艙裏坐談一番包師傅不好推辭祇得略謙遜了兩句先將那在船板上的六人救醒就一同走過官船來少年讓進艙裏分賓主坐下說道我聽足下在那邊船上不住的長聲短歎想必是有甚麼大不了的心事何妨說出來我或者能助足下一臂之力也說不定包師傅搖頭道心事確是有一樁不了的心事祇是容易得着幫助的人若是銀錢能了的事既承少爺下問自然不妨奉求無奈我的心事不是銀錢能了的雖承少爺的好意無如我命中註定了沒有方法可設少年笑道話雖如此說出來我就不能幫助也於足下的事沒有妨礙萬一能幫助的了豈不甚妙包師傅見少年這們說祇得將無礙在江陰如何惡化銀錢自己如何打他五雲和尚如何寫信來請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少年聽了跳起來問道是不是曾在天寧寺當過知客的五雲和尚呢包師傅道怎麼不是就是那個賊秃少年仰天打着哈哈道你這賊秃也有遇着我的日子麼說完隨對包



師傅道你不用着急。不但我得幫你，你也得幫助我。我在江湖上游蕩，兩三年爲的，就是要尋那賊禿。我和你今日之會，實非偶然。可說是皇天不負苦心人。特地由你把那賊禿的蹤跡報給我。包師傅很詫異的問道：「少爺和那賊禿有甚麼仇隙？是這們要尋找他？」少年吩咐左右的人開出些酒菜來，二人對坐着飲。少年才從容說道：「我和那賊禿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我姓黃名漢烈，原籍陝西人。我父親諱魯泉，在十年前做常州總兵。我有個胞姊名漢英，十六歲的時候會跟着我母親到天寧寺上過一回香。那時五雲賊禿正在天寧寺當知客，誰知他一見胞姊就起了禽獸之心。祇因總兵衙門裏守衛森嚴，他不敢前來。無禮第二年我父親因年老辭官帶了家眷回陝西原籍。那賊禿知道了，就沿途跟上來。一日行到一個荒僻的市鎮上，落了店。賊禿竟敢在三更半夜偷到胞姊睡的所在，欲行無禮。胞姊驚醒轉來，大聲喊救。賊禿頓起兇心，一刀便將胞姊殺死在床上。我父親隨從的人聞聲往救，賊禿更敢拒捕殺傷了兩人，逃走。我父

母。都。因。痛。胞。妹。慘。死。一。路。啼。哭。哀。傷。過。度。沒。回。到。原。籍。就。雙。雙。棄。養。了。我。
爲。要。報。這。大。仇。特。地。尋。訪。明。師。苦。練。武。藝。前。年。到。常。州。打。聽。知。道。那。賊。禿。
爲。犯。了。這。身。血。案。不。敢。回。寺。不。知。到。甚。麼。地。方。去。了。我。想。那。淫。賊。雖。然。不。
敢。回。寺。行。爲。是。不。會。改。變。的。祇。要。投。他。所。好。設。成。圈。套。不。遇。着。他。則。已。遇。
着。他。是。不。愁。他。不。落。套。的。因。此。做。成。於。今。這。種。局。面。裝。作。官。家。眷。屬。的。模。
樣。在。江。湖。上。遊。蕩。若。落。到。賊。禿。的。眼。裏。半。夜。必。然。來。行。無。禮。這。也。是。他。的。
惡。運。未。終。是。這。們。游。蕩。了。兩。三。年。偏。不。會。遇。着。他。難。得。今。夜。於。無。意。中。遇。
着。你。這。是。先。父。母。和。先。姊。在。天。之。靈。特。煩。你。來。指。引。真。是。巧。極。了。包。師。傅。
聽。了。不。覺。出。神。至。此。才。問。道。那。賊。禿。認。識。少。爺。麼。黃。漢。烈。搖。頭。道。我。能。認。
識。他。他。決。不。能。認。識。我。我。祇。慮。他。有。個。無。礙。徒。弟。在。旁。邊。我。和。他。動。起。手。
來。你。須。照。顧。着。包。師。傅。道。那。是。自。然。何。消。少。爺。吩。咐。黃。漢。烈。又。道。我。們。明。
日。就。是。這。們。去。不。妥。我。須。假。裝。是。你。的。徒。弟。他。請。你。去。原。是。要。和。你。較。量。
武。藝。你。用。不。着。動。手。祇。對。他。說。小。徒。見。大。師。傅。的。高。足。本。領。了。得。他。也。想。

和。大。師。傅。走。一。趟。求。大。師。傅。指。教。指。教。我。料。賊。禿。自。恃。藝。高。又。見。我。是。你。
的。徒。弟。決。不。至。推。諉。等。我。將。賊。禿。做。翻。了。再。做。無。礙。我。若。一。個。人。做。不。翻。
就。得。請。你。下。場。幫。助。包。師。傅。連。說。這。法。子。不。錯。使。賊。禿。不。生。疑。心。才。好。下。
手。當。夜。二。人。計。議。停。當。次。早。黃。漢。烈。改。換。了。裝。束。就。和。包。師。傅。同。船。往。黃。
山。進。發。到。黃。山。二。人。上。岸。走。到。觀。音。堂。包。師。傅。在。前。祇。見。無。礙。和。尙。已。對。
面。走。來。迎。接。見。了。包。師。傅。合。掌。笑。道。真。是。好。漢。果。然。如。約。到。來。我。師。傅。已。
在。廟。裏。恭。候。包。師。傅。指。着。黃。漢。烈。給。無。礙。介。道。這。是。小。徒。張。得。福。無。礙。
那。裏。看。在。眼。裏。祇。有。意。無。意。的。睇。了。一。眼。便。一。同。走。進。觀。音。堂。祇。見。一。個。
魁。偉。絕。倫。的。和。尙。巍。然。立。在。殿。上。望。着。包。師。傅。大。聲。問。道。來。的。那。個。是。江。
陰。縣。的。包。某。包。師。傅。拱。手。笑。道。小。可。便。是。這。是。小。徒。張。得。福。他。年。輕。人。好。
勝。因。見。無。礙。師。傅。的。本。領。了。得。也。不。揣。冒。昧。定。要。同。來。求。老。師。傅。指。教。一。
番。五。雲。鼻。孔。裏。哼。了。聲。說。道。我。祇。道。你。今。日。不。敢。來。正。打。算。親。去。江。陰。縣。
找。你。說。話。你。既。來。了。很。好。明。人。不。做。暗。事。你。將。我。的。徒。弟。當。衆。羞。辱。就。是。

羞辱了我一般。我不能不出這口怨氣。請你吃飯的話。酒席並不設在這裏。設在五殿閻羅殿上。你徒弟要來送死。我也顧不得損德。就來罷。黃漢烈一見五雲。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聽得五雲說出一個來字。早躡到了殿上。一僧一俗一小一大。就在殿上來回搏擊起來。五雲的武藝雖高。祇因身體太胖。那及得黃漢烈快捷。走到十幾個回合。就累得渾身是汗。一個不留神。被黃漢烈用兩個指頭。剗出兩個眼珠。喝道。淫賊。你認識我。黃漢烈。麼。隨即騰起一腿。將五雲踢倒在地。無礙一聽。黃漢烈三字。一抹頭。就跑。黃漢烈待追出去。包師傅道。一人做事一人當。淫賊既已伏誅。他徒弟可以饒了。黃漢烈即回身。把五雲的心肝剗出來。回船祭奠他的父母和胞姊。包師傅一場危險。竟是這們化解了。



復仇奇遇

茗·狂·

華倫泰姆。潑自火車上。下來。走入人叢中。時他那瘦削面龐上。含著惡毒的詭笑。兩眼中也。滿含兇光。似其身心靈魂。全為一種惡意所包圍的。嘴唇也不住顫動。在那裏喃

喃自語道。我定要殺死他。我定要殺死他。原來他在獄五年之久。這種思想無日不縈繞其心中。每日工作完畢。精神憊困之時。即預思將來怎樣復仇。怎樣刺刃。莫非之胸為一己莫大的安慰。本來他

的入獄。全係莫非的陷害。無怪他要如此怨恨。咧他剛走到鐵門邊。忽聞一種深沉的歡呼聲道。哈羅老友。我聞得你乘四點四十三分這趟車到來。所以特地來歡迎你。泰姆。我如今見了你。很是歡樂。你也好麼。說時。早有一個身材短小的男子。走到他的身旁。很殷勤的和他握手。泰姆。潑見了。把眉兒連縷。幾縷原來他在此時。很不願遇見什麼舊友。不過為對方誠意

所感動也勉强笑了一笑。苦聲說道：勃列爾你來得很好。但是這爲我所不及料的。你要知道大凡一個人自獄中出來他的朋友……勃列爾忙挽著他的臂穿出人叢中。一面說道：請你忘記這些事罷。不必說了。難道我還不知道你的事情麼？我爲了一件重要的案子馬上就要到上鎮刺訪去。現在我們且吸吸烟。先閒談幾句罷。就走進這裏面坐坐。如何說完卽一同

走進一家咖啡肆中呼取了些點心和雪茄。來泰姆潑初從牢獄中出來忽又處身此城市生活中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驚愕。所以對於勃列爾的說話竟似聽似不聽。突然間勃列爾又拊著他的臂。莊聲說道：泰姆潑你也說我算得是個朋友麼？泰姆潑把聲音放重說道：你確是一個朋友。始終沒有叛離我。在那時人人差不多都當我是個賊。你却仍舊信任我。不是對

方證據太強。你一定可以替我得到勝訴的。勃列爾這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勃列爾把頭搖搖教他不要再說這些話。又把一雙很銳利的眼睛向他臉上細細相了一相。說道：老友你又要轉那種愚妄的念頭了。我既是你的律師。應得向你提起警告。你不是想到莫菲屋中把他一刀刺死麼？泰姆潑初時聽了頗露愠怒之色。繼始苦笑著問道：你要責備我麼？勃列爾道：

照情理講起來。我決不責備。你因爲莫非是個奸徒。害你入獄受罪。你這樣對待他。也是應該的。不過照事實講來。你這種舉動。一無益處。適成其爲愚妄罷了。泰姆潑道。但是。你何以能猜得我這意思。的。勃列辯道。咳。我何以猜得這個意思。麼。哈哈。這句話問得可笑極了。當判決狀下來。的時候。你說。刑期一滿。定要。把莫非害死。這是許多人聽得的。後來。又時常從獄中傳。

復仇奇遇

出消息來。說你仍不忘情於。莫非。一出獄來。定要向他尋仇。方纔下車的時候。你兩眼中。又滿含著兇光。有此種種。這還用猜測什麼呢。泰姆潑聽了。把眼光垂了下去。道。唉。這是壞極了。勃列辯道。但是。總算。幸事。我恰恰走來。阻止了你。否則。你這件事。就算得達目的了。莫非。就算被害而死。了。可是。人家一見。一定也。一疑心。就疑心。到你。你又怎能逃罪。啊。泰姆潑聽得。把頭。

點點。不過。他注在地板上的。兩個眼睛中。忽又發現。一道異光。勃列辯。却没有瞧見。又繼續著說道。我如今勸你。把前事。統統忘去。專心於事業。好在。你年紀。并不大。前途。正。很燦爛。啊。并且。還有一位。美貌。女郎。很殷切的。望著。你要。你。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你。尤。不可。辜負。伊。呢。泰姆潑。聽到。這裏。臉上。頓。又。變。色。狂。笑。說道。這位。美麗的。恩。飛。姑。娘。恐。已。待。得。有。點。不。耐。煩。了。

我已三年沒有得到伊的消息。大概伊對我那種信仰之心，也被這判決狀動搖了罷。勃列瑟道：這倒不見得。但是別再提這婦女免得勞你憂慮。罷。本來這種婦女沒有什麼價值的。全世界美婦人正多呢。泰姆潑作一苦笑，把頭點點。勃列瑟取出表來一看，又向泰姆潑望望，很愉快的說道：老友，你的臉色已比方纔好得多。如今我要走了，說著立了起來，一同走出咖啡

館到了門外，又說道：你舊時住的房子，我已用了你的名義，把他典質下來。家具一切照舊。泰姆潑聽了，緊緊握著他的手，謝道：這是我很感激的。此時他們已到了街沿上。勃列瑟便雇了一輛車子，入車後，又向泰姆潑揮手說道：老友，你還是回家休息一下罷。晚上讓我打電話給你，一同出來吃飯聽戲。你如仍不能忘情，莫非時可記得一句話：復仇女神最是留心這種

四
事情的你，只要給伊半個機會，就是了。泰姆潑立在街沿上，望著這輛車子直待不見。其影方把肩兒聳了一聳，好似把方纔一席話所留下效力，一齊驅了去的。臉上笑容仍復斂了起來。回復下火車時，那種神氣口中喃喃自語道：勃列瑟你是個好人，說的話也是不錯。不過你不知現在的形勢，我假裝服從你的話，不過免得你來干涉。其實我那尋仇之心，莫非一日不

死。我。一。日。不。會。忘。記。的。咳。真。
有。復。仇。女。神。麼。說。完。狂。笑。起。
來。差。不。多。引。得。途。人。一。齊。注。
意。他。又。低。語。道。莫。非。這。廝。非。
置。他。死。地。不。可。他。害。我。嘗。了。
五。年。鐵。窗。風。味。我。也。要。教。他。
受。這。麼。五。分。鐘。的。磨。難。咳。什。
麼。叫。作。死。刑。誰。放。在。心。上。啊。
他。這。樣。一。壁。想。著。一。壁。向。前。
走。去。連。碰。了。旁。人。的。肩。臂。都。
沒。有。知。道。一。直。約。行。了。一。里。
多。路。方。纔。氣。喘。呼。呼。的。停。止。
了。足。步。對。街。有。一。三。角。形。屋。

尖。的。房。子。這。就。是。世。界。貿。易。
公。司。他。的。眼。光。不。期。注。射。在。
第。九。層。樓。的。窗。上。原。來。公。司。
總。理。勃。倫。渥。恩。非。就。在。此。中。
辦。公。頓。時。間。他。嘴。角。上。也。擁。
著。一。派。笑。容。又。停。了。幾。分。鐘。
決。然。說。道。我。一。定。如。此。即。越。
街。而。過。走。進。那。面。屋。中。的。升。
降。機。中。到。了。九。層。樓。下。來。走。
進。一。間。應。接。室。對。一。女。司。事。
說。要。見。總。理。恩。非。先。生。那。女。
司。事。很。驚。異。的。向。他。望。了。一。
望。然。後。做。個。手。勢。走。去。了。泰。

姆。潑。便。在。室。中。小。步。竭。力。鎮。
靜。著。自。己。但。一。聽。得。這。極。熟。
的。打。字。機。按。動。之。聲。和。工。人。
邪。許。之。聲。他。的。血。脈。就。躍。動。
得。很。快。舊。時。種。種。情。事。一。時。
都。潮。上。心。來。原。來。他。就。在。此。
間。由。一。小。使。而。升。到。副。經。理。
完。全。係。他。任。勞。任。怨。努。力。奮。
鬥。的。結。果。總。理。恩。非。很。為。器。
重。說。將。來。繼。續。他。的。地。位。的。
必。是。此。人。又。以。女。兒。許。給。他。
誰。知……正在。這。個。當。兒。忽。
聞。那。女。司。事。回。來。說。道。先。生。

恩菲先生請你進去這一句話頓時把他從深沉的思潮中拉了回來很可笑的向對面望了一望即趨入恩菲辦公室中那時這位總理先生口中噙著一支雪茄正端坐在案前見他走入不覺把眉兒連縐了幾縐一雙很銳利的眼睛又把他上下打量了一會方纔注視著他說道我初意很不願見你的我也知道你的刑期已滿但是想不到你會來見我泰姆潑照我

想來你我二人中間恐怕已沒有什麼事可談罷泰姆潑在旁邊一張椅中倒身坐下冷笑道沒有麼或者你的話是對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會到這裏大概是偶然經過門前爲一種狂奮的血脈所衝動不期走了進去要向你訴說我的無辜罷恩菲把頭搖搖道這個問題一班陪審官早已解決此後不必再說了咳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我怎樣的給你機會

六
怎樣的提拔你使你居很高的地位領很豐的薪水你却以這種奇異的方法來表示你的感激這真可嘆極了泰姆潑狠狠的望著他道你的話說得固是但是此中還有一段冤枉你在這五年之中難道沒有想到麼恩菲道什麼冤狂難道法庭對於你的處置還嫌不當麼泰姆潑沙聲笑道你沒有設身處地替我想所以不知道恩菲先生你聽罷你是完全上了一個

好。徒。的。當。了。我。對。於。這。種。盜。用。行。款。的。事。情。始。終。沒。有。與。聞。我。這。五。年。中。完。全。以。一。清。白。之。身。代。他。人。受。罪。咧。恩。菲。笑。道。代。人。受。罪。麼。這。句。話。怪。極。了。那。時。查。賬。員。查。核。明。白。行。款。被。人。盜。用。共。有。五。萬。元。之。多。我。因。此。故。意。設。下。一。個。陷。阱。弋。取。這。個。賊。人。恰。恰。捉。住。了。你。在。你。身。上。搜。出。了。這。宗。做。有。記。識。的。鈔。票。這。還。有。何。話。可。講。呢。泰。姆。潑。道。這。完。全。是。別。人。家。栽。贓。陷。害。我。的。

不。過。他。的。安。排。很。巧。不。怪。你。要。相。信。咧。恩。菲。作。不。耐。狀。道。你。上。次。的。定。罪。實。在。毫。無。疑。義。我。的。祕。書。李。倫。莫。非。不。是。曾。在。證。人。席。上。發。過。誓。說。那。夜。親。眼。見。你。竊。取。保。險。箱。中。的。銀。款。麼。泰。姆。潑。很。熱。烈。的。說。道。但。是。他。的。誓。言。完。全。是。說。謊。完。全。是。假。的。恩。菲。作。譏。諷。聲。道。咳。假。的。麼。莫。非。雖。已。於。三。年。前。離。開。這。裏。但。他。是。個。誠。實。君。子。那。是。我。深。信。得。過。的。他。爲。什。麼。要。作。假。誓。啊。

泰。姆。潑。道。他。很。恨。我。聲。言。一。定。要。我。失。跌。他。手。一。半。也。因。忌。我。升。遷。過。速。而。最。大。的。原。因。却。爲。自。衛。起。見。他。恐。自。己。竊。盜。的。行。爲。敗。露。所。以。趕。忙。卸。罪。在。別。人。身。上。所。有。種。種。事。情。都。是。他。安。排。好。的。我。很。佩。服。他。手。段。之。巧。咧。恩。菲。道。你。說。話。留。意。一。點。你。要。知。道。你。并。沒。有。什。麼。實。在。的。證。據。泰。姆。潑。道。這。個。我。也。知。道。但。是。他。如。果。清。白。乃。心。爲。什。麼。要。在。證。人。席。上。作。假。誓。啊。恩。

非道。泰姆潑這壞極了。你如
果有實在的證據快些說出
來。否則我很不願聽你說下
去。泰姆潑斗的立起身來道
那倒沒有。不過我有一句話
對你說。請你仔細向我看看
我到底是否像個賊。恩菲聽
了。果然一眼不閃的向他望
了。幾望起初似有些被他感
動的樣子。後來又把頭搖搖
很嚴厲的說道。但是事實如
此。無可挽回。咧。泰姆潑不禁
狂笑一聲。面色微帶慘白。

中喃喃的說了一聲。我知
道是不中用的。一卽趨向門
邊去了。恩菲又尖聲呼住他
道。泰姆潑我有一件事情關
照你。你切弗去望我女兒。伊
也不見得歡迎你。咧。泰姆潑
聽了此言迴轉身來向恩菲
望了一望。跟著狂笑一聲。趨
出門外。走入升降機中去了。
到了街上。四下一望。想著恩
菲臨別的那句話。頓又得了
一個新主意。自言自語道。我
定要去望望伊。或者能得到

什麼好運氣。他趁了一段地
底。火車又步行了一段路。已
到了恩菲氏住宅之前。司閘
者見了來客。這種神氣很露
著驚異之色。結果到底領了
他進去。自己前去通告恩菲
姑娘。泰姆潑等在這間陳設
富麗的應接室中。很笑自己
的舉動太愚。暗自說道。伊一
定不會見我。伊一定……正
在這個當兒。忽聞一低而且
顫之聲。呼著自己的名兒。連
忙迴過身來。瞧時只見一千

嬌。百。媚。的。美。人。兒。立。在。門。口。
伊。美。麗。的。面。龐。上。映。著。慘。白。
之。色。秀。髮。燦。燦。作。光。展。著。兩。
臂。很。柔。順。的。走。了。過。來。喃。喃。
說。道。你。萬。萬。不。可。到。這。裏。來。
我。已。允。許。父。親。不。和。你。見。面。
咧。泰。姆。潑。捉。住。了。伊。冰。冷。的。
兩。個。柔。黃。氣。都。幾。乎。塞。住。了。
不。過。嘴。角。間。勉。強。逼。出。一。派。
笑。容。來。戰。聲。說。道。瑪。葛。達。我。
有。話。要。和。你。說。你。以。爲。我。是。
個。罪。人。我。也。不。怪。你。實。在。我。
的。證。據。太。是。完。全。太。是。有。力。

了。但是不必去管他如今我
要遠行了萬萬不能不和你
再見一面咧瑪葛達驚道你
要遠行麼泰姆潑見了微露
喜色又說道不錯我將要遠
行此後恐怕沒有再見面的
日子說到這裏躊躇一下又
凝視著伊說道我很要聽你
說一句說你沒有完全不信
任我就是你意中不很信任
你的。心。坎。深。處。仍。沒。有。拋。棄。
我。那。我。也。就。心。滿。意。足。了。瑪
葛。達。低。聲。道。我。心。中。確。沒。有。

一。刻。拋。棄。你。這。幾。個。月。來。我
極。力。和。我。心。志。相。戰。要。相。信。
你。是。無。罪。渥。倫。脫。但。是。結。果。
到。底。失。敗。了。因。爲。確。如。你。所。
說。的。這。種。證。據。太。完。全。太。有。
力。了。加。以。我。父。親。又。常。常。對。
我。說。你。的。定。罪。絲。毫。沒。有。疑。
義。的。所。以。我。起。初。還。每。星。期。
寫。給。你。一。封。信。後。來。覺。得。很。
爲。痛。苦。也。就。停。止。了。這。完。全。
出。於。不。得。已。啊。泰。姆。潑。道。如。
今。如。何。瑪。葛。達。長。長。的。呼。了。
一。口。氣。苦。聲。說。道。我。很。願。相。

信。你。是。無。罪。但。是。到。底。做。不。到。我。的。理。性。不。肯。贊。成。我。泰。姆。潑。慘。聲。道。這。也。不。能。怪。你。說。著。低。下。頭。去。望。著。地。板。不。要。瑪。葛。達。瞧。見。他。的。面。色。所。以。瑪。葛。達。那。種。黯。淡。的。神。情。他。也。沒。有。瞧。見。一。會。突。的。說。了。一。聲。『。再。會。』。如。醉。人。一。般。跌。跌。撞。撞。的。衝。至。室。外。出。屋。去。了。到。了。蔭。路。之。上。口。中。喃。喃。說。著。不。顧。方。向。的。亂。走。約。有。一。句。多。鐘。行。入。泰。姆。士。方。場。人。叢。中。方。把。足。步。放。緩。

自。言。自。語。道。勃。列。辯。的。話。錯。了。這。件。事。情。太。大。復。仇。女。神。也。幹。不。下。來。咧。少。頃。在。一。肆。門。之。前。站。住。眼。睜。睜。的。從。玻。璃。窗。中。望。進。去。望。在。一。柄。長。鋒。薄。刃。木。柄。的。小。刀。上。久。之。怒。火。中。燒。眼。中。有。點。模。模。糊。糊。起。來。覺。得。這。柄。小。刀。和。他。夢。中。所。常。見。的。那。柄。一。般。記。得。他。常。常。對。自。己。說。他。要。拿。這。柄。刀。去。嚇。威。著。莫。菲。那。廝。要。那。惡。賊。受。盡。種。種。磨。難。然。後。一。刀。刺。進。他。的。心。腔。中。了。

却。這。一。宗。公。案。忽。然。間。他。又。覺。得。自。己。全。身。都。在。那。裏。戰。動。額。上。冷。汗。也。出。個。不。住。忙。又。極。力。支。撐。著。方。纔。走。入。肆。中。買。了。這。把。刀。當。店。夥。把。刀。包。好。遞。給。他。時。冷。眼。向。他。一。看。見。他。那。種。躍。躍。欲。試。的。神。氣。不。覺。也。有。些。駭。然。他。却。什。麼。也。不。管。將。刀。放。入。衣。囊。後。即。走。出。肆。中。穿。入。人。叢。中。去。了。他。又。走。了。一。段。路。方。喃。喃。說。道。我。須。把。心。神。定。一。下。子。方。好。此。遭。萬。萬。不。可。有。一。些。

失。誤。啊。我。看。還。是。回。去。休。息。
一。會。然。後。……想。到。這。裏。不
知。不。覺。的。熱。血。又。潮。擁。起。來。
他。忙。停。止。足。步。甯。息。一。陣。正
在。此。時。忽。覺。對。面。人。叢。中。似
乎。有。人。正。伺。察。他。的。舉。動。他
斜。過。眼。去。打。量。時。只。見。那。人
短。而。且。肥。黑。髭。兩。個。小。小。的
老。鼠。眼。睛。從。那。闊。邊。帽。簷。下
骨。碌。碌。的。斜。溜。出。來。他。看。了
知。道。定。是。一。個。偵。探。不。覺。很
輕。蔑。的。笑。了。一。笑。暗。想。自。己
也。常。常。聽。人。說。過。凡。是。初。從。

獄。中。釋。出。之。人。定。有。警。察。尾
隨。在。後。暗。察。他。的。行。動。這。位
偵。探。大。概。也。是。從。他。出。獄。後
尾。隨。起。的。不。過。起。初。沒。有。覺
察。罷。了。可。是。自。己。方。要。幹。那
大。事。萬。萬。不。可。有。人。從。旁。干
涉。須。要。捧。去。他。方。好。咧。於。是
飛。也。似。的。向。西。行。去。混。入。戲
館。門。前。的。人。叢。中。十。五。分。鐘
後。他。站。在。一。家。藥。肆。之。前。斜
過。眼。梢。去。看。時。那。個。偵。探。已
不。見。了。暗。暗。喜。道。這。事。容。易
極。了。如。今。可。以。著。手。預。備。去

訪。問。我。那。位。親。愛。的。李。倫。莫
菲。先。生。了。不。過。覺。得。時。候。尙
早。所。以。想。回。去。休。息。一。下。然
後。出。馬。又。知。道。他。的。寓。所。得
了。勃。列。辯。的。照。管。一。切。如。舊
他。便。徐。步。向。北。行。去。滿。面。擁
著。笑。容。兩。眼。灼。灼。作。光。所。可
惜。的。他。始。終。沒。有。向。後。望。一
望。不。然。倒。可。瞧。見。這。位。黑。髭
的。先。生。依。然。尾。隨。著。他。呢。

二

泰。姆。潑。的。寓。中。一。切。仍。和。他
被。捕。時。一。般。這。都。是。他。那。好

友勃列辯的力量。火爐架上仍舊置著瑪葛達恩菲的小影。當他扳上電燈時，好像見伊盈盈含笑，望著他。他注視了一會，取了下來，覆面置在牆邊，免得擾亂心曲。于是他又忖量起他所要幹的那樁事來。莫非仍住在五年前住的那個屋子中？那是他看了電話簿早已知道那個屋中的情形。他是很熟悉的。如何升堂如何入室，早已想得清清楚楚。至於怎樣的行兇，怎

樣的下手，更是計算得停停當當。當他在獄之時，午夜夢迴之際，把這情形差不多心上已溫習過幾千百遍。咧當他忖量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又去探衣囊中所藏的那柄小刀。忽然面上一呆，口中驚喊一聲，空手伸了出來。探探別的囊中，也是如此。原來這柄刀已不翼而飛了。他起初很不懂是什麼道理。後來仔細一想，方纔恍然大悟。是當他避去那個偵探混入人

叢中的時候，被什麼偷兒偷去了。但是這不要緊，路上賣刀的地方很多，停會他去的時候，可以隨便買一柄的。不過這個偷兒別的東西一點也不偷，單偷了這柄刀。去未免倒替他抱屈罷了。他想了。一會，在一圈椅中坐了下來。此時剛近七句鐘，他想敲過八句鐘後，纔去無聊之頃，忽又想到勃列辯方纔不是說要打電話來邀我去吃飯麼？如何還沒有打來，莫非有事

耽。擱。著。了。罷。正。在。想。著。電。話。機。上。玲。玲。響。了。起。來。他。連。忙。走。過。去。拿。起。話。筒。說。道。哈。羅。約。略。歇。了。一。陣。方。聽。見。那。面。的。回。答。却。不。是。勃。列。斯。打。來。的。覺。得。相。距。甚。遠。聲。音。又。低。別。的。話。一。點。也。聽。不。清。楚。只。有。瑪。葛。達。的。名。兒。約。略。可。以。聽。得。出。看。來。伊。不。在。家。中。從。較。遠。的。一。個。地。方。打。來。所。以。這。樣。的。聽。不。見。忙。高。聲。問。道。你。可。是。瑪。葛。達。麼。誰。知。那。面。并。沒。有。回。答。他。倒。不。覺。詫。異。

起。來。手。中。拿。的。話。筒。也。幾。乎。墜。下。呆。呆。的。立。在。那。裏。似。有。一。股。冷。氣。直。透。全。身。正。在。此。時。忽。有。驚。呼。之。聲。從。線。上。傳。來。初。聽。聲。音。很。是。尖。銳。似。遇。了。絕。大。之。恐。怖。似。的。漸。趨。漸。低。終。至。於。不。可。聞。這。麼。一。來。他。更。加。驚。恐。起。來。不。禁。呆。若。木。雞。暗。想。這。個。呼。聲。到。底。不。知。爲。何。而。發。莫。非。瑪。葛。達。已。遇。了。什。麼。危。險。麼。又。想。到。那。面。除。了。這。一。個。呼。聲。之。外。并。沒。聽。見。把。電。話。搖。斷。大。概。線。

還。掛。著。沒。有。斷。這。倒。很。好。只。要。一。問。電。話。總。局。中。就。可。知。道。這。個。電。話。的。來。源。了。他。費。了。幾。分。鐘。工。夫。果。然。從。接。線。人。口。中。把。那。來。源。訪。得。便。發。狂。也。似。的。搶。了。一。頂。帽。子。連。忙。奔。出。屋。去。心。中。却。在。那。裏。詫。異。道。瑪。葛。達。爲。了。何。事。要。遠。遠。的。到。勃。朗。克。司。這。一。帶。地。方。去。啊。隨。去。搭。乘。地。底。火。車。也。不。及。把。此。事。報。告。警。署。明。知。報。告。了。不。過。費。去。寶。貴。的。光。陰。也。無。濟。於。事。的。在。那。

車聲隆隆中。他只想著那尖銳的呼聲。覺得內中定有蹊蹺。深望他心中所猜料的。不致實現。就好了一會兒。車已到站。他走了下來。向西行了兩段路。轉入一街。駐足在一所兩層樓的屋子之前。地方很是荒涼。差不多已在這一段路的盡頭了。不覺重新詫異起來。瑪葛達爲何要來此間。想著又把門牌仔細看了。一看。知道沒有弄錯。就是接線人所告訴的那地址。却有

一樁全屋都在黑暗之中。門似沒有關好。風吹著。簾簾作響。泰姆潑此時只記掛著那呼聲。一點也不懼怕。什麼坦然走了進去。內中的空氣覺得很是緊張。他又摸索而前一壁呼道。瑪葛達。瑪葛達。且呼且止步。且側耳而聽。可是沒有什麼回答。後來在壁間摸索得。一電燈機關。即扳上。登時有一道電光照在室中。却出乎意料之外。并不有他心中所想像的那種事情發

現。原來室中不要說是死人。連生人也沒有一個。於是。他倒又詫異起來。暗想。這個呼聲。到底爲著何事。他如此走去。剛到和隣室隔斷的一道板壁之前。不覺又嚇了一大跳。喊了起來。道。天啊。原來在這地板和板壁中間。有一灘紅水流了出來。他驚得停止足步。蹲下身去。用指尖蘸了一些。低聲呼道。啊呀。這是人血啊。他忙止著。驚恐推開了門。走入鄰室中。尋得電燈機

紐。換。上。忙。忙。的。引。首。四。望。兩。眼。忽。然。看。到。榻。上。一。件。動。也。不。動。烏。黑。的。東。西。乃。是。一。個。死。屍。不。禁。喊。出。聲。來。急。忙。趕。上。兩。步。站。在。榻。前。向。著。死。屍。仰。著。的。那。張。臉。呆。望。看。了。一。會。很。快。慰。的。喊。了。一。聲。一。剎。那。間。却。又。上。了。無。限。心。事。原。來。這。死。屍。的。臉。上。佈。滿。著。恐。怖。之。容。好。像。知。道。死。期。已。至。似。的。却。不。是。別。人。也。不。是。瑪。葛。達。恩。菲。哈。哈。却。就。是。他。唯。一。的。大。仇。李。倫。莫。菲。那。張。榻。

復仇奇遇

是。靠。著。板。壁。放。的。血。就。在。死。者。胸。前。傷。處。流。了。下。來。淌。在。地。上。成。了。一。道。細。流。看。他。那。灰。白。的。嘴。唇。睜。大。的。眼。睛。變。態。的。面。龐。就。知。道。他。當。垂。死。之。時。受。著。無。限。的。恐。怖。遭。著。無。限。的。磨。難。的。看。完。之。後。喃。喃。說。道。勃。列。辯。的。話。真。是。說。得。不。錯。此。時。他。從。前。那。種。仇。恨。之。心。已。不。有。些。微。但。存。恐。怖。之。心。想。到。他。所。預。定。的。那。種。計。畫。不。知。不。覺。的。打。了。一。個。寒。噤。暗。想。幸。而。莫。菲。已。被。

人。殺。死。了。不。然。此。事。如。果。實。行。起。來。能。否。成。功。自。己。正。沒。有。把。握。咧。想。著。離。開。榻。旁。再。向。四。下。一。看。只。見。一。件。亮。晶。晶。的。東。西。放。在。室。旁。一。張。桌。上。乃。是。一。具。電。話。機。看。那。綠。色。的。接。線。外。觀。很。新。一。望。即。知。裝。置。這。裏。未。久。但。那。話。筒。却。好。好。的。放。在。原。處。他。這。麼。一。看。知。道。其。中。定。有。蹊。蹺。不。過。不。知。究。是。怎。樣。罷。了。同。時。又。想。到。一。個。問。題。瑪。葛。達。不。知。究。竟。怎。樣。了。在。未。聞。呼。聲。

之前。在電話中。確曾聽見伊的名兒。所以一聽得呼聲。就以爲是從伊口中發出的。來揆想起來。以爲一定遭了什麼危險。便急得什麼似的。不暇細細考查。連忙趕了過來。在如今想來。其實連這聲音。是出自男子之口。抑是出自女子之口。還沒有辨別明白。呢。他想了。一會不住的把頭搖著。露著惶惑之色。旋又看到榻旁一件東西。上這是一柄長鋒薄刃的小刀。竟同他

方纔在店中所買。後來無端失去的那一柄。一般無二。他俯下身去。拾起來看時。不覺把眼睛擠了一擠。口中失聲喊了出來。覺得就不是他失去的那一柄。一定也很相像。一壁便喃喃自語道。這真巧極了。同時又想起勃列辯警告他的那種說話。『如果莫非一旦遇害人家。一定疑心就要疑心到他的。』登時更又毛骨悚然起來。忽又想到此間離開別的房屋。很遠

這個呼聲。一定沒有什麼人聽得。他如果要逃出門去。機會正多。咧。誰知正在此時。門已悄無聲息的開了。闖進一個人來。一眼向泰姆潑看去。似乎對他說。他逃走的機會已沒有了。這個人。生得長長身材。瘦瘦軀幹。大踏步走了進來。走到屍旁。一點不有什麼驚異之色。把死者的一手舉起。看了一下。隨即放下了。去口中咕嚕說了幾句。然後舉起他那雙小而動人的眼

睛。注。射。在。泰。姆。潑。的。臉。上。一。霎。時。露。出。似。乎。認。得。他。的。樣。子。來。問。道。你。不。是。華。倫。泰。姆。潑。麼。你。倒。一。點。沒。有。失。去。時。候。啊。哼。好。的。這。是。很。明。瞭。的。一。樁。案。子。泰。姆。潑。先。生。跟。我。一。同。走。罷。我。是。偵。探。部。中。的。曼。龍。方。纔。有。人。打。電。話。到。報。警。處。去。說。在。這。裏。附。近。發。見。驚。呼。之。聲。我。來。尋。了。半。天。方。纔。尋。到。這。裏。來。如。今。還。是。一。同。走。罷。泰。姆。潑。自。偵。探。到。來。之。後。早。已。把。一。切。置。之。度。外。

復仇奇遇

知。道。就。逮。祇。指。顧。間。事。不。過。有。一。問。題。尙。在。他。的。胸。中。這。個。打。電。話。給。報。警。處。的。到。底。是。誰。但。也。知。道。這。是。無。關。緊。要。的。一。件。事。罷。了。所。以。聽。了。之。後。只。把。肩。兒。聳。了。幾。聳。冷。然。說。道。照。我。想。來。這。不。是。一。件。謀。殺。案。麼。曼。龍。慢。慢。的。點。頭。道。這。件。事。實。在。是。明。白。極。了。也。不。必。等。什。麼。醫。官。到。來。你。在。案。結。後。曾。經。出。過。恫。嚇。之。言。說。對。於。莫。菲。定。欲。得。而。甘。心。如。今。果。然。如。願。而。償。了。

你。看。躺。在。這。裏。的。不。是。莫。菲。麼。我。從。前。曾。經。見。過。他。的。照。片。啊。不。過。有。兩。樁。事。情。我。還。沒。有。明。白。一。是。莫。菲。爲。何。要。到。這。裏。來。二。是。你。得。手。以。後。爲。何。執。刀。在。手。還。不。逃。走。咧。泰。姆。潑。把。嘴。唇。歪。在。一。邊。喃。喃。說。道。復。仇。女。神。把。這。件。事。弄。得。一。塌。糟。了。曼。龍。從。衣。囊。中。拿。出。一。副。手。銬。笑。道。果。然。把。事。情。弄。糟。了。如。今。對。你。不。起。要。把。這。付。東。西。帶。在。你。的。手。腕。上。你。也。不。必。十。分。注。意。

這把小刀這是……說到這裏鏗的一聲把手銹關上也就不說下去帶著向門邊走去正在此時忽有一個短而且肥的男子面上帶著憂色手中拿著一只籃從外面走進室來先向二人一看復又看到榻上的死屍登時現出驚恐之色呼道天啊手中這只籃也就不知不覺跌落下來弄得瓶瓶罐罐滿地亂滾泰姆潑舉目向他一看即覺有些認識原來就是方纔尾

隨他的那個黑髯人但是這個黑髯人一眼也不向他望只呆呆的望著死屍曼龍似乎也有些認識此人像很願意他闖入此間向他看了一陣說道葛立萊好啊你爲什麼到這裏來葛立萊歇了半晌似把他的心神定了一定方說道我是莫非的好友如今出了這種事情這疎忽之罪我是萬萬辭不了的我以爲他在這裏一定很是平安誰料依然不免天啊說到

這裏已經瞧見泰姆潑怒目望著他火都幾乎迸了出來把嘴牽了一牽說道咳你不是當場捉住麼好的好的我很願意見你嘗那電椅的味兒此時曼龍露出不耐的樣子說道葛立萊你的事情我還有點不懂葛立萊把注在榻上的眼光移了過來道莫非和我知道泰姆潑一出獄後一定要來找著他我就勸莫非來到這裏躲藏這麼一陣這所房屋是我一個親戚

所有地方很爲僻靜避仇最爲相宜。昨天莫非來了。允許我安居此間。不得我的報告。斷不輕舉妄動。今天我到站上去守著。泰姆潑到來暗中伺察他的舉動。看他有尋仇的意味。沒有誰知他下車第一事就去購買一柄小刀。那他的用意可以不言而喻了。他買的這小刀就是這柄啊。說著手指戰戰的指著地上。那柄小刀原來當他進來的時候。泰姆潑把來擲落地上。

復仇奇遇

了。曼龍問道。你瞧見他買這柄刀麼。葛立萊道。他買刀的時候。我在窗外守著他。等他出來。尾隨了他一段。見他回家。也就不尾隨下去。因爲莫非的新住處。他一定不會知道。不必置慮。咧。後來我在餐館中吃了飯。又替莫非買了些食物回來。說著指著地上。那些瓶瓶罐罐。又道。想不到他竟會找到這裏。這真是咄咄怪事啊。曼龍道。我也不解。他怎會知道。但是不久一定

可以明白。這柄小刀就是很好的一個證據。咧。葛立萊道。他買這把刀。我是看見的。可以發得誓。那店夥也可以到堂作證。但是就沒有這柄刀。此案的證據也已完全因爲誰不知道。泰姆潑曾經宣誓。過要把莫非害死。如今總算已經達了他的目的了。泰姆潑知道分辨也是無益。只猶笑不言。暗想。如今弄成這種局面。不知勃列辯還相信我是無罪麼。還有一樁情事。很不

可解覺得曼龍很有一種可疑的神氣只見他神情不屬的玩弄著手銬的鎖鏈先向葛立萊看看又向自己望望不知是什麼用意正疑惑間不知怎樣一來三人的視線齊向榻邊看去只見榻旁下垂的毯子忽然向外鼓了起來跟著伸出一手將他掀開露出一個頭即有一個短小的男子從榻下走了出來向衆人望了一望泰姆潑正很起勁的瞧著至是向那人慘

白的臉上一看喊起來道天啊勃列辯是你啊勃列辯立了起來把身上的灰塵拂了一拂此時曼龍和葛立萊也都很驚異張目望著他勃列辯便在一張椅中坐下咕嚕說著道唉嚇死人了。我如今神經還十分震動沒有復原咧曼龍道你瞧見麼你打那裏來如何來到這裏躲在這個榻下又有幾多時候了勃列辯露出一種很衰弱的神氣道你且慢慢的一句一句

問我是勃列辯大律師這位泰姆潑先生就是我的當事人曼龍道先生我還記得你當審問的時候你曾極力替他辯白要想代他脫罪可惜你始終沒得到一個機會這是私家偵探葛立萊先生乃是莫非的好友他的話你大概都已聽見了麼勃列辯道都已聽見了我很嫌你辦事太魯莽一點我這位當事人我敢斷定他這種殺人的案子決計不會幹的曼龍笑道

你們這班當律師的總說自己的當事人是無罪的勃列辯也含笑說道曼龍你方纔已指出了很好的一點就是這個躲藏的地方除了葛立萊外似乎別人不會知道那麼泰姆潑爲何能找到這裏來啊曼龍聽了這話似乎很爲震動搔頭說道那他倒還未講出什麼理由勃列辯接

續著說道那是可以無疑他一定要把到這裏來的一層緣故講明白的葛立萊道照我想來你自己也該表明一下勃列辯道這是自然停會兒自會說明如今還有一樁事情倘若泰姆潑真的犯了這樁案子他爲何不快快逃走反執刀在手呆呆的立在屍旁聽人捉住天下有此情理麼曼龍道這倒我也曾想過但是無關出入總之此案是泰姆潑幹的已昭然如日月之明了葛立萊聽了忽然冷笑了一聲曼龍登時露出一種不快樂的樣子來本來

他對於這班私家偵探很不滿意的葛立萊也不去管他說道如果泰姆潑真是無罪的應該解說清楚他爲何要買這柄刀又爲何到這裏來勃列辯道這是他應該如是的如今我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情對諸位說諸位也知道出事的時候我是親眼目觀的麼這話一說三人都大驚特驚起來瞪目向他望著疑心他有了神經病了曼龍呼道你目覩此事麼那你爲

何。不。出。來。阻。止。他。勃。列。辯。道。
因。爲。此。事。是。突。然。發。見。的。所。
以。沒。有。時。候。可。以。阻。止。并。且。
我。的。神。經。很。弱。當。時。被。他。嚇。
得。昏。昏。的。直。到。事。情。過。後。方。
纔。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我。現。
在。且。把。此。事。的。始。末。對。你。們。
說。個。大。略。罷。今。天。下。午。我。走。
進。這。間。屋。子。中。莫。菲。正。睡。熟。
在。那。裏。我。就。躲。入。榻。下。我。的。
所。以。如。此。乃。是。有。原。由。的。我。
在。榻。下。躲。了。一。陣。忽。聞。有。人。
走。入。屋。中。喚。醒。了。莫。菲。彼。此。

長。談。起。來。所。談。的。是。些。什。麼。
我。倒。沒。有。聽。得。完。全。大。概。是。
想。去。謀。害。一。個。人。這。個。人。如。
果。不。早。早。除。去。很。有。不。利。於。
他。們。就。是。了。葛。立。萊。聽。到。這。
裏。不。覺。喊。了。一。聲。咦。曼。龍。也。
張。大。著。口。向。著。勃。列。辯。呆。望。
勃。列。辯。又。舉。眼。骨。碌。碌。的。四。
下。一。看。最。後。看。到。那。具。電。話。
機。上。又。接。續。著。說。道。於。是。那。
人。又。走。到。電。話。機。旁。聽。他。說。
了。一。個。號。數。泰。姆。潑。你。方。纔。
不。是。接。到。一。個。電。話。麼。泰。姆。

潑。疑。惑。不。定。的。說。道。不。錯。隨。
把。他。接。得。電。話。并。聞。得。呼。聲。
各。節。約。略。說。了。一。遍。勃。列。辯。
聽。完。眼。中。露。著。異。光。喃喃。道。
果。不。出。我。所。料。那。人。在。電。話。
中。說。得。很。輕。但。我。猜。他。一。定。
說。的。是。瑪。葛。達。的。名。兒。所。可。
惜。的。莫。菲。剛。剛。坐。在。我。匿。處。
的。上。面。我。恐。他。覺。得。不。敢。十。
分。探。出。頭。去。所。以。不。能。把。他。
所。做。的。各。事。看。得。十。分。清。楚。
咧。那。人。的。舉。動。很。是。奇。怪。剛。
剛。向。電。話。中。低。聲。說。了。幾。句。

突然擲去話筒跳到榻前跟着莫非就很慘怖的驚喊了一聲我當時嚇得什麼似的等得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已來不及阻止了又見那人走過去把話筒放歸原處熄去了火管自去了此話說完大家寂靜了一陣曼龍舉目望着他好像疑他這席話是假造出來的不過因他是位律師面子上不得不作傾聽的樣子問道你沒有尾隨那人出去麼勃列辯把頭搖搖道

我是律師不是偵探并且那時我因驚嚇過甚四肢好似癱化了一動也不能動不知隔了多少時候忽又有一個人走入室中暗中却不能辨出他的面貌但我猜他是泰姆潑等到他把電燈換上我向他看時果然不出所料以後他種種舉動都在我的眼中二位你們如今當已明白我所以要說泰姆潑是無罪咧曼龍舉手向額上摸了一摸突然注視著勃列辯問道

你也曾看見那兇手的面貌麼勃列辯道自然看見他道是怎麼模樣一個人勃列辯笑道我是不善於形容人的還是讓我指點出來罷就是他說著用手指著葛立萊這一個私家偵探此時早已逃至門邊了曼龍忙跳了過去攔住去路緊緊的捉住他的雙手厲聲說道葛立萊你別逃我老早知道你不是個好人了葛立萊面色變成慘白極力支厲一會說道我本不要

做這種事。不過我如果不殺死。莫非他一定要殺死我。我可以解釋給你聽。你要知道……曼龍忙止著他道。這些話。你將來可向陪審官陳說。說完即取方纜。關泰姆潑那副手。鏘鏗的一聲。把葛立萊兩手關上。牽著出室去了。等他走後。勃列辯悠然說道。這位葛立萊先生這一回。穀他受了大概。總要嘗好多年的鐵窗風味罷。我注意他的舉動。已有好幾個月。泰姆潑你

也要知道。麼從前種種不利。於你的證據。都是他一個人假造出來的呢。泰姆潑揉揉眼睛。罵聲好個奸賊。勃列辯又說道。這都是莫非出錢買他做的。他們常合在一起。做些不法之事。我方纜對你說。要上鎮去刺訪。就是爲此。我伺察他們的舉動。已有好多時。專派一個人尾隨他們。所以能知莫非躲藏的所在。我以爲你。一定不會知道。所以今日下午。輕輕易易的聽

你走去。不加攔阻呢。咳。真可怕。他第二次的計畫。厲害非凡。竟和第一次的不相上下。呢。泰姆潑驚道。還有第二次計畫麼。勃列辯道。你難道沒有看出莫非怕你要殺害他。葛立萊恐怕你出獄後。舊事重提起來。要把他的祕密揭露。所以要併力除去你。不料中間他們二人。又互相疑忌起來。這也是一般小人的常態。不足爲奇的。如今很簡括的說一句。因此葛立萊就想

得一個一舉兩得的法子。一壁將莫非除去一壁故設圈套。教你承受其罪。就是不上電椅。至少也要無期徒刑。咧。泰姆潑喃喃道。原來如此。我如今方明白了。他打這個電話。起先故意說出瑪葛達的名兒。後來又教我聽得驚呼之聲。無非引我着急。不得不入他圈套的。咳。如此說來。盜那小刀的。也定是他了。勃列

真是可怕。他的詭計差不多已近成功。泰姆潑道。如果沒有你。在這裏。目覩他的行兇。他的詭計不是早已成功了。麼。勃列辯笑道。其實這是尋他開心的。我作事素來遲緩。當我來到這裏。莫非早已殺死在床。僅在你來此數分鐘之前。等到聽得你的足步聲到來。以爲兇手重又回來了。急急躲入榻下。後來我所說目覩行兇這一席話。完全是

想像出來的。不料他這麼一個兇人。也是經不起嚇的。被我如此一冒。竟招認起來。唉。泰姆潑你也記得我的話麼。復仇女神是最最留心這種事情的。只要給伊半個機會。就殺了泰姆潑。摸出錶來。瞧了一瞧。含笑說道。他老人家真不錯。無處不盡伊的責任。的。如今我想打個電話給恩非姑娘。還不嫌遲麼。

偵探小說的題名

天壤王郎

常有人說。小說容易做。題名難。往往一篇小說做成。要找一個適當的題名。竟想不出來。因而影響到那篇小說本身的價值。我以為他種體裁的小說。尚不十分難題。惟有偵探小說最難題。空泛的字面。便不像偵探小說。太顯豁。又不免使讀者看穿內幕。因為偵探小說和啞謎無異。萬不能把案中的真相。使讀者見了題名而料知。所以最難。不比他種小說。儘可隨便拈幾個字的。佳的題名。如「箱屍」、「破屋中的血漬」、「瞧便知是偵探小說。而又不能推測案中的真相怎樣。使人急於要讀下去。若「寶石案」、「項圈案」等一類的題名。雖也一瞧便知是偵探小說。然就覺得拙劣了。



保險箱

何樸齋

鄙人新購一最新式之保險箱。惟不知該保險箱究否有用。故與出賣保險箱之某店約一星期內。如果有人設法撬開者。則某店願以該保險箱價銀一千元奉贈。此銀貯藏箱內。開箱後即可取去也。海倫

路七一五號馮肖軒啓

這段廣告在上海各大報上差不多登遍了。

保險箱

當時就有許多人紛紛議論起來。有的說這種賭賽真是別開生面。也有人說那店家真是個馱子。倘然失敗了。那隻保險箱不是白白的送掉麼。再有一般神經過敏的道。這隻保險箱雖然是最新式的。可是那祕密之門。總和別隻保險箱大同小異。那些有經驗的銅匠倒很有希望得到這一筆意外的收入呢。

海倫路七一五號裏本來很冷靜的。這幾天熱鬧極了。原來有一般貪心的人見了廣告。都要去嘗試一下。每天總有這麼十多個人到肖軒辦公室裏去。想開那隻八尺多高的保險箱。爭奈一見了保險箱門上的A B C

D。四。個。小。圓。形。的。關。鍵。後。便。一。籌。莫。展。只。索。摸。這。幾。摸。推。這。幾。推。就。沒。精。打。采。的。出。來。了。肖。軒。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他。鎮。日。價。啣。了。一。支。雪。茄。坐。在。距。離。保。險。箱。五。碼。的。地。方。一。語。不。發。只。微。笑。瞧。着。那。般。傀。儡。的。行。動。

光陰過得飛快。眨眨眼已到了一星期的末一天了。肖軒家的保險箱依舊關着。這天。要。是。再。沒。有。人。來。開。這。隻。保。險。箱。那。店。家。就。占。了。勝。利。那。天。上。午。肖。軒。坐。在。箱。旁。一。壁。吸。烟。一。壁。不。住。的。搖。頭。一。回。他。又。從。座。上。立。起。來。在。室。中。來。回。踱。着。瞧。他。面。上。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顯。見。得。懷。着。甚。麼。心。事。那。些。試。開。保。險。箱。的。人。見。了。肖。軒。那。種。神。氣。就。竊。竊。私。議。

道。馮。肖。軒。原。來。是。一。個。幸。災。樂。禍。的。人。不。然。他。為。甚。見。了。保。險。箱。沒。人。開。動。就。這。樣。憂。愁。呢。

午。後。肖。軒。的。寓。裏。來。了。個。人。那。人。約。摸。有。四。十。多。歲。年。紀。面。貌。生。得。醜。陋。不。堪。眇。一。目。歪。嘴。前。額。突。出。面。上。酒。斑。累。累。倘。然。在。夜。間。看。見。了。定。要。當。他。一。個。魔。鬼。他。身。上。穿。的。衣。服。也。很。不。合。時。那。件。元。色。甯。綢。的。棉。袍。上。加。了。一。件。醬。色。甯。綢。馬。褂。已。經。覺。得。難。看。下。身。又。穿。一。條。老。青。布。棉。袴。用。青。布。條。繫。了。脚。管。脚。上。着。一。雙。元。色。土。布。鞋。子。肖。軒。看。了。幾。乎。要。笑。出。來。便。問。道。「你。也。能。夠。開。這。隻。保。險。箱。麼。」那。人。發。出。粗。濁。的。聲。音。道。「正。是。先。生。

你要知道，我是一個老銅匠，隨便什麼難開的鎖，或是司潑林，一經我的手，就立刻開出來。……當他說話時，唾沫飛在肖軒的臉上。肖軒忙搖手止住了他，一壁把手帕揩拭面部的唾沫。那人覺得沒趣，便退後了幾步，才繼續道：「至於保險箱，尤其是我的拿手無論新式舊式，我總可以設法撬開來的。」

肖軒面上現出不耐狀道：「你可是見了報才來的麼？」那人道：「不是阿大告訴我的。」肖軒笑道：「我看你的狀貌，原不像識字啊。」在理這句話，很有些輕視他，不過那人腦筋遲鈍，還沒有覺得，只是笑嘻嘻的問道：「你可願意我去試一下麼？」肖軒指了保

險箱道：「就是這一隻，你有本事，儘管去開。」那人慢慢的走近箱子，仔細打量了一回，又湊近身體，瞧那A、B、C、D四個字。肖軒在旁笑道：「這四個是甚麼字，你認識嗎？」那人也笑道：「我那裏會認識，可是我瞧這隻保險箱，也並不難開，只要我一舉手，五分鐘內，就可以開出來的。你那一千元的獎金，想來沒有變動罷。」肖軒突然現出駭異的面色，注視那人道：「你真能夠撬開這隻保險箱麼？那末那一千元的獎金，當然不會短少。你開箱後，就在箱內拿去便了，我可以拿我的名譽來做保證呢。」

那人不慌不忙，捲起袖子，用右手先在圓形

的A字上捺了四下又在B字上捺了三下接着再在C字上捺了二下D字上捺了一下然後從袋裏掏出一個鐵鉗一根鉛絲來用鐵鉗把鉛絲做了個鑰匙塞在孔內只一轉。噹。噹。一聲那扇門便開了出來肖軒只是呆呆地出神那人開了第一重門見第二重門上也有同樣的A B C D四個字略一審視便把A B D三個關鍵拉了出來把C圓形的關鍵揷了進去又把鑰匙略一改做投入孔內旋了三旋把第二重門又開了出來開了抽屜拿了一大捲鈔票塞在袋內肖軒一語不發只點頭微笑

肖軒指了一張椅子教他坐下。一壁問道「

我還沒有請教你的姓名呢。」那人道「我叫王小福。」肖軒道「失敬了原來是王先生。今天我看你這樣的敏捷難道你對於這一種的保險箱曾經開過麼？」小福道「這一種保險箱我還第一次看見呢。你要知道保險箱的開法雖然逐隻不同。但是我揆情度理就能夠知道怎樣開法。這也是我閱歷得多自然熟能生巧了。」肖軒在座上抬了抬頭微笑道「我原也知道這種保險箱實在保不住不發生危險。所以不敢買。下來現在果然失敗了。這却是在我意料中的。」小福立起身來道「現在我的目的已達。我們再會罷。」肖軒忙也站起來攔阻道「且慢

我還。有。緊。要。的。話。和。你。說。呢。」

小福微微一震道：「你有甚麼話？」肖軒聳一聳肩道：「你且略坐一坐。你既然是開保險箱的能手。我就講一樁保險箱的故事給你聽。你也可以多得到一種知識。」小福勉強坐下。肖軒也重複坐下。才從容說道：「一星期以前。葉仲禮家發生竊案。竊去的是一萬元鈔票。那鈔票原放在一隻大保險箱裏的。鑰匙在仲禮的衣袋內。不知怎樣。那晚竟會失竊。賊人的手段很高妙。能夠空手撬開保險箱。很容易的把鈔票竊去了。」小福作不屑狀道：「這有什麼希罕。我原說擅長開保險箱的。也不止我一人啊。」肖軒道：「這原

不算希奇。可是以後的事。却出於意料之外。原來仲禮報告警廳後。警廳立刻派偵探去查勘。查勘的結果。斷定是著名劇賊魯賓做的。」小福咋舌道：「魯賓也會開這種保險箱麼？」肖軒不顧。又繼續道：「葉仲禮既然知道是魯賓做的。曉得警署裏也奈何他不得。他就想出個法子來了。他改了個名字。又把那隻失竊的保險箱搬到海倫路七十五號的別墅裏。然後登了一個廣告。王先生。你懂得麼？」小福搖頭道：「我不明白。他到底幹甚麼頑意兒？」肖軒大笑道：「我索性告訴你罷。我就是葉仲禮。我知道那隻保險箱除了魯賓。別人休想開動。才這樣佈置要

靜等那魚兒上釣呢。」小福不耐道：「那裏知道竟出於你意料之外。這隻保險箱的開法除了魯賓還有我呢。那末你的計策不是失敗了麼？」

仲禮慢慢的立起身來道：「這原是我的失算。不過……」他說到這裏突然舉手在小福面上順手一拉，把假面具扯了下來道：「魯賓別來無恙。你的化裝術雖然巧妙，可是還瞞不過我。」小福陡的吃一大嚇，不免有些慌張。但是一回就回復了原狀道：「你不要和我開頑笑。這假面具是我帶着玩的。我並不是魯賓啊。」仲禮把面具攢在地上，隨手從袋裏掏出一張照片來，遞給他道：「魯

賓你自己瞧罷。這張照片是在你的機關報不平聲上面剪下來的。我看尊容和這張照很有幾分相像呢。」小福並不來接，忽而苦笑道：「仲禮先生，你當真狡猾。我自認失敗了。不過你今天打算怎樣？」仲禮作嚴厲聲道：「我決定把你送到警廳裏去。」魯賓作戲笑狀道：「恐怕還不至弄到這一步罷。我們好歹磋商一個條件。我想你以前失去的一萬元，我如數還給你。想來你總也滿意的了。」仲禮用譏諷的口吻答道：「鼎鼎大名的東方亞森羅蘋，只值一萬元，真是名不符實了。」一壁已走到窗口，那時魯賓知道失望，忽移目注視門上，仲禮回頭喝道：「你莫

想。出。那。扇。門。因。爲。你。進。來。後。我。早。已。吩。咐。阿。坤。鎖。上。了。」說。時。順。手。推。開。窗。子。不。住。的。向。外。招。手。讀。者。可。知。道。那。窗。原。是。沿。着。街。路。的。離。開。這。寓。約。摸。一。百。碼。地。方。就。有。一。個。崗。位。那。個。四。號。正。在。站。崗。抬。頭。看。見。七。一。五。號。裏。有。人。招。手。喚。他。便。很。快。的。奔。了。過。來。

仲。禮。仍。舊。把。窗。關。好。回。身。對。魯。賓。道。「我。的。一。萬。元。倒。不。希。望。收。回。了。不。過。你。今。兒。在。保。險。箱。內。得。到。的。一。千。元。請。你。還。給。我。」魯。賓。沒。法。只。得。在。袋。內。摸。出。來。遞。給。仲。禮。仲。禮。接。了。鈔。票。掉。頭。喊。道。「阿。坤。你。快。把。門。開。了。領。那。個。警。察。進。來。罷。」只。聽。得。呀。的。一。聲。門。果。然。開。了。接。着。那。四。號。就。昂。然。踏。進。室。內。仲。禮。

走。近。幾。步。道。「你。今。天。的。幸。運。不。小。可。以。得。着。一。筆。很。大。的。賞。賜。你。們。警。廳。裏。不。是。懸。了。重。賞。緝。拿。魯。賓。麼。」仲。禮。說。到。這。裏。用。手。指。着。魯。賓。道。「這。便。是。大。盜。魯。賓。你。帶。他。去。罷。」四。號。把。魯。賓。打。量。了。一。回。作。疑。惑。狀。道。「這。個。恐。怕。不。……」仲。禮。截。斷。他。道。「他。確。是。魯。賓。原。來。他。化。了。裝。到。這。裏。來。的。」他。俯。身。拾。起。面。具。道。「這。就。是。他。化。裝。的。鐵。證。你。先。帶。他。去。我。隨。後。就。來。」四。號。正。要。上。前。拘。他。魯。賓。已。挺。身。走。出。道。「不。勞。動。手。我。隨。你。去。就。是。了。」仲。禮。瞧。着。他。們。出。室。在。後。大。呼。道。「魯。賓。先。生。祝。你。前。途。順。利。早。日。出。獄。」一。點。鐘。以。後。仲。禮。想。到。警。廳。裏。去。作。證。剛。走。

到門口見信箱內插着一封信他取下一看信面寫着「葉仲禮先生啓」也並沒有寄信人的具名他很覺詫異忙拆開來念道

仲禮先生汝計固狡惟不能逃余之目余確爲魯賓特四號爲余同

黨所化裝站崗之警察早爲余拘禁矣璧汝之一千元係贖鼎鈔票固安然在余囊中汝知之亦應失笑也魯賓白

由他猜猜

小偵探

貝洛和珊太是學生的弟兄長大起來兩個人的身段和面貌竟一般無二外人分不出誰是哥哥誰是弟弟這一天兩人同到父親的一個朋友叫做卡南的家裏去卡南笑嘻嘻的問道你們誰是哥哥誰是弟弟啊兩人只是笑着不肯告訴忽而珊太向貝洛道哥哥你別告訴他由他猜猜



賞
錢

賞錢

程小青

這。是。晚。上。八。點。鐘。過。後。那。老。年。的。訥。耳。遜。溫。非。爾。將。軍。一。個。人。坐。在。他。古。屋。的。書。室。裏。面。屋。的。位。置。在。佛。及。尼。州。的。許。那。特。山。谷。本。是。溫。非。爾。氏。歷。代。遺。傳。的。祖。產。所。以。遠。近。的。人。都。把。這。屋。子。叫。做。溫。非。爾。廣。廳。這。時。書。室。中。爐。火。熊。熊。那。退。休。的。老。將。軍。取。出。了。他。一。隻。古。式。而。精。緻。的。金。表。一。分。一。秒。的。計。算。著。以。便。等。候。他。所。招。致。的。那。人。悄。悄。的。來。見。他。那。書。室。的。厚。闊。橡。木。的。門。完。全。開。著。這。就。因。將。軍。的。聽。覺。已。到。了。半。聲。的。程。度。深。恐。關。上。了。門。聽。不。見。大。門。上。叩。擊。的。聲。音。原。來。在。這。個。當。兒。這。一。宅。經。了。南。北。戰。爭。兵。燹。而。巍。然。獨。存。的。古。屋。中。只。有。老。將。軍。一。人。在。裏。面。他。的。老。僕。黑。乾。姆。夫。婦。和。乾。姆。的。外。孫。兒。開。笛。陪。著。老。將。軍。的。寄。女。乃。雪。一。同。往。鎮。上。戲。院。裏。去。了。這。也。是。

老將軍故意打發他們出去的，以便他一個人可以秘密會見那個來客。所以從那天晚上七點鐘起，直到夜半十二點鐘，他儘可以秘密辦事，決沒有旁的人來纏擾他。他又知道日間官道上的汽車和游山的騎客，雖然往來不絕，一到天黑路上便寂靜無聲，所以他預料那個來見他的人，一來一去，決不會被人瞧見的。這古宅中的人口，雖然不多，但老人的產業在許那特谷中，還算他最富，他有許多菜園、麥田和許多牛羣、羊羣，這些產業在南北戰時雖然受一些損害，這時却早已恢復了原狀。將軍的年紀已過了八十，夫人早已故世，他本有一個獨生的兒子，但在和古巴戰爭的時候，已替國家犧牲。他的寄女乃雪，本是他的一個同伍軍官的女兒，那軍官不幸受傷而死，老人就將那孤女收留過來，算爲他的寄女。乃雪剛交十七歲，老人得伊爲伴，也免去了不少寂寞。他常和伊說起，等到伊受過了高等教育以後，家務既有人主持，就不妨招友請客，把這老屋鬧一下子。回復他固有的社交上的地位。這時乃雪的教育，雖還沒有畢業，但老人已著手準備長年雇著幾個匠人裝修佈置，忙個不休，好似要使一個垂老的婦人回復伊及時的妙齡。但在這一個人靜坐的時候，老人的腦思實沒有工夫想到未來的。情景。他一意盼望那個他所招致的來客，希望他秘密來去，不被第三個人知道。他等得

不耐。又取出表來。瞧瞧已近九點鐘了。他忽轉念。那人對於他的那封招致的信。可會得不理會麼。但那人若想到本身的利害問題。諒必不致於失約不來罷。

溫非爾將軍心目中期望的人。就是他的侄兒。楷昔司。溫非爾當老人望眼欲穿的當兒。楷昔司一個人正開著汽車。從弗列特堡奮命的向溫非爾廣廳進行。楷昔司初接老人約他會面的那封信時。本猜不出他伯父有什麼用意。又見信中吩咐他秘密來去。更覺無從捉摸。但無論如何。老人既叫他去。不論用意怎樣。他都是願意的。原來在這十年之中。楷昔司和廣廳之間。差不多隔了一堵鐵壁。他的足跡久不會跨進廣廳的門檻了。楷昔司的汽車到了廣廳。果真遵守老人秘密的命令。特地將汽車開到屋子左旁的樹叢裏。面並不停在門前。他下得車來。覺空中浮著一層薄霧。十一月的尖風一陣陣刺他的面頰。因把衣領豎了起來。輕輕走上石階。一手摸著白石的柱子。一手去旋那銅柄的門鈴。老將軍在裏面聽得了。却並不急急出去。他明知他的約會沒有落空。反覺得不願意。立即見那來人。他緩緩從椅子上立起身來。聽見大門上第二次鈴聲。又響。老人仍不慌不忙。支著鑲金子的手杖。挺直身子。踱步出去。開門。等到他姪兒跨進門來。老人把眼光側向一邊。顯一種冷淡的狀態。他的侄兒先招呼道：「伯

伯。晚。安。我。一。路。上。來。一。個。人。沒。有。瞧。見。並。且。依。著。你。的。說。話。不。乘。火。車。特。地。坐。汽。車。來。的。」老
溫。非。爾。只。點。了。點。頭。便。領。他。進。書。室。裏。去。他。自。己。先。坐。在。一。隻。安。樂。椅。上。將。他。的。手。杖。放。在。兩
膝。中。間。又。演。演。手。勢。叫。楷。昔。司。坐。在。對。面。一。隻。直。背。的。椅。上。又。向。他。默。默。的。瞧。了。幾。秒。鐘。見。楷
昔。司。瘦。長。的。身。子。和。他。自。己。彷彿。高。樑。的。鼻。子。也。是。溫。非。爾。血。統。的。特。徵。他。的。眼。珠。是。灰。色。的。
顯。得。非。常。機。警。覆。額。的。黑。髮。已。夾。雜。幾。莖。灰。白。又。明。示。他。已。近。四。十。歲。了。停。了。一。刻。楷。昔。司。緊
閉。的。嘴。唇。牽。了。一。牽。開。口。問。道。「伯。伯。怎。麼。樣。」老。將。軍。冷。冷。答。道。「楷。昔。司。現。在。我。要。和。你
說。的。諒。必。是。你。所。不。歡。喜。聽。的。我。本。來。儘。可。保。守。祕。密。始。終。不。破。壞。我。的。決。心。就。是。在。我。死。的
以。前。不。許。你。踏。進。溫。非。爾。廣。廳。但。我。覺。得。與。其。等。我。死。後。在。遺。囑。中。宣。布。我。對。於。你。的。旨。趣。還
不。如。趁。我。未。死。面。對。面。說。一。個。明。白。須。知。好。男。子。做。事。應。當。取。光。明。磊。落。的。態。度。因。此。我。特。地
叫。你。這。裏。來。以。便。當。你。的。面。把。我。的。意。見。告。訴。你。」老。人。說。話。的。聲。音。越。說。越。沈。著。而。冷。峭。他
對。面。的。姪。兒。手。中。執。著。帽。子。覺。得。很。不。自。在。地。說。道。「訥。耳。遜。伯。伯。這。個。問。題。我。們。從。前。不。是
已。談。過。了。麼。」老。人。道。「不。錯。但。只。談。過。一。部。分。還。沒。有。澈。底。的。談。過。」楷。昔。司。道。「沒。有。澈
底。麼。這。話。什。麼。意。思。」溫。非。爾。將。軍。似。乎。沒。有。聽。得。他。的。問。句。但。繼。續。說。道。「這。是。我。和。你。最

後。一。次。的。談。話。了。楷。昔。司。我。此。刻。不。妨。把。你。的。事。從。頭。說。起。我。怕。你。記。憶。力。不。佳。對。於。你。已。往。的。事。情。也。許。已。追。想。不。起。現。在。我。來。替。你。重。新。寫。一。個。照。罷。你。的。既。往。歷。史。成。分。裏。面。只。含。著。些。自。私。荒。蕩。和。不。名。譽。等。等。的。名。詞。像。你。這。種。行。徑。若。使。生。長。在。貧。賤。下。流。的。環。境。中。還。有。可。原。但。你。的。家。族。却。明。明。是。高。尚。純。潔。和。有。禮。貌。的。這。不。是。你。自。甘。下。流。麼。你。在。大。學。裏。時。因。賭。博。負。了。巨。債。後。來。又。在。外。面。荒。蕩。無。度。竟。把。你。的。父。母。生。生。氣。死。最。忍。性。的。你。使。那。一。個。鄉。村。女。子。自。己。投。河。溺。死。那。女。子。是。一。個。寡。婦。的。女。兒。並。沒。有。父。兄。替。伊。復。仇。你。雖。欺。害。了。伊。却。仍。得。逍。遙。自。在。還。有。那。個。佩。森。不。是。你。唯。一。的。好。朋。友。麼。你。竟。會。得。誘。騙。了。他。的。妻。子。逃。走。像。你。這。種。卑。賤。污。辱。的。舉。動。不。但。辱。沒。溫。非。爾。的。祖。先。連。我。們。南。方。高。貴。純。潔。的。士。紳。也。都。爲。你。蒙。羞。因。此。之。故。我。才。宣。布。把。你。出。族。不。許。再。進。溫。非。爾。廣。廳。雖。然。如。此。你。究。竟。是。一。個。溫。非。爾。的。血。胤。我。在。你。身。上。多。少。還。有。幾。分。希。望。假。使。你。能。夠。悔。過。自。新。別。的。莫。說。就。是。這。宅。歷。代。相。傳。的。古。屋。也。不。會。落。到。異。姓。人。的。手。裏。那。原。是。我。最。切。心。的。志。願。所。以。當。時。我。還。給。你。一。條。新。路。我。對。你。說。你。如。果。遵。著。光。明。的。大。路。等。到。佩。森。允。許。他。的。妻。子。離。異。以。後。你。應。當。正。式。娶。伊。從。那。時。以。後。直。到。我。死。你。如。果。能。夠。保。持。你。的。純。潔。和。誠。實。的。操。守。那。麼。我。死。以。後。我。可。以。收。回。

我驅逐你的表示使你仍得做溫非爾廣廳的主人」說到這裏楷昔司禁不住插口道「伯伯我都記得的那是你十年前的話但直到現在我的行爲原不失純潔和誠實啊」老人厲聲道「楷昔司你還要說謊麼須知你的一舉一動我都派人在暗中監視著你再不要想抵賴老實說你真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無賴」楷昔司不由的立起身來把舌子舐著他的嘴唇他的垂下的兩手很用力的插進他大衣的衣袋裏去忽覺得右邊的衣袋中有一個冰冷的東西乃是汽車上的螺旋鉗子他的顫動的手指握住在螺旋鉗柄上開口說道「訥耳遜伯伯我——你——」老人忙阻止他道「楷昔司我不要聽你的話今夜我所以叫你到這裏就要教你聽我最後決絕的話你從今天起再不能得到我一個錢的津貼但你有一個五歲的兒子他究竟是溫非爾的血肉我當然不會懷怒到這個無辜的孩子身上明天我就要叫我的律師通知你的妻子你已被我驅逐伊如會願意和你分離伊和那個孩子我理當負責養的責任等到孩子大時我定當悉心教育使他成一個高尚純潔的人我的年紀已大雖然瞧不見他成人但我必預先佈擺假使他果真不出我的希望他可以和我的寄女乃雪平分溫非爾的祖產不過你既被逐再也不能夠染指了」老將軍說完緩緩立起身來走到書室

一角的一隻古式保險箱前。他回過來時，手中執著一張摺疊的羊皮紙。他把紙舉到他侄兒面前，又說道：「楷昔司，這就是我的遺囑。當我立囑的時候，還滿望你能夠悔改。所以囑中說：『明你以後的行爲，如果不失於純潔高尚，你仍舊有承襲溫非爾產業的權利。現在我已到了絕望的地位，像你這樣自私自利的人，不能不給你一種教訓。』所以明天我已準備重立一張遺囑。這一張今晚就要丟到火爐裏去了。」但老人將執遺囑的手舉起來要丟的時候，忽被他的姪兒一手捉住。於是兩個人面對面的瞧著。老人不禁驚呼道：「你這畜生，我瞧你的眼睛中露著謀殺的兇光哩！」說著，正想舉起支撐的手杖叩擊，但楷昔司早已準備，他從衣袋中將那螺旋鉗摸出，乘勢在老人的頭頂上猛力擊了一下。原來楷昔司這時心中充滿著被逐和窮困的恐怖。因這恐怖的衝動，便昏迷了神志。忍心下這毒手，他也記得他進來時，老人親自開門，顯見除他以外，屋中沒有別人。又記得他伯父約他來相會，吩咐他嚴守秘密。所以他從家裏趁著汽車動身，也假託別事，沒有說明。因此他明知他和他伯父的約會，勢必沒有第三個人知道。那時既見老人要將那安危勞逸所關的遺囑丟在火裏，怎能不心急氣湧，於是不顧利害就犯下了弑逆的罪。這時候老人的頭顱已碎倒在地板上，血液沁沁流出。竟

把他的白髮染成赭色。楷昔司最注意的就是老人手中的那張遺囑。他從那僵木的手指中取了出來。正準備藏進自己的衣袋。忽覺得這一著未免太愚。他走到保險箱前將遺囑依舊放在原處。照樣關上了箱門。又細察了一回。覺得沒有破綻。才回到老人身旁。他見那血液越流越多。漬滿在地毯上面。不由的恐怖起來。他自知已犯了逆倫的大罪。這時已沒法挽回。接著又喃喃自語道：「雖然我也不必多慮。像他這樣年齡至多再活一年兩年。他實在也活不長久了。」無意中他覺得自言自語的聲浪說得很高。仔細聽聽。幸虧沒有別的聲息。他很想立刻從這可怖的屋子裏逃出去。但一轉念間。又不禁高聲自語道：「我不能就這樣逃走。還須佈擺一下哩。」他想最好的方法。假裝因盜行兇的模樣。並且那偷兒決不是有經驗。而專撬鐵箱的老賊。必須裝做一個新出手的小竊。恐怖而窮急。才會得闖出禍來。像這樣的偷兒。大概都是那些沒教育的黑人在這廣廳左近。本有不少黑人居住。這計劃實在再相宜沒有了。他俯身瞧那屍體。雖然有些驚怖。但到底強制著他的神經。伸手摸索死人的衣袋。他先摸出一隻皮篋。篋中有一百多元鈔票。他將鈔票藏好。皮篋却丟在一旁。接著又從背心袋中摸出那隻古式的金表。又見老人指上戴著一隻印章的戒指。他也一併取了下來。隨後又

搜索到褲袋中去。他在那老人右向的褲袋中摸出一把零碎銀幣，便一古腦兒納在自己袋中。他自己暗暗稱讚他思想的周密。因思那些愚蠢的黑人見了燿灼的白銀，比什麼都要寶貴。斷不肯放過他。既要嫁罪給黑人，幸虧仔細一些，沒有失著。其次他就將書室中所有的銀器和餐室中的銀盤等等，打成了一個大包。然後悄悄的走出屋子，將贓物送到藏在樹蔭中的汽車上去。那時他還不敢動身，帶著那個螺旋鉗重新回到屋外。他見餐室外有兩扇法國式的長窗，就用鉗撬破了長窗的鎖鑰，鑽身進去。他兜到前門，把門從裏門好回身。從那撬破的長窗裏出來。那時官道上寂靜無聲，他明知不會有被人瞧破的危險，但他爲妥密計，將汽車開動了。機關依舊向前進行，並不直接退回。這樣事後如果有人察驗車轍，顯見那汽車在道旁停了一停，繼續向前去的。他將車約摸開了半里光景，便發見一條叉道。他借著燈光細察車輪轉折的痕迹，縱橫雜亂。因思就在那裏。若將汽車轉旋過來，預料別的人也瞧不清。楚况且一到天明，叉道上往來的車輛很多，即使留什麼迹象，也會被別的车辆掩蓋銷滅的。於是。他將汽車改了方向，回到他居住的弗列特堡去。但他不惜走些遠路，只揀那日間車輛繁密的孔道駛去，以便天曉時有別的车辆經過，可以混亂他的車轍。他又想到萬一有人究

詰他夜來的行徑最好有一個相當的證人替他洗刷嫌疑他因駛到一個農村的所在特地把喇叭嗚嗚响著下車叫開一個農人的門假說他的汽車中缺少了汽油向那農夫借用一些同時他還說明自己是誰以便後來的印證溫非爾的名字那裏差不多人人知道的所以那農夫一聽便很高興的把汽油借給他楷昔司謝了一聲重新上車心中非常滿意原來那裏離開溫非爾廣廳已經很遠並且方向相背萬一有人疑他他儘可以叫那農夫替他證明當他伯父被害的時候他却在距離很遠的別一地方他想到這裏自己暗暗歡笑因他以為就情勢而論這件事萬萬疑不到他即使見疑他却早已準備了一個證人這種可算再謹慎沒有了其實世間作惡的人無論怎樣機密周備往往在無意中露出破綻到底逃不掉法網這一著楷昔司却想不到那時他還有一種手續必須急急趕妥就是他車上的那些銀器勢不能帶回家去故而他的車子經過一條橋時就將一大包贓品逐一丟到橋下的急流中去又將金表和鈴章指環等一併丟下方才駛回他沒有到家以前回想他種種的經歷和怖道自覺都很滿意不過他伯父的死狀在他腦室中湧現出來慘厲可怖也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一回兒他進了家門正要將汽車駛進貯車室裏去忽見他的外衣襟上染著一大塊

血。迹。又。記。得。他。衣。袋。中。的。螺。旋。鉗。上。也。同。樣。染。著。血。迹。因。而。追。想。方。才。他。向。農。夫。借。汽。油。的。當。兒。那。血。痕。不。知。是。否。已。被。他。瞧。見。略。一。尋。思。便。記。得。他。和。農。夫。談。話。始。終。站。在。車。燈。背。後。的。黑。暗。中。那。農。夫。却。立。在。燈。光。裏。面。論。勢。當。然。瞧。不。清。楚。他。因。將。外。衣。卸。下。包。著。那。個。行。兇。的。螺。旋。鉗。摺。做。一。團。就。將。這。外。衣。帶。到。汽。車。間。的。閣。樓。上。面。藏。在。一。個。深。密。的。壁。穴。中。預。備。到。一。個。適。當。的。時。候。將。衣。服。到。樹。林。中。去。燒。毀。並。將。那。鉗。上。的。血。迹。洗。抹。乾。淨。第。二。天。下。午。他。披。讀。當。地。第。列。特。堡。新。聞。果。真。載。著。訥。耳。遜。溫。非。爾。將。軍。被。謀。殺。的。消。息。據。說。昨。夜。夜。半。那。乾。姆。夫。婦。和。密。司。乃。雪。等。從。戲。院。裏。回。來。方。才。發。見。老。將。軍。被。殺。檢。驗。的。結。果。也。不。出。他。所。料。懷。疑。到。黑。人。們。身。上。故。而。已。有。四。個。黑。人。因。著。嫌。疑。被。警。察。捉。去。報。紙。上。的。論。調。也。疑。定。這。兇。案。是。黑。人。所。犯。的。楷。昔。司。見。了。不。消。說。暗。暗。得。意。不。多。一。回。老。將。軍。的。律。師。喬。治。也。打。電。話。給。楷。昔。司。約。他。那。天。晚。上。相。會。談。話。他。們。倆。見。面。以。後。那。律。師。先。說。道。「楷。昔。司。據。我。所。知。你。伯。伯。曾。教。我。立。過。一。張。遺。囑。不。但。回。復。你。在。溫。非。爾。廣。廳。中。出。入。的。權。利。並。且。把。全。部。的。產。業。都。遺。傳。給。你。因。此。我。想。明。天。出。殯。你。一。定。要。親。自。去。主。持。了。」楷。昔。司。答。道。「先。生。那。是。當。然。的。但。這。一。個。消。息。實。使。我。非。常。震。悼。我。伯。父。從。前。待。我。雖。然。不。無。嚴。刻。但。近。幾。年。來。我。們。的。見。解。已。接。近。得。多。

我也很尊重他老人家。不料他臨末赦了我的前過，還叫我承繼，更使我感激難忘。喬治先生，你是我伯父多年的老友，以後請你瞧著我的行徑，我心力爭上流，光耀我溫非爾氏的門楣。成全我伯父的素志。」喬治答道：「楷昔司，我很快樂聽你說這樣的話，須知你伯父生前始終盼望你如此，我但願你能夠實踐你所說的話。」

老人出喪的那天，驚動了不少遠近的親友。那些附近的農民，平日都曾受過老將軍的恩惠，這時更覺得痛悼悲戚。當老人的靈柩移往墳場的時候，送葬的車馬官道上綿延得很長，直到在禮拜堂中行過了莊嚴的殯禮，大家才錯落散去。但有幾個親戚和老人的知交，都重新回到廣廳中去聽喬治律師宣讀遺囑。遺囑中果真承認楷昔司溫非爾做溫非爾廣廳的承繼主人，但楷昔司對於老人的寄女，乃雪應當負供養教育的責任。楷昔司聽了，連忙走到那女孩旁邊，把溫軟的說話，聲明他一定遵守他伯父的遺志。親友們見楷昔司這樣深信他已確實變換了一人，就也都都很滿意的散歸。那時天已垂暮，紅炙的斜暉送著許多客車歸去，那巍峨的古屋也逐漸的靜寂起來。忽見那白髮的黑乾姆一個人在屋旁的陽台上踱來，踱去。他的空洞的眸子和慘淡的顏色，不但見得他滿懷悲哀，還好似含著幾分怒氣，在那門外面。

的。通。道。上。有。一。陣。清。脆。的。噓。氣。聲。接。著。又。歌。唱。起。來。黑。乾。姆。一。聽。益。發。震。怒。他。尋。思。老。主。人。下。葬。還。沒。有。幾。個。鐘。頭。怎。麼。屋。子。外。面。竟。便。發。生。這。樣。快。樂。的。聲。音。他。連。喘。帶。吁。的。走。出。門。去。不。料。那。唱。歌。的。就。是。他。自。己。的。外。孫。兒。開。笛。開。笛。是。一。個。十。四。歲。的。小。黑。童。人。世。間。的。悲。哀。他。似。乎。還。不。很。了。解。那。時。他。正。一。壁。歌。著。一。壁。將。銀。幣。拋。在。空。中。作。嬉。雪。白。的。銀。幣。受。了。斜。陽。的。映。照。閃。爍。耀。眼。老。乾。姆。含。怒。喝。道。「孩。子。靜。止。些。你。想。溫。非。爾。將。軍。剛。才。葬。進。了。他。的。墓。穴。你。竟。會。得。這。樣。歌。舞。快。樂。麼。」那。孩。子。一。聽。頓。時。立。定。了。足。垂。頭。喪。氣。的。答。道。「公。公。我。竟。沒。有。想。到。我。忘。懷。了。」老。乾。姆。道。「開。笛。你。這。樣。的。不。懂。事。我。真。替。你。羞。恥。」孩。子。答。道。「公。公。我。今。天。也。做。過。不。少。事。啊。我。替。那。些。白。人。牽。馬。引。導。和。指。點。汽。車。停。頓。的。所。在。差。不。多。也。已。忙。了。半。天。但。他。們。也。給。我。不。少。賞。錢。此。刻。我。衣。袋。中。裝。滿。了。銀。幣。和。小。銀。幣。你。瞧。這。裏。還。有。一。個。半。圓。呢。」說。著。他。隨。將。那。半。圓。的。銀。幣。放。到。黑。乾。姆。面。前。似。乎。要。叫。他。瞧。個。仔。細。老。乾。姆。忽。呼。道。「一。個。半。圓。麼。」地。順。手。將。那。銀。幣。從。開。笛。掌。心。中。搶。起。湊。近。他。的。眼。睛。細。瞧。開。笛。正。伸。手。過。來。要。向。他。討。還。老。乾。姆。忽。失。聲。驚。呼。起。來。接。著。忙。問。那。孩。子。道。「開。笛。你。可。記。得。這。銀。幣。是。誰。給。你。的。」小。開。笛。答。道。「記。得。的。這。就。是。那。個。新。主。人。密。司。脫。楷。昔。司。給。我。的。」老。乾。姆。急。忙。從。

衣袋中摸出一個半圓說道「孩子我把這一個和你換你却不要在別的人面前說起開笛你明白麼」那小黑人應道「公公我明白了」於是老乾姆就回身走進屋子裏去他突然間闖進書室楷昔司正一個人在裏面向火他雖知道這就是他行兇的所在一度回想未免心虛但他既做了這古屋的主人勢不能夠遠避只索就在這書室中盤桓盤桓日子多了恐怖的幻想反容易消滅他剛坐在那隻老將軍常坐的安樂椅中忽然見黑乾姆忽忽進來他對於乾姆的處置一時還沒有決定但覺這老黑人在他旁邊自然而然的要教他想起他的伯父的確不便所以他準備給黑乾姆夫婦少數的恤金把他們打發開去免得留在他的眼前那時他瞧著黑乾姆急步走到一隻書桌面前很謹慎的抽開了一隻抽屜楷昔司作婉和聲說道「老乾姆你找什麼東西」白髮的老黑人答道「我找這個東西我知道溫非爾將軍生前常把這東西放在抽屜中」他取出的東西乃是一把新式的手槍他忽把槍管向楷昔司注著楷昔司不禁呵喝道「放下來」老乾姆答道「不楷昔司先生你現在應當立起來出去預備的汽車和我一同往喬治律師那裏去否則我立刻打死你」楷昔司道「爲什麼」老乾姆道「你快走不用多問不然我就打死你」楷昔司道「你可是瘋了麼你是

一個黑人竟敢恐嚇殺死一個白人你真是自己討苦吃了。」老乾姆作堅決聲道：「我不管吃苦不吃苦你如果不跟我往喬治律師那裏去我一定不給你客氣了。」楷昔司覺得這老黑人的語聲既如此堅決眼睛中也露著異光如果再抗拒下去一定要弄假成真了。因答道：「很好我不知道你愚蠢的頭腦裏有什麼幻想但也不妨就跟你去走一趟。」老乾姆道：「那麼請你前面走。」老乾姆等楷昔司穿上了外衣就跟在他的後面一同出外等到了汽車楷昔司坐在司機的座上老乾姆在他的背後手槍却仍向前注著他又招呼他的外孫一同上了汽車才向律師家裏進行既到那裏喬治見了這種情狀自然禁不住詫異出神老乾姆便先開口說道：「喬治先生你知道我服伺我的老主人已經多年了當李大將軍投降的那天我的主人就在他手下當一個大佐在沒有投降以前南北二軍曾有過三天劇烈的戰爭等到降後有一個北軍的軍官到我們營裏來檢查但他見了我的老主人却不願收受他的軍刀那軍官向我主人說道：『像你這樣勇敢的戰士我只要和你握一握手便夠了。』他們倆就攀談起來不像敵人却像知己的朋友臨別時那軍官又說道：『溫非爾大佐我今天和你相見真是十二分歡喜的你此番回去對於那一切損失毀壞不是都須重新建設麼在

我們分手以前我有一樣小禮物給你做一種紀念我們倆固然都不是迷信人但我有了這一個幸運物自從開戰至今竟沒有受一次的傷和患一天病現在我把這幸運的古幣贈你以便你回家以後可以有無量的幸運和發展」我主人笑了一笑又鞠了一個躬便接受了那個幸運物喬治先生這就是哩」老乾姆說完就將一個磨擦光滑的古幣放在桌上他繼續道「這是一個一八三二年鑄的半圓我主人接受以後始終放在他的褲袋裏面從沒有一天分離過他雖將這紀念物和別的銀幣放在一起但因著久經磨擦的緣故幣面光滑却也不會誤用出去當主人被殺的那晚這銀幣仍在他的袋裏因當我和密司乃雪等往戲院裏去的時候老主人從褲袋中取錢給我買票我還親眼見這個銀幣在他手心裏呢」喬治聽他說完便問道「正是這古幣的歷史我也知道的但此刻你有什麼用意呢」老乾姆道「我們的新主人楷昔司今天把這個銀幣給這孩子做賞錢請問這銀幣你從那裏來的呢」那老黑人說到這句兇狠狠的眼光瞧著楷昔司等他作答那時旁邊的小開笛見喬治向他瞧著便點頭答道「正是先生這是楷昔司主人給我的」楷昔司期期然說道「怪了這東西怎麼會到我手裏來呢唉我記得了我在第列特堡曾購過東西這一定是那店鋪裏找

出來的「喬治靜止了一回才把銳利的目光瞧在楷昔司臉上緩緩答道「當然麼可是這裏還有一件相巧的事這一封信是你伯父未死以前寫給我的可是因著我書記的患病耽擱一天我送葬回來才得瞧見信中聲言要另換一張遺囑取消你承繼的資格但就在那發信的晚上他竟被人謀死了」律師略等一等又很鄭重的說道「楷昔司我現在要去打電話叫一個警察長來你必須暫時留在這裏然你原諒我罷」喬治第二步的手續就著手從各方面偵查末後果然在楷昔司的汽車間裏查出他的染血迹外衣和一把行兇的螺旋鉗證據既然齊備楷昔司當然抵賴不脫他先以爲他的行兇的計劃萬分周密却不料百密一疎到底斷送了自己的性命這一件案子雖然已隔了多年但那兇案的奇詭曲折至今還留在那些許那特鄉人的腦海裏呢

驚濤歷險記

天放

去歲從新嘉坡歸國。船經臺灣海峽。風浪正惡。昏悶殊甚。方登月臺眺望。則見有西女士數輩。環坐談天。予就之諦聽。知中一人爲曼得玲女士。美國影

戲明星也。伊謂平生無所嗜。但視影戲如性命。故從事於此道。六七年來。演危險之劇十有九。皆履險如夷。未嘗損其毫髮。但在演白巾黨一劇時。其險間不容髮。幾損其寶愛之生命。及今思之。心有餘悸焉。蓋該戲爲長篇偵探。伊飾富室女。演至爲盜所追。獨駕小艇渡海時。其海瀕愛爾蘭。時作風浪。忽起軒然之波。一浪打來。艇竟覆。伊方呼救。突被巨浪激至一海礁上。乃得抱持一石。天矯之浪。時起時伏。一一從伊頭上打過。雖不作逐波之臣。顧力已竭。苟呼吸之間。救者不至。則惟有葬身魚腹耳。方哀呼間。則同事六七十人。已駕輪飛駛至。竟救之而返。當曼得玲口講時。聽者皆靜默。凜然有寒慄狀。予則極目遠眺。則波浪方滾滾而來也。



外行偵探案

胡寄塵

我從來不曾進過偵探學校，也不會讀過偵探小說，並不會讀過偵探雜誌，所以我對於偵探的常識可算是完全沒有，可算是完全外行。

却是我有一位朋友名叫X先生，他是一位老小說家，凡是上海灘上的小說名家他都認識，有一天X先生有意尋我開心，在偵探世界主任先生面前說我做得一筆好小說，而且擅長的是偵探小說，可以算得是中國的柯南達利，那位主任先生聽了X先生的話，信以為真，忙千叮萬囑的請我替他做一篇稿子，我連忙遜謝不遑，却是主任先生誤會了，以為我是搭架子不肯做，又說

了許多好話說得我面紅了他也不管我只好含糊答應下來以爲當面不好不答應等到一背面便算了。他未必再來追究了。誰知這位主任先生十二分認真他以爲我答應了恐怕不能算數定要我先收了稿費他才放心。第二天他便寫了一封信並預先付了稿費洋十五元要我做一篇短篇的偵探小說。只須三千字便行了。

他這封信送到我家裏時剛巧我不在家由內人收了下來。內人打開信來一看見是一筆意外的收入以爲三千字的小說只消半點鐘便做成了。有甚麼難呢。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將這一筆意外的收入充作額外的。

用途。拿往洋貨店裏去剪了一件衣料。不消十五分鐘十五元已用完了。

等到我回來他才告訴我這一件事。我急得雙腳亂跳。逼著內人將衣料拿出退還人家。然而已經剪了下來。的衣料那個肯收回呢。這筆稿費收了下來。罷。又做不出稿子來。給人家不收。罷。用也用光了。我又沒有他項閒款。移來還人家。又不願拆爛污。這真是一個二十四分困難的問題。

那位主任先生見我收了錢。老大的高興。以爲定有我的大稿。可以光他的篇幅了。誰知等了三個月。不說三千字。連三個字也沒有。交去討稿的信。不知來了多少。最後他來了。

一封極懇切的信說是無論甚麼只要是我親筆寫了三千個字給他他總要只希望將這舊帳算清了便是他好交帳

我到了這時候真不得不冒充內行大做特做起來了好在他說了的不管甚麼只要寫了三千個字就算了我只得獻醜獻醜瞎寫一些罷諸君請看我的外行偵探談來了

二

我要搜羅做小說的材料不得不冒充偵探我冒充做偵探並不是想借此騙錢只不過借此得一些小說材料罷了就是鬧些笑話也不要緊因為就是笑話也可以做小說材料况且這位編輯主任不但是一位偵探小

說大家而且是一位滑稽小說大家他是合偵探家和滑稽家而為一人的我的偵探小說裏加入一些滑稽的材料想起來他更是歡迎的

主意打定我便隨筆寫了一個條子貼在門上那條子道「中國偵探名家愛克斯光」這幾個字通不通我也不管只不過亂寫一頓憑空添出許多的笑話材料就是了果然上海地方真奇怪無論甚麼事只要你別出心裁創造出新的花樣來總有人來向你請教從滑頭生意滑頭學校滑頭醫生以至測字算命等等只要善於翻新花樣就是了。我這塊招牌本不算是奇怪也沒有甚

麼新花樣。不過在旁人看起來。却以為是一塊很特別的牌子。居然有人來請教了。

這一天下午。我正坐在家裏沒聊。忽然有一位西裝少年。敲門進來。問愛克斯光先生在家麼。啊呀。他居然將愛克斯光當我的名字。了他稱我為愛克斯光。我自己便承認是愛克斯光。連忙答道。鄙人便是愛克斯光。不知先生有甚麼事情賜教。

那少年道。愛克斯光先生。你不是大偵探麼。我道。正是那少年。將我子細望了。幾眼才慢慢的說道。先生我家出了竊案。特地來請你去探一探。我道。這個很容易。我和你一併去就是了。便此步行去也。好不必要坐汽車了。

少年道。出門便是電車。我們同趁電車去罷。我道。不必。我們一路行走。一路便可以勘察。四面的情形。說不定。不會走到你家裏。已破案了。不然我家現成有的汽車。我為甚麼不坐呢。

我這一句話說得。那少年大大的奇怪起來。他道。愛克斯光先生。啊。這樣說來。你真可以算是神探了。我忙道。豈敢。豈敢。我口裏這樣說。肚裏實在是忍不住好笑。只聽見那少年又道。先生。這次竊案。奇怪極了。已經有五六位著名的偵探。去偵察過了。都無從下手。處所以。不得不來請教先生。先生有了這樣的神技。定不難一探便知的。我又道。豈敢。豈敢。

少年道：先生太客氣了。我一時沒話回答，又說道：豈敢豈敢。說出以後，自己才覺著豈敢二字用得太多了。然而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到這時候，也無法可想了。

只得埋頭往前走。走了一回，已到少年家裏了。他請我在客廳裏坐下，向我報告被竊的情形。他說道：愛克斯光先生啊，我家被竊去的，不是他物，乃是一張五百元的當票和一個金表。同放在一頂木廚裏，廚門鎖了。如今廚沒破，鎖沒開。當票和金表已不翼而飛了。我道：五百元的當票，麼你已向當舖裏去掛失票。沒有少年道：已去掛過失票了。我道：如此可不必著急了。拿了那當票的人也沒有。

用金表呢？值多少錢？少年道：值二十元。稍停了一回，又道：二十元的金表，追不出也罷。只是那張當票，一定要追出來的。因為五百元數目太大了。況且又是朋友李先生寄放在我家裏的。五百元的當票，就是一千元的東西。李先生一旦要來取去，叫我怎樣對付他呢。

我道：不是已掛了失票麼？少年道：不錯，已掛了失票。但是那當舖裏的掌櫃先生，只答應我將前票作廢。任便何人不能來贖，却不肯補開一張給我。他不補開一張給我，叫我拿甚麼東西還李先生呢？雖然明知東西存在當舖裏，萬無一失。但是沒有當票取不出來。

就是李先生親自來了也是無用。

我道李先生往那裏去了呢少年道往香港去了。我又問道幾時回來少年道明年我又問道你已有信給他麼少年道已經報告過了。但是這些事都不成問題現在頂要緊的事就是要追出當票來或是當票已被那賊毀棄了也須追出那賊來我方可以對得起李先生。我道倘然追不出當票那當舖裏就要吞沒了麼少年道據掌櫃的說只須有個可靠的關人擔保他也肯補開一張當票。但是這個關老往那裏去找呢我聞言沈思了一回沒有說話少年也吸著一枝雪茄烟彼此默默地半晌沒話說。

後來我又開口問道你報過警察局沒有少年道我已報過了他們也派人來看過但是他說廚沒破鎖沒開他們不擔責任我又問道先前請來的幾位偵探怎樣說呢少年道他們都說是家中的用人或常來走動的人偷去然廚沒壞鎖沒開他們也無從偵起雖然費了許多的工夫但是仍無結果我所以請先生來試一試我道這樣說來此案很難奇姑且帶領我去看一看那頂木廚再說罷少年道這個自然說著便立起身來領我往他房間裏去看那頂木廚到了房裏只見一頂很大的木廚放在靠壁廚門鎖得緊緊的少年指著說道你看就是這頂廚位置也沒

有移動。當時也是這樣鎖的。說時又從衣袋裏摸出鑰匙來開了鎖。給我。我看我仔細將廚內廚外看了一遍。果然沒有一絲傷痕。我又問道。你的鑰匙放在那裏。少年道。放在身邊。時時刻刻不離身。我道。他人有同樣的鑰匙麼。少年道。沒有。這把鎖是我叫銅匠定做的。很特別。只有一個鑰匙也決不是他鎖的。鑰匙可以偶然借用。說著便拿出那鑰匙來給我。我看我看了果然不錯。

當時又問道。除金表和當票以外。還偷去甚麼東西呢。少年道。沒有。因為金表壞了一時不用。和當票包在一起。所以他便一并偷去了。傍的東西雖然也有。但是磁器之類居多。

外行偵探案

既不便偷去。又不值錢。所以他便不偷了。當時我又裝出一位大偵探的模樣來。將那頂廚的構造和銅鎖的樣子都細細的看清楚。楚了記在腦子裏。又順帶問一句道。那五百元的東西是當在那家當舖裏呢。少年道。不錯。這個我也應該報告給你聽的。就是當在太平街慎昌典裏。

我當時一聞此言。便吃了一驚。沈默不語。看官諸君至此。我已有了法子想了甚麼法子。暫且不表。要待下文再說。如今只說當時。雖然吃驚。却仍不露聲色。和少年周旋了一回。便辭別少年回去。允許他明後天定可破案。倘然不破案。我情願讓他打碎我的牌子。當時

彼此分別無話。

三

隔了兩天我的大事便告成了。居然將那張當票追究出來送還少年（看官諸君怎樣追出來的待下面第四節再說）少年大喜又同我向慎昌典去驗過無誤兩方言明原票已經查獲將掛失票的事取消了少年見慎昌典承認了是原票大喜過望一個金表再也不要追究了一面稱贊我是神探一面要求我往他家裏去佈告案情並請我吃晚飯到了他家裏他屢次要我宣佈案情我道這是有特別的關係我應守秘密只要當票追出你可不必再問我所以能彀告訴你的

只有一件事就是你那鎖鈕是用螺絲釘釘在廚門上的賊將螺絲釘取了下來又安了上去所以廚門開了沒有痕迹少年聞言佩服我了不得連稱神探神探却是當票從何處追得來我死也不肯向少年說了好在少年只要有了當票當舖承認無誤他也不必再問只是很快樂的一面寫信報告李先生一面厚謝了我

四

看官諸君我何以能追出原票我在這裏不得不向大家宣佈了全篇小說這一段是頂要緊的地方請諸君留心聽啊聽啊說穿了真不值一錢那家慎昌當舖的主人

就是我的親叔叔。他又一向信任我。我的話他無不聽。這回我預先商量他。叫他補開一張當票。却是填的年月日和原票一樣。拿去騙騙少年。我叔叔居然一一允許了。我少年當然是被我騙住了。唉。這便是我神探的好手段了。說穿了。真不值一錢啊。看官諸君。我自從幹了這樣一件趣事。我的小說資料。恐怕沒有了。因此便可以實寫出來。去交卷了。諸君。這件外行偵探案。可算是趣極了。誰知再有更趣的事哩。諸君不要慌聽我道來。

五

我自從辦了這一件偵探案。報紙傳載。弄得人人皆知。因此「愛克斯光」的名譽立刻

大了起來。每天來找我的人。不知多少。倒把我弄得爲難起來。收了牌子。又可惜。不收牌子。又要露馬脚。要拆穿西洋鏡。怎樣好呢。後來想到一個妙法。僱用了幾位名偵探。做幫手。自己老坐在家裏。不出門。遇有案件。只叫幫手去辦。幫手既有本領。的案件。自然辦得成。却是他們自己的名字。不響。一定要在「愛克斯光」手下辦事。人家才信任他。才肯請教他。唉。誰知「愛克斯光」乃是一位老外行哩。這才算笑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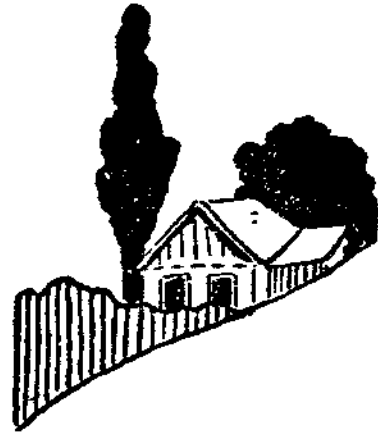
美國偵探公會廣告

何海鳴

外國之有偵探。人盡知之。惟其事務所之如何招徠生意。則不得而知也。茲閱美國芝加哥華文工商日報（華僑所辦）竟刊有美國偵探公會廣告。專對吾華僑招徠生意。亦偵探世界中可珍貴之紀錄也。茲轉載如左。

（美國偵探公會告白）一、本公會偵探能保護各人及鋪戶財產。二、僱用本公會偵探者均無失竊之憂。三、如有將案情報告本公會者可獲重賞。四、本公會有逮捕匪徒及送官究辦之權。五、每月保護費不過二元（美金）如華人商店或住家宜用本會偵探者。請向本會接洽。支加哥辦事處 Executive Offices, Wecard Building, 63 Rd. And, Eberhart Avenue, Chicago Ill. Phone. Fnglewood 0344

以上所刊。概照工商日報原文（華文）并非轉譯。惟每月保護費不過二元。以較上海律師之代表法律事件。年收費數百兩者。便宜多矣。



囊中珠

趙芝岩



夏令可怕的陽光直到鐘鳴七下才漸漸的向西歸去但他的餘威還是使人難受只要你動一動什麼工作便汗流竟體的喘息了這時新民路萬利昌珍寶肆的電燈已經開得盛亮櫃檯中散坐著四五個夥友他們的態度清閒而靜肅即使偶然彼此談幾句話那聲浪放得非常低沉原來他們正顧忌著一人那人很鎮定的坐在一隻圈手椅中讀報他的年齡約有四十開外服飾也比較的來得闊綽所以無論什麼人見了這種情形便可以決定他是萬利昌的肆主了他的目光雖然凝注在報上有時也向店外瀏望一回兒見沒有什麼闊主顧上門又重複回到報上或許有些尋常交易他只向來客瞧了一眼並不理會讓夥友去接洽但他

那種從容靜默的狀態果然像上流的商人。只是到底覺得不很自然。尤其是一副炯炯怖人的目光似乎包含着世界無量數的詭詐。他自己知道如是所以竭力矯飾。結果瞞過了多少同業都說他心善貌惡。誰知倒吃他暗地裏笑話呢。他將兩張報紙看完。剛翻到第三張時。忽的使他特別注意起來。把一段新聞接連看了幾遍。才望著賬桌上的經理道：「周先生。金眼鷄又做了一件巨案了。」周先生並不現出詫異的顏色。只是含笑說道：「這位魔君真會玩呢。但社會上雖然受累却便宜了報紙。不是平空增加了許多好材料麼？」肆主攙言道：「不錯。總有一天那些報館經理要到法庭上去親自向他道謝哩。」他雖說了這句話。心裏却也知道是不可能的。因為他知道那些偵探太不濟事了。但他的經驗很富。所以面貌上固然不透露什麼異象。實際上還不心服。金眼鷄因為他以為金眼鷄只能在上海社會上造成一種恐怖的空氣。還沒有犯過一件命案。如果他與金眼鷄易地而處。那麼也許要比金眼鷄鬧得格外兇哩。那肆主既然這麼感想。不由的微微一笑。當他笑容未斂的當兒。忽聽得一陣喇叭聲。早見門前停下一輛紫色汽車。車門開處。跳下一個漂亮少年。來他穿著一件深藍的印度綢長衫。越顯得唇紅齒白。那俊俏的面龐。淡淡的施上一重雪花粉。覆著烏潤而整齊的頭髮。

舉止非常飄逸。走到櫃前發聲問道：「這裏可有一位喚做洪守臣的麼？我要找他。」那肆主早走過來招呼道：「鄙人正是洪守臣，請問貴姓有何事賜教？」少年道：「敝姓朱，此來只是買些東西，因為據友人說，洪先生是很誠實的。」肆主忙道：「不敢，不敢，朱先生既然這麼說，諒必已經信得過小店了。但請放心，無論怎樣決計，不敢給朱先生吃虧的。」當肆主在答話的時候，不住的向那少年打量，一壁心裏想道：分明是個富家公子啊！這一般不知寶貴金錢的少年，正是我們唯一的好主顧，倒要格外留神的招待他哩！他定了主意，便又向少年道：「那麼請到裏面會客室中坐了談罷。」少年點頭應了一聲，剛要轉身，他的汽車夫忽的趕進來道：「少爺，你這個東西忘記了。」少年回頭一看，原來是他忘記在車上的一方藍地印花的手帕，就在他手裏取了過來，放在袋裏。汽車夫還了手帕，便靠在櫃檯角上和夥友們談笑。那時肆主已把少年引到店堂後面的一間小室裏，室中本來裝著電扇，收拾得又清潔又雅緻。肆主請少年坐定，才問道：「請教朱先生要辦些什麼貨色？」少年略一沉吟，又像羞於啓口似的低聲道：「我也沒有成見，只要買一件貴重而特色的禮物，大概揀時髦女子所頂喜歡的就得了。」肆主一聽他的話，不期喜形于色的說道：「那麼最流行的還是鑽石哩！」少

年皺一皺眉道：「鑽石雖然很美觀，但是戴這種首飾的人太多了，並且我見伊已經有了幾件鑽石飾品，就是送給伊也不見得稀罕。」停了一回，肆主又道：「哦，有了全翡翠的指環，倒很別緻呢。朱先生以為怎樣？」少年很高興的說道：「翡翠戒指麼，很好，快拿來瞧瞧。」肆主忙轉身出去不多一回，拿進五六隻小絲絨盒子來，打開了，授給少年看。少年一隻一隻挨次看了一遍，搖頭道：「不好，不好。」肆主發急道：「朱先生不對麼？可是現在要上等的翡翠，非常難覓，你瞧這一個指環，多麼鮮明，無論那一家都找不出這種貨色來呢。」說著把一隻指環授給少年看。少年道：「瞧過了，雖然綠得可愛，却有些不勻淨。」肆主道：「如果沒有這些毛病，那麼價值就要貴上百倍了。」少年正色道：「只要問你有沒有好東西，價值你可別管呀。」肆主忙道：「是是，只是再好的小店沒有了。」少年道：「請你再想想，可有別種新奇東西？」肆主果然想了一想，微笑道：「貓兒眼罷，小店有幾顆很好的，要看看麼？」少年道：「我不喜歡那種寶石。」又很滑稽的說道：「况且除了我的兩隻眼睛以外，也不允許有第三隻眼睛。時常親近伊的哩。」肆主不由的笑了，但心裏却不住的在那裏計算，忽然省悟起來，就向少年道：「唉，朱先生現在我想起了一件寶物，諒來你總中意了。」少年歡喜道：「什麼寶物？」

肆主道：「是一顆滴珠。」少年又像失望似的說道：「珠子也沒有什麼稀罕。」肆主正容道：「雖然如此，可是我的那顆珠子的確不是尋常的東西啊。只要朱先生一瞧，便相信我的話是實在哩。」少年便不再反對，讓肆主將戒指收拾好了出去不多時，肆主笑嘻嘻的手裏托著一隻黑絲絨的小盒，走進來。少年跟前揭開盒蓋，少年看了果然連聲叫起好來。只見那顆珠子足有桂圓大小，光瑩奪目，精圓得可愛，真是罕見的珍品。肆主得意道：「朱先生，我的說話不錯罷。」少年忙應道：「不錯，不錯，的確是可愛的寶貝。」他一壁說，一壁將珠子放在手心裏，只顧端詳。停了一回，才問肆主道：「這顆珠的價格，諒來很貴罷。」肆主道：「我也不說什麼虛價，你朱先生來為著我，貪你下回生意起見，就算了。五千元，要是別人呢，至少五千元。五百元才肯脫手哩。」少年道：「這價格固然不貴。」說著又思量了半晌，沉吟自語道：「如果再找到同樣的一顆，鑲一副耳環，這才稱心呢。」肆主接口道：「朱先生，你這個理想，却不容易實踐的。」少年詫異道：「什麼意思？難道寶號只有這麼一顆珠子麼？」肆主陪笑應道：「別說小店裏沒有，即使你朱先生走遍了上海，我敢說找不出第二顆來。須知這顆珠子原是清宮藏寶，從內宦私賣給一個寶石販子起先，本來有五顆，可是那販子運到上海的時候，

就銷售一空。我還算信息靈通，但結果只買著了這一顆，其餘四顆誰何人買去，雖然不得而知。不過同業中人既然只有我佔了先著，那麼一定落在有錢人的手裏了。所以真像石沉大海一般。」少年不耐起來，皺著眉道：「那麼我的理想就此失敗了麼？」他說的時候似乎非常焦急，把那顆珠子在左掌心裏不住的滾轉，忽的身子一側，珠子就從左手裏瀉了出來。他忙伸雙手去搶，時只聽得滴瀝瀝的聲浪已經落在了地上。肆主慌忙俯身過去，才從椅子底下找了出來，笑道：「好險呀，幸虧沒有砸碎。」但他說話的聲浪突然停止了，雙目炯炯注在那顆珠子上，臉上也逐漸的泛了白色。接著目光移到少年臉上，少年詫異道：「怎麼樣了？」肆主鼻子裏哼了一聲，含著怒意道：「沒有怎麼樣，只是我的那顆珠子給人家掉了包了。」說著將手裏的珠子丟在桌上，少年重新把珠子放在掌心裏，看了一回，說道：「唉，果然這顆珠子不像真的。」肆主似睜非睜的答道：「你既然這麼說，就好說話了。」少年直跳起來道：「洪先生，你的話什麼意思？難道疑心到我麼？老實說，即使這個珠子不是剛才的原物，那麼我又不曾離開過這裏，到底不能教我負責啊！況且你也沒有在地上細細的找過。」肆主道：「找麼？我想也是徒然的，不然怎麼平空會變出這顆珠子來？但是你既然這麼說，就找給你

看。說。畢。高。聲。向。外。叫。道。『。你。們。店。堂。裏。來。兩。個。人。』。那。時。果。然。跑。進。來。兩。個。夥。友。肆。主。吩。咐。他。們。道。『。你。們。來。細。細。找。一。找。看。地。上。有。沒。有。珠。子。』。兩。人。真。的。找。了。一。回。都。搖。頭。說。『。沒。有。』。肆。主。向。少。年。冷。笑。道。『。如。何。不。是。我。的。話。驗。了。麼。』。少。年。道。『。真。奇。怪。極。了。但。是。到。那。裏。去。的。呢。』。肆。主。正。色。道。『。你。還。想。裝。聾。作。啞。麼。老。實。說。就。在。你。的。身。上。』。少。年。真。似。受。了。晴。空。霹。靂。一。般。頓。時。氣。得。臉。色。鐵。青。發。急。道。『。你。竟。敢。這。樣。侮。辱。我。麼。』。肆。主。厲。聲。道。『。如。果。不。是。你。自。己。侮。辱。自。己。誰。有。胆。量。來。侵。犯。你。可。是。現。在。却。說。不。得。了。』。少。年。又。氣。又。恨。道。『。那。麼。你。的。意。思。要。怎。樣。』。肆。主。應。聲。道。『。我。的。意。思。要。搜。你。一。搜。』。少。年。道。『。搜。不。出。呢。』。肆。主。很。決。絕。的。答。道。『。我。甯。可。賠。償。你。的。名。譽。損。失。』。說。著。示。意。給。兩。個。夥。友。他。們。還。不。敢。動。手。肆。主。怒。道。『。你。們。怕。什。麼。有。我。呢。』。少。年。也。怒。極。了。連。聲。道。『。好。好。你。們。來。搜。你。們。儘。管。來。搜。』。於。是。兩。個。夥。友。走。到。少。年。身。邊。肆。主。道。『。先。教。他。張。口。須。知。嘴。裏。是。寶。石。賊。唯。一。的。藏。賊。處。』。少。年。不。等。他。的。話。說。完。便。張。大。著。嘴。他。們。倆。看。了。一。回。不。見。什。麼。接。著。將。他。的。長。衫。脫。下。又。將。襯。衫。褲。子。連。鞋。襪。簡。直。搜。查。得。無。微。不。至。只。是。尋。不。出。一。絲。端。倪。這。時。肆。主。不。勝。焦。急。兩。個。夥。友。也。呆。呆。的。說。不。出。話。來。少。年。却。一。壁。穿。衣。一。壁。向。肆。主。格。格。的。竊。笑。停。了。一。回。少。年。含。譏。帶。諷。的。問。

道：「洪先生那顆珠子可在我身上麼？」肆主並不理會，只是皺著眉頭出神過了一刻，突然喜形於色的說道：「自然珠子還是在你身上啊，唉，你真狡猾，可惜到底瞞不過我。現在我有一個去處可以證明你我的實在你敢去麼？」少年駭然道：「你這人大概神經有些不健全罷，怎麼此刻還說這種話呢？」肆主微笑道：「你別管我，但問你敢去不敢去。」少年昂然道：「我還怕什麼，可是那裏去呀？」肆主點頭道：「這却不妨告訴你，現在要和你到的一個朋友那裏去，他是著名的醫生，並且開著一個很完備的醫院，我們到了那裏就不難水落石出。」少年想了一想，便應允道：「也好，但是可要用我的汽車一同去麼？」肆主搖頭道：「不必，我們另雇一輛汽車好了。」說畢回頭對一個夥友道：「你先去打一個電話給汪寶霖醫生，說我有緊要事，立刻要到他的醫院裏去面談，再打一個電話給三星汽車公司，教他們即刻放一輛汽車來。」少年道：「那麼我的汽車教他先回去，免得家裏等我。」肆主於是又和一個夥友道：「你去教朱先生的汽車夫把車子開回去。」兩人去後，那汽車夫在外面高聲問道：「少爺，你現在不回去麼？」少年答道：「阿根暫時用不著你回去罷。」

半小時後，少年和肆主走進仁實醫院，那汪醫生已經在那裏等候，他把兩人招呼到會客室。

裏坐定後，肆主將過去的事實說了一遍。汪醫生道：「這件故事委實有些蹊蹺，但是到我這裏來有什麼用呢？」肆主和汪醫生附耳說了幾句話。汪醫生沉吟道：「假定你的料想不對呢？我却不敢負責。至少須得到他的同意才行。」肆主道：「你不必多疑罷。至於徵求他的同意，我想是容易辦到的。」說著就回頭對少年道：「現在我們不是急於要解決我們的問題麼？我有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借重這醫院裏的X光線。假使你不是虛心，我想你總樂意贊成呢。」少年道：「用X光線照看麼？原來你以為我將你的珠子吞在腹中了。這個辦法的確很公道，可是你侮弄得我太過分了。我却不能應允你。」肆主微笑道：「你不應允到底不能脫身，況且足見得你情虛了。我看還是照著我的話辦的爽快。此外若然有什麼要求，也許我肯應允你呢。」少年道：「我沒有犯法，似乎談不到脫身不脫身的一句話哩。可是我絕對不應許你罷。在情勢上覺得格外麻煩了也好，我就應許你。不過你說的要求現在我真有一個條件先要得到你的承認。」肆主道：「你說。」少年道：「施行X光後，如果你的理想不確，那麼應當罰你五千塊錢。這款子並非我自己落袋，由我捐給一個慈善機關。但是這款子須要在事前先交齊。譬如你的理想證實了，自然我甘心受法律的裁判。那五千元款子仍舊是

你的此外我還要申明一句話。這款子並不關涉法律問題。所以我受了冤事後當然由我另行法庭起訴。」又向汪醫生道：「那時要請你應允做我們的見證人呢？」汪醫生却眼瞧著肆主不語。肆主絕不思索的應道：「你的條件可以辦到。汪醫生想必也不至於不答應。只是我現在沒有五千的現款呀。你可信得過我呢？」少年不屑道：「我和你那裏還談得到信字呀。」肆主道：「你以為這樣就可以難到我麼？」便向汪醫生道：「寶霖兄，你這裏有錢沒有？」汪醫生道：「現款是沒有。支票可使得。」少年接口道：「支票也好。」於是汪醫生去取了支票簿來。當時簽了一張隨時兌現的五千元支票，授給肆主。肆主順手交於少年，帶笑道：「你暫且收藏著。」少年將支票摺了幾折，也含笑答道：「那麼我先替那些貧苦無告的同胞們道一聲謝。」於是汪醫生就和他們舉行那X光線照驗的手續。結果證明肆主的理想完全不確。少年自然不依定要法庭起訴肆主，却情願自認晦氣，但求息事。汪醫生也竭力勸解。不料少年堅持前說，不肯讓步。到底恨恨地頭也不回的去了。

這晚肆主辭別了汪醫生回家的時候，心裏又是懊喪，又是懼怕，自忖一生專仗機智勝人，從未吃過一次虧，想不到今晚栽了一個斛斗。況且又是糊糊塗塗的弄得自己也莫名其妙。真

像做夢一般到了家裏連晚餐也沒有心緒再吃和衣躺在床上過了。好一回見有一個傭人拿進一封信來說是一個茶房模樣的人送來的。他說不必回信所以就匆匆的去了。肆主也不說什麼接著懶懶地坐起身來抽出信箋一瞧看了幾遍只是不懂原來是一張白色信箋上寫著六行字。

守仁先生

請你今晚的晚安

看得出些破綻麼

後來總要知道的

面貌你可認識麼

再會

他呆呆地望著信箋思量了多時才省悟道從中間四行的第一字看來分明寫著「請看後面」於是他又翻過來看却又找不出半個字來他心中一陣焦灼不耐煩再加研求就隨手放在枕邊這一晚翻來覆去到底沒有安眠真到天色大白方才入夢醒時已經十點半了他覺得非常饑餓匆匆洗過臉進了早餐不過身子一安暇頓時又想起了昨夜失意的故事重新溫想一遍越發覺得無聊他偶然走近床前見那張信箋還在枕邊信手取起來看看誰知在信箋背後發見了許多用淡黃色寫的字原來昨晚他在燈光底下所以看

不出來上面寫著道

守仁前輩你見了我這個稱呼先要駭異麼其實也不算什麼我在五年前已經知道你的歷史了你洗手改業的確是你聰明的辦法我也很佩服你可是你仍舊到處賣弄你的權術我又未免替你可惜了比如三個月前貴業中的熱心分子爲培植子弟起見籌備組織一個中學推定你爲籌備委員中一人你表面上十分熱心但是爲著吝惜捐款計暗地裏施行挑撥政策結果雖然沒有給你拆台到底你不費一文的却了仔肩你多麼厲害呀然而這一次我給你的教訓原因就在這故事上造成的老前輩你以爲合算不合算呀哈哈

這回我取你的珠子的手續異常簡單然而大概現在你還是沒有料到哩那倒是一件很好玩的把戲所以我不願意始終守著祕密特爲寫出來博你的一笑

我自從認定了目的物以後就將我新收的同伴裝成富家子弟模樣自己却扮做一個汽車夫那時你招待他進去的時候我不是借端授一方手帕給他麼這真似魔術家所謂交代明白的一句話了可惜你不曾覺察啊後來你的滴珠在他掌中的時候另一隻手裏已經握著一顆假珠故意將手一側真珠就從掌心落下雙手又去搶住而把那假

珠。滾。落。在。地。上。趁。你。去。拾。珠。的。當。兒。這。剎。那。間。就。應。用。我。手。帕。中。的。東。西。於。是。你。那。五。千。元。價。值。的。滴。珠。輕。輕。的。到。我。手。中。了。這。種。手。法。他。經。過。了。我。的。一。番。訓。練。諒。來。還。當。得。敏。捷。兩。個。字。罷。但。是。手。帕。中。到。底。是。什。麼。東。西。呢。說。來。也。很。可。笑。原。來。只。是。一。隻。黑。絲。線。結。成。的。小。囊。囊。口。是。寬。緊。的。上。面。有。一。根。極。長。的。絲。線。當。我。授。給。他。的。時。候。我。握。著。絲。線。的。一。頭。像。放。風。箏。一。般。由。他。跟。你。進。去。直。到。一。得。手。珠。子。裝。進。絲。囊。從。線。上。遞。個。暗。號。我。便。將。線。囊。收。回。以。後。的。情。形。也。不。必。我。多。講。至。於。五。千。元。的。支。票。你。讀。這。封。信。的。時。候。想。必。已。經。向。銀。行。兌。現。並。且。寫。著。無。名。氏。的。頭。銜。直。接。捐。給。貴。業。設。立。的。中。學。裏。去。了。這。一。件。事。也。算。替。你。補。過。的。意。思。不。知。道。你。的。感。想。怎。樣。還。有。一。句。話。就。是。訴。起。的。事。當。然。不。成。問。題。只。是。害。你。耽。心。了。一。夜。那。是。我。很。抱。歉。的。現。在。我。也。疲。倦。了。再。會。罷。

肆主將信看完，呆呆地半晌說不出話來。

金眼鷄白。



雪冤

天恨

二十期本誌載拙著「妓之病」所叙固實事。然實無天恨在內。門角裏福爾摩斯始而疑。終竟謂天恨必爲羣中之一人。冤矣。茲不妨以真相揭示讀者。篇中所謂金某。卽吾邑東某鎮出版之某周刊主任。久耳某妓名。是日適以事來城。黝友陳某周某及予。往其粧閣。予力拒之。並直告某妓無所謂才。徒有虛名而已。蓋某妓家與予廬咫尺。與予至稔。予固常至其家。卽渠亦有時來予舍。安有不知其胸中乃無點墨者。詎金某弗信。逕偕沈周等假另一妓家飛箋召之。遂演此笑劇。次日周舉以告予。予一時興至。泚筆成前作。所謂假紅生。卽指周。予實始終未與金偕。奈何門角裏福爾摩斯竟加譏笑。而上予酸秀才之頭銜。甯非冤枉。敢請門角裏福爾摩斯收回成命。不則酸秀才之雅號。必騰笑衆口。殊令人難堪也。（據呈已悉。准予收回成命。惟就「渠亦有時來余舍一語」而觀。其中顯有疑竇。究竟箇中情事如何。着卽明白申訴。切切毋違。此批。門角裏福爾摩斯戲批。）



遲矣（下）

張舍我

公園裏的人都去了。祇有那守衛的兵士站在園門的門房裏。羅平閃入短林中攀緣短牆而出。取最近的路往車站去。那條是小路穿田而過。他走了八九分鐘以後。那路徑更漸漸的狹了。前後是兩條斜坡。他走到狹處時。看見一人正從對面一端走上來。那人大約五十歲左右。體格堅強。修葺甚潔。看他穿的衣服一望而知是一個異國人。他手中攜着一根很重大的司的克。肩上斜挂着一隻

旅行篋。這兩人狹路相逢了。那來客問道：「先生請你原諒。我往堡中去。路走得不差麼？」他操着那純熟的法語。幾乎聽不出英吉利人的重語聲來。羅平答道：「你一直往前走。到了牆下時。向左轉灣。便是他們等得。你很不耐煩了。」來客道：「怎麼？」羅平道：「正是我的朋友第文。昨夜宣布你將到此間來。」來客道：「他若多言實鑄了一個大錯。」羅平道：「我第一人來祝賀你。實爲我莫大的榮幸。世間崇拜福爾摩斯的當無我如此。的熱烈。」羅平的語聲中稍稍含着些譏刺的意思。但他一經出口。不覺懊悔起來了。因爲福爾摩斯將他從頭至足的細看目光

的鏡利燭入細微亞森羅平覺得似乎已被
 擒了他的目光爲他所鎖攝他的神情被他
 攝去比被攝影機所攝取的外像更準確他
 因想道「箭脫了弦了我說了這句笑話我
 再欲假扮別人是沒有用的了……不過他
 曾認識我麼」他們倆互相鞠躬忽聞蹄聲
 得得警衛隊騎兵馳行而至兩人便各避於
 道旁亂草中那騎兵係排一人縱隊行所以
 他們一人一騎的過去很需費時間羅平想
 道「這件事全視他認識不認識我要是他
 是認識我的這件事就僵了這倒是一個難
 問題」最後一個騎兵過去後福爾摩斯挺
 了挺身子拍去他衣服上的灰塵他旅行囊

的皮帶被繞在一條樹枝上羅平忽走過去
 替他。把皮帶鬆下他們倆又互相瞧了一會
 這兩人是人類中傑出的人材都有非常的
 才力他們絕對異趣的天性使他們會合互
 爭雄長若有人看見他們此第一次的相見
 一定要說是盛會奇觀於是這英國人說道
 「我很感激你」羅平道「你客氣了」說
 畢兩人各走各的路羅平往火車站去福爾
 摩斯往堡中去

※ ※ ※ ※

檢察官和警員等作間長時的偵查勞而無
 功後已離堡去了別人震於大偵探的聲名
 還在那裏等待福爾摩斯的到臨然而見了

這大偵探尋常的容貌和他們理想中所有的不同不免稍有失望因爲我們聽到福爾摩斯的姓名使人不免連類想到他的爲人一定瑰奇超俗與常人絕異今見他平庸無異常人自不免失望了但第文卻非常高興的呼道「你到底來了麼我真快樂我盼望你好久了……我因爲可以與你想見連以前發生的事我也快活了請問你如何來的」福爾摩斯道「乘火車來的」第文道「怎麼我會開汽車來接你的」這英國人高聲說道「不如送一班音樂隊在汽車前引路更使我容易辦事了」這句話把第文的話頭打斷了但他仍作高興的聲音道「幸

遲
矣

虧這事總比我寫信給你的容易一些」第文道「爲何」福道「因爲昨天晚上已發生了竊案」福道「但是倘使你沒有宣布我要來的消息那竊案或者便不致於昨夜發生了」第文道「什麼時候呢」福道「明天或是後天」第文道「於是怎樣」福道「亞森羅平一定要上當被擒了」第文道「我的珍寶古物呢……」福道「決不會被人偷去」第文道「我的珍寶古物仍在這裏」福道「在這裏嗎」第文道「三點鐘時運回來的」福道「羅平運來的麼」第文道「是一個下級軍官用軍用貨車運來的」福爾摩斯將帽子拋在頭上整理

三

他的旅行囊。第文很熱烈的呼道：「你做什麼啊？」福道：「我要去了。」第文道：「你爲甚要去了？」福道：「你的東西既在這裏。亞森羅平又已去了。我在這裏沒有可做的事了。」第文道：「親愛的朋友。我沒有了。我不能過去。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或者明天。第二天。發生。因爲我們不明白。亞森羅平怎樣進來的。怎樣出去的。又怎樣於數小時以後。把偷去的東西運回來。」福道：「呀。我明白了。你不知道……」福爾摩斯以爲這是關於祕密的。因此不說下去。改口道：「很好。讓我們來調查一下。但請你容我獨自幹去。愉快。愉快。」這句話明明是指着旁邊的人。

旁邊的人走開了。第文也明白他的意思。引他到寶庫裏去。福爾摩斯詢問他昨晚的情形。賓客的多少。住在堡中的有多少人。往來於堡中的有若干人。他第二步就檢查那二冊紀事錄。將兩種隧道圖樣比較一下。第文再三聲明。係教師甘立思寫在紀事錄上的。二句成語。福爾摩斯問道：「你決定你昨天說出這二句成語麼？」第文道：「昨天。」福道：「你沒有對麥歇。霍雷士。范孟說過麼？」第文道：「沒有。」福道：「很好。你快些給我預備汽車。我將於一小時內離開這裏。」第文道：「一小時內麼？」福道：「你將難題告訴了亞森羅平。一小時內他便能明白解決。」

了。」第文道：「我麼？我對他說麼？」福道：「是亞森羅平是范孟孟就是亞森羅平。」第文道：「我也曾如此想的……呀，惡人！」福道：「昨天晚上十二點鐘時，你把羅平所缺少而費了數禮拜的功夫所求之不得的事實告訴了他那時以後他得了這種種事實招集了他的徒黨盜竊你的財物。」他從室的一端緩步到那一端一面且走且想。於是他坐下交叉了兩隻長腿闔了眼睛。第文等在旁邊疑惑不解。想道：「他已睡着了麼？他在那裏默想麼？」第文出去吩咐僕人以後他回到室中福爾摩斯蹲在那到洋臺上去的樓梯上在那裏察驗地氈。第文問

遲
矣

道：「什麼事情？」福道：「你看這許多燭淚。」第文道：「我明白了……這燭淚還很新鮮……」福道：「你也可以在那梯頂上查見燭淚。更不少。你看這玻璃櫥的周圍。」羅平把櫥開了取出古物放在這椅子裏。」第文道：「你的結論如何呢？」福道：「一點沒有這種種事實均所以解釋他將各物歸還原主的意思。但這不過是問題中的一面。我沒有工夫去研究他最重要的問題。乃是這隧道的方向。」第文道：「你還希望……」福道：「我不希望我已知道離此堡約二三百碼有一隻小禮拜堂是的麼？」第文道：「是的。有一隻已毀的小禮拜堂羅魯公爵的墳。」

五

墓也在那裏。」福道：「請你告訴你的汽車夫將汽車停在那小禮拜堂的附近。」第文道：「我的汽車夫還沒回來……他們會告訴我的……我明白了……你以為隧道的盡端在那小禮拜堂裏麼有何見端……」福爾摩斯插言道：「請你給我一隻燈籠一隻梯子好麼？」第文道：「呀，你要一隻燈籠和一隻梯子麼？」福道：「我想如此否則我也不問你要了。」第文聽了這句嚴冷的邏輯話不覺退縮了幾步。按那叫人電鈴於是梯子和燈籠都拿了。軍令似的命令也繼續發出來道：「把梯子放在那書櫥上。薛培墨尼」四個字的左面……」第文遵他的

命令行了。於是這英吉利人續說道：「往左面些……往右面些……停了……現在走上……好……那幾個字都是凸體字嗎？是不是……」第文道：「是。」福道：「握住那字母H。試轉動一下。可向兩面轉動麼？」第文握住了H。一個字母呼道：「是。這字轉動的轉到右面的度數為圓周四分之一。你怎樣發現的啊？」福爾摩斯並不回答仍繼續說道：「你能握到那R。一個字母麼？我看你能夠的……你把他推一下拉一下。」第文推拉R字母時不覺使他驚訝起來。因為裏面有一件東西似乎有鑰匙開了鎖的一般。福爾摩斯道：「正是這樣。現在你把

梯子移近到那一面就是「薛培墨尼」一字的盡端……好……若我所見不謬那L字母定然好像一扇窗的洞開了。」第文很鄭重的握住了L字母這字母果然開了。玻璃旋轉顯出隧道的入口但那梯子倒了第文也倒在地上。福爾摩斯問道「你受傷麼？」第文掙扎起來答道「沒有沒有。」又道「我沒有受傷不過虛驚罷了這幾個字母怎麼竟會轉動……那張着大口的隧道……」福道「此後如何這豈非和沙雷的引語完全符合麼？」第文道「你說什麼？」福爾摩斯道「我知道魯易十六世確是個精明的機匠我曾經讀過他關於「開關複雜

遲
矣

之機括論」一篇他既曾駕幸薛培墨尼堡中主人必定拿本堡的隧道機關眩耀於國王面前魯易因記出二一六一二幾個數目字就是說欲開此秘密機關祇須用堡名所用字母中的第二第六和第十二字便是H R L三字。」第文呼道「呀妙呀……我起始明白了……祇看這裏我能看你怎樣走出此寶庫但不能看見羅平怎樣走進去因爲——請你記着他是從外面進來的。」福爾摩斯燃着了燈籠往那隧道裏進去說道「請你看此間的機器其繁複正和一隻表的內容彷彿那字母都轉過來了所以羅平祇須從這牆上推動他們書櫥便轉動移

七

開了。」第文道：「你有什麼證據？」福道：「什麼證據麼？請看這裏的油漬，他預先料到機件已鏽，須用油抹，所以也帶之而來。」福爾摩斯說時，很顯出他讚美亞森羅平計劃的周到。」第文道：「那麼他也知道出路麼？」福道：「正和我所知者無異，請跟我來。」第文道：「往隧道裏去麼？」福道：「你怕麼？」那第文道：「否，但是你是決定你能尋得出路麼？」福道：「我閉着眼睛也能尋到。」他們先走下去，十二級又走下十二級，再走下十二級，纔走過一條長道，兩壁的牆磚都現着幾次修復的痕跡，有的地方也有泥水，微微滲漏出來，地上很是潮濕，第文覺得很

不安適的說道：「現在我們正走過池河，咧。」長道盡處也是十二級，他們一連走上了三個十二級的步階，已很吃力了，忽有一塊巨石橫梗於前面，巨石上有一個小孔，隧道的牆壁至此已止，福爾摩斯不覺自言自語地說道：「可恨，除牆壁外沒有別的東西，這倒是一件難事。」第文道：「我們不如回去仔細探尋，有何利益，我欲看見的都已看見了。」但是這英吉利人舉起他的眼睛時，不覺頓把一顆心放下，因為他們的頭上頂上也有和隧道進口處同樣的機關，他把那三個字母轉動，巨石旋轉，一旁反面就是魯羅公爵的墓碑，上面刻着「薛培墨尼」的

字母兩人便在福爾摩斯所說的小禮拜堂裏了。福爾摩斯引用那墓碑文的最後一句道：「公其歸神。」者就指通到禮拜堂去的意思。」第文見他聰明絕頂不覺呼道：「你有了此簡單的關鍵就可以知你所欲知麼？」福爾摩斯道：「不但已足而且太多因爲我看那國家圖書館所藏的紀事錄裏的隧道圖樣隧道的左面的盡端畫着一個圈這是你所知道的那右面的盡端畫着一個極微淡的十字這是你所不知道的。非用極有力的顯微鏡不能看出來。這十字明明是。小禮拜堂了。」可憐的第文這幾句話到了他的耳管裏竟不能使他信以爲真他嘆道：

遲
矣

「這真是奇才異能說穿了卻又如此的簡單無異字母中的A、B、C爲什麼竟沒有別人看破這個奧妙呢？」福道：「因爲沒有別人把三四條要件合在一起就是說兩本記事錄和那成語——除了亞森羅平和我以外沒有把幾件合在一起過。」第文道：「然而我也曾如此辦理過甘立思也未嘗不如此我們倆的所知未嘗遜色於你然而……」福爾摩斯微笑說道：「麥歇第文解釋難題的才能不是普通人們所皆有的。」第文道：「但是我已研究了十餘年了你卻在十分鐘以內……」福道：「唉這不過是一種習慣……」他們倆走出小禮拜堂福爾摩斯

九

呼道：「喂，汽車已等在那裏了。」第文道：「這是我自己的汽車。」福爾摩斯道：「是你麼？但是我想那汽車夫還沒回堡去過呢。」第文道：「他沒有……我不知道怎會如此的……」兩人走到汽車旁，第文對汽車夫說道：「維克多，誰叫你到這裏來的？」汽車夫答道：「麥歇范孟叫我到這裏來的。」第文道：「麥歇范孟，你會遇見他麼？」汽車夫道：「主人正是在火車站相近遇見的。他吩咐我開到小禮拜堂。」第文道：「開到禮拜堂做什麼？」汽車夫道：「主人等你……和你的朋友。」第文和福爾摩斯不覺互視。第文又說道：「他預料你觀此種難題無異。」

兒戲。他差汽車來迎接你的確是一種很恭敬的問候。」大偵探微笑表示他的滿意。問候兩字實使他愉快不少。他搖頭說道：「他的確是個大丈夫。我一看見他，我就明白他的價值了。」第文道：「你已看見過他了麼？」福道：「我們剛纔在途中相見。」第文道：「你曉得他是霍雷士范孟！就是說亞森羅平麼？」福道：「否，起初我還有點猜想。一聞他言辭冷諷，便曉得是他了。」第文道：「但你卻讓他逃走了。」福道：「確然如此。我欲擒他，祇須一舉手之勞……當我們立談時，正有警備隊騎兵馳過。」第文道：「從此以後，你決不能再有這樣的機會了……」

大偵探笑道：「麥歇第文，你須知道，福爾摩斯若與亞森羅平一種人比較手段時，他決不用天然的機會，他必須用他自己創造的機會……」但是辰光已不早，羅平既這樣好意把汽車送了來，他們也就走進汽車，坐了維克多鼓動引擎，汽車向前疾馳。既經田野，乃上山坡，忽地間第文的目光爲車箱中一個小包所吸引，不禁呼道：「呀，這是什麼一個小包麼？送給誰的？噫，這是送給你的。」福道：「送給我的麼？」第文道：「請你讀一下。」——上寫福爾摩斯先生收，亞森羅平謹贈。大偵探拿了那小包，將繩結解開，又拿去了兩張包裹的紙，原來是一隻時表，不覺

呼道：「呀！」言時，面上現着忿怒之色……第文說道：「他是……」英吉利人並不回答。第文道：「什麼？這是你的時表麼？亞森羅平將時表還給你麼？那麼他必定會將此表拿去，他必定會經拿去你的時表，噫，這未免太妙了！福爾摩斯的時表被亞森羅平偷去，這事太妙了，不能以言辭形容了，不請你原諒我……我不能不笑出來了。」第文大笑，實情不自禁，又大笑，而呼他笑停了，纔鄭重說道：「正如你說他是個大丈夫。」大偵探呆着一動也不動，他的目光注射於地平線上，未到狄愛浦以前，他閉口不言，但他的冷靜嚴肅，可怕比最兇猛的憤怒更利害。汽車

到了碼頭時他說的很簡單而且不現一點。怒容沉着的語聲裏顯出他堅決的精神和他個性裏特有的毅力說道「他是個大丈夫。我。今。天。伸。此。手。與。足。下。握。別。他。日。將。很。」

榮譽的放在他的肩上。麥歇第文請你牢記着亞森羅平和福爾摩斯他日總有再相見之日……正是世界太小他們不能不相見呀……等到他們相見時……」

聖誕節的特赦

爾翁

美國米鎮里洲的洲立改過局裏有四個囚犯在聖誕節的時候竟得到局長的允許放他們自由回去。和他們的家人們度那快樂的聖誕節。他們從獄中出來的時候並沒有人管押。也沒有人擔保。祇憑著他們信用的保證。但到了約定的時期。他們一個個都回到獄中。沒有一個落後。這四個人兩個犯的是盜劫罪。一個禁期七年。一個禁期十年。第三個是黑人。犯的謀殺罪。判定終身監禁的。還有一個也是終身監禁罪。犯罪的緣因却不仔細。



銀幕上的偵探



我妻之秘密

陶鳳子

當伊在急促而戰顫的語氣中說了一陣子的話霍脫却不會聽清一句他屈着身子依舊靠着煤爐烘火聽伊沒有話說了纔擡起頭來搓着

銀幕上的偵探

雙手說道曼蘭請你鎮靜些你雖則說了許多話因為語氣悲咽我一句都不會聽清請你慢慢地重說一遍罷曼蘭撫了胸喘息一回纔緩和

地說道請警長恕我我實在恐慌過度以致失了常態什麼一回事呢我再告訴你罷我的丈夫柏洛克在前天到富奈賽地方去打獵不會回家我四處探訪沒有影蹤今天從郵局中接到一封信纔

知我的柏洛克遭了危險。併且命在旦夕了。咳。敬愛的警長啊。請你援救我們。因為我們情愛很好。如果他有了不測。就是我鎮天的哭。他也要哭一個死了。說到這裏。伊的聲音依舊悲梗起來。憑是使盡氣力再也說不下了。霍脫道。究竟什麼一回事呢。請你說個明白。保護人命是我的天職。我應該盡力使你們安全。你不必悲傷。罷。曼蘭在危急中得了這個安慰。彷彿聞

聽。天使福音。不知如何感謝。只把水汪汪的眼睛痴痴的望了他一回。方纔說道。原來柏洛克已被盜黨擄去。現在不知拘禁在那裏。這封信是盜黨首領史丹福寄給我的。信上說。柏洛克被我扣留。限你今天下午六點鐘內。拿現款一萬金來贖這筆款子。可以。由你親自送到駱駝山下。那時自有。人來接收。如果過了期限。就把你丈夫上炮烙之刑。生生的燒死。我讀了。

這封信。慌得不知所措。因為柏洛克是個寒士。不過在商業公會當一個書記。平時開銷用度。並沒有積蓄。那裏來這筆鉅款。我籌思了半天。只有來求助警長。現在已經五點鐘了。去柏洛克的死期。只有一點鐘。請警長立刻去救。他遲了一刻。恐怕不及了。霍脫從椅子中跳起來。很驚慌的說道。這如何是好。既是不知柏洛克的蹤跡。教我到那裏去救他。况且這裏的偵探

葛萊斯先生恰巧出外去打獵。要是他在這裏就可託他去探訪。現在我們都不會偵探如何下手呢。我想你不如快快去找親友們託他們四下探訪。如果有了頭緒我就可盡我的職務了。曼蘭悲聲道：「我是一個可憐的女子。父母早早死了。又沒有什麼親友教我。去找誰呢？警長求你快快替我沒法罷。因為去柏洛克的死期益發近了。說着兩顆淚珠就離開伊的眼眶。

銀幕上的偵探

還繼續的拋下。霍脫蹙着雙眉不住的摩挲腦後白髮。究竟想不出一個計較來。正在這時室門呀的一聲走進一個人來。霍脫一看正是葛萊斯。方要把這件事告訴他。還沒有發吻。葛萊斯却很莊重的說道：「霍脫。你這警長的位。置恐怕保不住了。霍脫嚇了一跳。問道：「這是什麼話呢？這時葛萊斯一眼看見曼蘭心想：「這真是誰家可兒啊！伊的美麗我真不能形容。一朵開未。

及半的玫瑰花。或者可以比擬罷。他一壁想着。一壁把眼珠一晃一晃的偷窺曼蘭。霍脫的話他一些沒有覺得。霍脫焦躁起來。大聲道：「究竟你的話爲了什麼呢？葛萊斯纔從冥想中驚覺過來。把獵鎗放置一邊。含笑說道：「我來告訴你罷。方纔我到山上去打獵。因為積雪未消。野獸都深的藏着。沒有捉到一隻。我覺得無聊。四下眺望。賞玩那渺邈的雪景。不道有一個驚。

異。的。景。象。映。我。眼。簾。這。個。景。象。在。他。人。看。來。不。但。很。平。常。併。且。沒。有。注。意。的。價。值。不。過。在。我。們。偵。探。的。眼。光。看。來。覺。得。驚。異。罷。了。你。道。什。麼。一。回。事。原。來。一。片。銀。世。界。中。單。有。一。間。屋。子。頂。上。光。禿。禿。的。沒。有。留。半。點。雪。痕。這。可。見。屋。中。藏。有。許。多。人。併。且。聚。在。一。起。舉。火。取。暖。所。以。熱。烈。的。暖。氣。充。滿。了。一。屋。把。屋。頂。的。積。雪。都。溶。化。了。但。是。那。荒。山。曠。野。間。怎。麼。有。許。多。人。藏。在。那。裏。

這。可。見。是。盜。黨。的。機。關。了。霍。脫。你。是。警。長。地。方。上。有。了。大。批。盜。黨。你。却。一。些。沒。有。覺。得。如。果。於。治。安。上。受。了。影。響。你。不。能。辭。咎。不。是。你。的。位。置。要。保。不。住。麼。霍。脫。聽。了。這。話。喊。了。一。聲。這。還。了。得。却。抿。着。嘴。呆。去。了。曼。蘭。忽。地。搶。前。幾。步。向。葛。萊。斯。悲。聲。喊。道。先。生。你。就。是。葛。萊。斯。麼。我。的。柏。洛。克。將。要。死。了。快。快。去。救。他。罷。葛。萊。斯。倒。嚇。了。一。跳。問。道。女。士。你。的。話。很。是。奇。突。究。竟。什。麼。

一。回。事。呢。曼。蘭。就。把。柏。洛。克。被。劫。的。事。情。很。急。速。的。告。訴。他。葛。萊。斯。沉。吟。一。會。不。覺。大。笑。道。是。了。是。了。你。的。柏。洛。克。一。定。拘。禁。在。我。看。見。的。那。所。屋。中。這。個。屋。中。可。見。就。是。史。丹。福。的。機。關。因。為。這。屋。正。在。駱。駝。山。附。近。併。且。屋。中。有。炮。烙。的。刑。具。所。以。把。屋。頂。的。積。雪。蒸。一。個。乾。淨。益。發。可。以。證。明。我。的。觀。察。同。女。士。口。中。的。事。實。不。謀。而。合。女。士。你。可。以。安。心。我。不。但。要。救。你。的。丈。夫。

併。且。也。可。替。我。老。友。霍。脫。除。滅。盜。黨。這。可。謂。一。舉。兩。得。了。不。過。我。救。了。你。的。丈。夫。怎。麼。謝。我。老。實。說。一。句。我。們。做。偵。探。的。也。無。非。要。賺。些。金。錢。啊。曼。蘭。道。這。是。當。然。的。只。要。救。得。我。丈。夫。的。性。命。我。能。力。所。及。什。麼。都。依。你。的。葛。萊。斯。笑。道。那。麼。我。要。握。你。的。手。你。可。以。依。我。麼。說。着。伸。起。一。隻。手。來。曼。蘭。一。些。不。猶。豫。伸。手。過。去。葛。萊。斯。一。壁。嬉。嬉。的。笑。着。一。壁。一。緊。一。鬆。的。捏。伊。的。手。

霍。脫。道。不。要。鬧。頑。意。了。不。但。人。命。要。緊。併。且。地。方。治。安。也。關。重。要。我。們。快。快。去。捉。捕。盜。黨。罷。說。着。召。集。了。一。排。騎。巡。隊。自。己。同。葛。萊。斯。各。跨。上。馬。背。也。不。理。會。曼。蘭。一。齊。加。鞭。疾。馳。向。駱。駝。山。出。發。了。可。憐。的。柏。洛。克。已。經。死。了。這。悲。嘆。的。話。從。霍。脫。的。口。中。發。出。葛。萊。斯。也。跳。下。馬。來。很。驚。異。的。說。道。怎。得。見。他。死。了。呢。霍。脫。指。着。手。表。說。道。你。看。不。是。恰。準。到。了。六。點。鐘。麼。葛。萊。

斯。道。我。們。且。去。看。看。說。着。教。騎。巡。隊。把。那。所。屋。子。圍。起。來。自。己。同。霍。脫。悄。悄。地。走。到。屋。子。門。前。從。門。罅。中。窺。去。看。見。許。多。盜。黨。圍。坐。地。上。正。中。一。隻。椅。子。裏。坐。着。一。個。身。子。魁。梧。的。男。子。這。不。問。可。知。當。然。是。史。丹。福。了。室。中。豎。着。一。枝。很。粗。的。銅。柱。下。面。燒。着。煤。炭。猛。烈。的。火。燄。把。銅。柱。炙。得。殷。紅。兩。人。不。覺。伸。了。伸。舌。頭。心。想。這。當。然。是。炮。烙。的。刑。具。了。如。果。有。人。上。了。這。個。刑。具。一。

定要皮焦肉爛生生地炙死了。在這個當兒聽得史丹福發吻道。鐘點到了。看來格洛克的家屬不致把那筆款子送來。就把他用刑罷。幾個盜黨答了一聲。是立起身來。在牆角間把柏洛克拖了出來。柏洛克嚇得面色慘白。望着史丹福悲聲喊道。難道我的死期到了麼。史丹福冷笑道。不錯。願上帝保佑你到天國去享受安樂。柏洛克顫聲道。求你延長些時間。因為我的

曼蘭一定要來救我。他雖則沒有錢來贖我。可是總要替我設法的。史丹福道。我的命令比皇帝的諭旨還要尊嚴。我說六點鐘要上刑。就是幾抄鐘也不能延長好得你上了刑。只一會兒感受苦楚。此後就毫無知覺了。柏洛克我很謝你。因為你能夠維持我的尊嚴。啊。說到這裏盜黨你推我。挽把柏洛克要縛上銅柱去。洛柏克雖則狠命抵住。究竟支持不下。只棒着面悲

哭起來。霍脫同葛萊斯不期的一齊舉起腳來。猛力向門上踢去。拍撻一聲。那門倒落下去。二人跳身進去。各拔出手鎗向盜黨示威。史丹福同盜黨都嚇得變色。一齊舉起手來表示降服。二人正走前去要捉史丹福。不防兩個盜黨從後面躡足過去。緊緊的把他們抱住。許多盜黨一齊上前。當下就把他們的手鎗奪下一陣子的毆擊。幸虧外面的騎巡隊聽得聲息。跨下

馬鞍奔進門來把盜黨一個個捉住史丹福很有膂力擊倒了幾個巡士飛奔逃出那知門外還有巡士守着把他圍了攆來立時捉住用繩索捆綁起來霍脫同葛萊斯喘息了一回正要出門看見柏洛克還縮做一團在那裏戰慄葛萊斯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說道朋友不要拍我們是來救你的你已經脫離了危險可以暫且回去你的夫人見你安全到家不知伊

的芳心要怎樣喜歡啊柏洛克纔似大夢方覺向二人鞠躬致謝匆匆的去了葛萊斯跟着霍脫走出門來看見史丹福擄得直挺挺的好似個直立的屍身不覺呵呵的大笑走過去說道我以為你史丹福不知是怎樣的一個大盜因為我久聞大名了誰知你輕易的被我捉住可見你不過徒負虛名罷了說着伸起手掌握向他面頰劈劈拍拍的打下史丹福不能抵抗只

得耐着一肚子的氣由他打着看他打一個不住不覺衝口嚷道你這人好無禮我犯的是國法應該由國法懲罰你把我捉住已經盡了你的職務却没有懲罰我的權利怎麼把我打一個不住呢葛萊斯益發笑得前仰後合說道我要打你就打你了你也没有顧問的權利說着又打了他一陣纔各跨上馬背押着史丹福和盜黨回警廳去史丹福一壁走着一壁睜起

了。兩個圓眼，狠狠的睨着葛萊斯。表示他心頭的怨毒。我已經救了你丈夫了，你怎樣謝我呢？葛萊斯說這話時，睨着曼蘭在面上露出奇醜的媚笑。曼蘭道：這筆酬勞，我早已向柏洛克說起，在理應該送上府來，因為手頭缺乏，一時籌措不及，以致勞你貴步，親自光降，實在抱歉之至。今天柏洛克就是去籌措這筆款子，請你坐一回，他就要回來了。葛萊斯在一邊坐下。

說道：不過我今番來見你，不單是爲了酬勞，其實我還有比酬勞還要重要的願望，蘊藏在心坎深處。女士，你可以許我形諸口吻麼？曼蘭道：請你說來便了。葛萊斯道：我想你是和平的人，就是我有冒昧的話，你決不見氣的……話還未畢，曼蘭已經猜透他的下文，慌忙說道：你是我們的恩人，并且你私德很好，決不說出冒昧的話的。我只有恭敬那裏，敢見氣呢？葛萊斯

知道伊拿話來，搪塞笑嬉嬉的說道：我雖則私德很好，但是對了你這般美麗的女子，未免放浪起來也顧不到私德了。好得你說過的，只要救得你丈夫的性命，什麼都可以依我的。曼蘭不覺漲紅了面龐，慢慢的低下頭去，不做一聲。葛萊斯益發得意，立起身來，嬉皮嬉臉的挨身過去。曼蘭慌忙倒退幾步，氣憤憤的說道：先生，請你持重些，因爲我有了柏洛克了。葛萊斯

不覺慚愧滿面苦笑道。這是我明白的。不過。你也要明白。我實在沒有別的意思。啊。說到這裏聽得外面一陣的履聲。室門呀的一聲。柏洛克提着一個皮包走進室來。看見葛萊斯慌忙走前去握手。爲禮殷勤的接待他。葛萊斯覺得忐忑不安。胡亂的同他周旋。幸虧曼蘭依舊和言悅色。並不發作。纔覺心上撒了一塊石頭。柏洛克在皮包中掏出三百圓鈔票來。雙手捧着。

銀幕上的偵探

向葛萊斯道。這區區之數。算不得什麼。不過表我的謝意。請你收了罷。葛萊斯接了鈔票。忙向衣袋塞去。忽忽的告辭出去了。明天晚上柏洛克從商業公會回來。却不見曼蘭。心想曼蘭除了同女友梅珊過從外。並沒有交際。伊到那裏去的。實在可疑。他一壁想着一壁望着天空。那天色漸漸地昏暗下來。終至於布着一層黑幕。他痴痴的守着曼蘭回來。

總不見伊的影蹤。覺得無聊極了。開了電燈。在案頭翻閱書籍。不防書籍底下露出一封信來。抽出信箋一看。原來葛萊斯寄給曼蘭的上面寫着愛慕的話。約伊今天正午在愛德華餐館會見他。看了這信一陣的悲憤。幾乎哭泣起來。急忙走出門去。忽忽的趕向愛德華餐館去。到了那裏。遠遠望去。果然看見曼蘭同葛萊斯對坐飲餐。葛萊斯含着滿臉笑。意。曼蘭深深的

低。着。頭。二。人。模。樣。好。似。十。分。
 甜。蜜。他。看。得。仔。細。因。為。葛。萊。
 斯。是。自。己。的。恩。人。不。便。發。作。
 只。得。含。着。滿。腔。的。怨。毒。回。到。
 家。去。他。想。我。同。曼。蘭。這。般。的。
 恩。愛。却。不。防。伊。變。了。心。腸。竟。
 同。那。野。男。子。幹。起。這。種。勾。當。
 來。伊。今。夜。回。來。我。決。不。干。休。
 他。兀。自。一。人。在。房。中。守。待。總。
 不。見。伊。回。來。只。得。躺。上。床。去。
 消。受。那。孤。衾。的。風。味。心。想。可。
 恨。的。曼。蘭。現。在。大。約。投。在。葛。
 萊。斯。的。懷。中。撒。嬌。撒。痴。同。對。

於。我。的。情。態。正。沒。有。二。致。他。
 想。到。這。裏。急。得。好。似。熱。鍋。上。
 的。螞。蟻。翻。來。覆。去。連。連。的。喊。
 着。糟。了。糟。了。好。容。易。捱。到。天。
 明。起。身。下。床。也。不。想。到。商。業。
 公。會。去。只。氣。吁。吁。的。在。室。中。
 打。旋。一。會。兒。聽。得。樓。下。有。步。
 履。的。聲。音。他。急。忙。在。抽。屜。中。
 取。了。一。件。東。西。向。衣。袋。中。一。
 塞。待。到。那。人。走。上。樓。來。擡。頭。
 一。看。正。是。曼。蘭。含。着。笑。意。走。
 來。遠。遠。喊。道。我。愛。你。一。人。捱。
 了。一。個。長。夜。覺。得。寂。寞。麼。柏。

洛。克。咬。着。牙。齒。狠。狠。的。罵。道。
 你。不。要。來。近。我。因。為。你。是。個。
 無。恥。的。女。子。如。果。再。同。你。接。
 近。我。喪。失。了。人。格。了。曼。蘭。不。
 防。喫。他。這。些。話。緋。紅。的。面。色。
 立。時。變。了。個。慘。白。悲。聲。喊。道。
 這。是。什。麼。呢。難。道。同。我。開。頑。
 笑。麼。柏。洛。克。厲。聲。道。誰。同。你。
 開。頑。笑。老。實。同。你。說。以。前。我。
 們。的。思。愛。如。今。一。筆。勾。消。從。
 今。以。後。我。不。認。你。是。我。的。妻。
 併。且。限。你。立。刻。退。出。我。室。否。
 則。於。你。不。利。曼。蘭。不。覺。放。聲。

大。哭。悲。聲。喊。道。我。昨。夜。是。住。在。女。友。家。中。實。在。沒。有。幹。無。恥。的。事。情。現。在。我。明。白。我。的。不。是。但。是。你。也。未。免。誤。會。我。愛。求。你。恕。了。我。這。回。罷。柏。洛。克。忽。地。從。衣。袋。掏。出。手。鎗。來。喝。道。我。不。願。同。你。分。辨。要。是。你。還。不。出。去。我。的。鎗。彈。就。要。發。了。說。着。把。手。鎗。描。準。起。來。曼。蘭。嚇。得。連。忙。退。避。只。得。捧。面。哭。着。急。急。的。向。門。外。逃。去。了。

孤。另。另。的。覺。得。無。聊。在。室。中。不。住。的。踱。步。忽。然。有。一。個。長。髯。老。人。進。門。求。見。柏。洛。克。並。不。認。識。他。很。覺。奇。怪。招。呼。他。坐。下。後。就。問。他。姓。名。老。人。呵。呵。大。笑。道。前。幾。天。我。們。還。在。那。裏。見。面。怎。麼。你。不。認。識。我。了。柏。洛。克。益。發。驚。異。說。道。我。實。在。沒。有。同。你。見。面。過。你。究。竟。是。誰。老。人。一。壁。笑。着。一。壁。把。面。上。的。假。面。具。除。下。說。道。你。現。在。可。以。認。識。我。了。柏。洛。克。向。他。一。看。不。是。別。人。却。是。

仇。人。史。丹。福。不。覺。喊。了。一。聲。哎。呀。立。起。身。來。要。逃。史。丹。福。一。把。拖。住。了。他。說。道。請。你。坐。下。我。有。話。同。你。講。講。咧。柏。洛。克。哀。聲。道。你。捉。了。我。去。又。要。拿。我。上。炮。烙。之。刑。了。求。你。饒。了。我。罷。史。丹。福。大。笑。道。我。到。這。裏。來。並。沒。有。惡。意。你。不。要。慌。我。卻。有。求。於。你。呢。柏。洛。克。纔。覺。放。心。依。舊。坐。下。史。丹。福。道。我。方。纔。從。監。獄。中。逾。牆。逃。出。現。在。要。回。到。我。舊。屋。中。召。集。舊。友。同。他。們。商。量。預。備。逃。

到外埠去。先生現在我明白。了。明白我。以前作事都是罪惡。此後應該洗心革面。做一個法蘭西的善良國民。但是我脫逃以後。官廳定要訪捉我。不過我這番犯罪。你是原告。如果原告並不追究。隔了多天。官廳也就淡忘了。所以我現在來求你。不要再追究這案。至於我以前對於你的行為。深覺抱歉。柏洛克道。你能夠覺悟回來。這是何等的勇氣。我十分敬重你。決不再

同你為難。史丹福道。那是我很感謝先生。你的夫人呢。我也要向伊道一個歉。忱。柏洛克皺着眉尖說道。不要提起伊罷。伊已經被葛萊斯拐去了。史丹福睜起兩個圓眼。氣憤憤的說道。你提起葛萊斯三字。我已經火冒頭頂。他怎麼拐你的夫人。可以告我。我應該替你盡力。因為葛萊斯是我的仇人。我正要同他為難呢。柏洛克就把葛萊斯約會曼蘭的事情告訴他。接着

說道。我逐走了曼蘭的隔天。伊的女友梅珊過來探望我。纔知這事的底細。咳。可憐的曼蘭。含冤。不白。實在是。我。一時的誤會啊。原來曼蘭因為葛萊斯對於我有再生之德。他寫信約會。不便拒絕。併且葛萊斯曾經說過。對於伊沒有別的意思。所以伊沒有顧慮。就到愛德華餐館去會他。在伊的意思。不過敷衍葛萊斯的情面。但是伊知道我是多疑的人。所以不願意把這

事。使。我。知。道。想。喫。過。了。中。餐。
立。時。回。來。不。道。葛。萊。斯。苦。苦。
的。留。伊。喝。了。許。多。酒。伊。就。醉。
了。伊。恐。防。我。責。問。不。敢。回。來。
就。去。宿。在。梅。珊。家。中。以。爲。明。
天。回。家。酒。意。已。消。就。可。拿。別。
的。話。來。搪。塞。了。這。些。意。思。都。
是。曼。蘭。向。梅。珊。說。的。由。梅。珊。
告。我。的。如。果。梅。珊。不。提。起。我。
現。在。還。是。睡。在。鼓。裏。呢。後。來。
我。明。白。我。的。錯。誤。四。下。去。探。
尋。曼。蘭。總。是。沒。有。影。蹤。我。想。
伊。是。一。個。伶。仃。孤。苦。的。女。子。

銀幕上的偵探

除。非。去。依。賴。一。個。情。人。簡。直。
沒。有。去。處。但。是。伊。是。傾。心。愛。
我。決。沒。有。旁。的。情。人。這。一。定。
去。依。賴。葛。萊。斯。了。因。爲。葛。萊。
斯。既。是。向。伊。用。情。伊。又。經。了。
這。個。變。故。一。時。沒。有。去。處。只。
得。權。且。依。賴。他。了。併。且。我。到。
警。廳。去。探。訪。葛。萊。斯。知。道。他。
已。經。失。蹤。失。蹤。的。一。天。正。是。
我。逐。走。曼。蘭。的。一。天。這。又。可。
證。明。葛。萊。斯。拐。帶。曼。蘭。躲。藏。
在。那。裏。因。爲。這。是。觸。犯。刑。章。
的。勾。當。所。以。他。不。敢。出。面。咳。

這。茫。茫。大。地。我。向。何。處。去。找。
尋。曼。蘭。我。不。但。失。了。這。個。良。
好。的。伴。侶。感。受。許。多。痛。苦。就。
是。良。心。上。的。責。罰。也。痛。苦。極。
了。如。果。上。帝。憐。我。仍。舊。使。我。
們。會。合。我。應。該。好。好。的。愛。他。
決。不。再。夾。雜。無。意。識。的。意。念。
因。爲。這。番。的。事。變。實。在。是。我。
一。念。之。錯。啊。史。丹。福。聽。了。這。
話。不。覺。長。嘆。道。這。是。不。錯。的。
如。果。你。不。疑。伊。那。裏。有。現。在。
的。痛。苦。呢。可。見。夫。婦。間。的。愛。
情。應。該。坦。白。而。純。潔。互。相。信。

任。否。則。你。猜。我。疑。就。是。痛。苦。
的。種。子。啊。先。生。這。正。我。向。你。
圖。報。的。時。機。我。決。意。替。你。去。
探。訪。你。的。夫。人。或。者。可。以。使。
你。們。會。合。你。暫。且。寬。心。罷。說。
着。依。舊。戴。上。假。面。具。向。柏。洛。
克。握。了。握。手。告。辭。出。去。了。
史。丹。福。到。了。駱。駝。山。附。近。正。
要。走。進。自。己。屋。中。忽。然。聽。得。
一。陣。陣。的。哭。聲。隨。着。野。風。度。
進。耳。中。一。種。悽。楚。的。音。韻。正。
從。屋。中。發。出。不。覺。大。驚。慌。忙。
奔。到。門。前。從。罅。中。窺。去。看。見。

一。個。男。子。正。揪。着。一。個。女。子。
舉。起。拳。頭。惡。狠。狠。的。毆。擊。女。
子。縮。做。一。團。也。不。敢。撐。拒。只。
是。哭。着。那。男。子。正。是。葛。萊。斯。
女。子。不。言。可。知。當。然。是。曼。蘭。
了。心。想。葛。萊。斯。這。廝。他。倒。把。
我。的。屋。子。佔。去。當。做。是。安。樂。
窩。不。防。我。回。來。撞。見。這。可。見。
他。惡。貫。滿。盈。所。以。恰。巧。落。在。
我。手。一。時。驚。喜。極。了。急。忙。返。
身。奔。去。喚。集。了。十。多。個。黨。徒。
自。己。搶。着。先。回。到。屋。前。舉。起。
脚。來。把。門。踢。開。躍。身。進。去。撲。

着。葛。萊。斯。就。打。去。葛。萊。斯。喫。
了。驚。慌。忙。釋。放。曼。蘭。同。史。丹。
福。毆。鬥。不。防。門。外。續。續。的。跳。
進。十。多。個。人。來。都。來。撲。打。自。
己。究。竟。敵。不。過。多。人。只。好。由。
他。們。縛。住。史。丹。福。把。假。面。具。
除。下。向。葛。萊。斯。笑。道。你。還。認。
識。我。麼。葛。萊。斯。向。他。一。看。不。
覺。面。變。死。色。低。下。頭。去。史。丹。
福。一。壁。呵。呵。的。笑。着。一。壁。伸。
起。手。掌。向。他。面。頰。上。打。一。個。
不。住。葛。萊。斯。只。是。捱。着。痛。苦。
不。做。一。聲。史。丹。福。打。了。一。回。

走去向曼蘭道。你不要慌。因為你的危險已經過去了。曼蘭拭了拭眼淚說道。我很感謝。你是誰呢。史丹福笑道。我想我把名字告訴你。你一定要驚恐。但是以前的我已經死去。現在變了一個善良的人了。你不要再把以前的眼光看我。現在我對於你確是好意啊。說着就把名字告伊曼蘭。向他看了一看眉目之間。卻不免流露出疑奇的神色。來葛丹福就把自己越獄的

情形和同柏洛克的譚話詳細告知。接着問伊出走的情形。曼蘭道。那天我被柏洛克逐走出門時。恰巧葛萊斯來探望。我在門口相遇。他看着我。哭着問起原由。我就告他。他說了許多溫存的話。要我住宿。一起。我一時沒有去處。只得隨他同居。這裏不防他以為我出走帶有錢鈔。一再向我逼索。我很憤恨。嚴辭拒絕。現在他又向我逼索。併且說道。我不痛痛的打你。你決不

肯把錢鈔給我。用說着就把我痛打起來。如果你不來救我。可是我一條微命要喪他手中了。說到這裏。不防葛萊斯已經把繩索掙脫。撲過來要打史丹福。史丹福疾忙抽出手鎗。向他轟放。只砰的一聲。葛萊斯胸前中了一彈。就倒地死了。史丹福向曼蘭道。現在你跟我回家罷。此後你同柏洛克的情愛可以更加濃厚。這是我可斷定的。說着向盜徒作別。伴着曼蘭一路

回去。

他們見面了。只有哭着沒有話可說。哭了一回。曼蘭說道：「這是我。不是柏洛克說道：「這是我。不是史丹福笑道：

這是我。不是因為我不把柏洛克劫去。曼蘭逢不到葛萊斯。當然沒有這回事。變了。他們聽着。不覺把淚眼互相看着。嬉嬉的笑了。在笑的

尾聲中。他們已經互相抱着。做那慣常的接吻。但是這番接吻。覺得溫馨而甜蜜。在心坎深處。都充滿着美妙的快感。

機警的教師

天放

王生在校中打破了一塊窗上的玻璃。要求衆同學替他瞞住教師。教師果然查不出是誰人打破。這一天。諸生上課。教師忽拍案呼道：「唔。打破玻璃的人。已被我查出來了。王生一驚。忙退立在一生背後。教師繼續道：「就是王生打破的。其實教師並不曉得。不過這麼一說。驗看諸生的氣色罷了。這一着。竟真個奏了效果。」



偵探談話會

上一次卓呆先生講那寶石的故事講得十分有趣。如今再請他上來講幾節。諸位請靜靜兒聽下去罷。



關於寶石的犯罪及偵探(中)

徐·卓·呆

這法國大革命(一七九二年)所傾覆的王室之寶物。

關於寶石的犯罪及偵探

一齊歸共和政府所有了。路易十六夫妻上了斷頭台後。人民政府將這些寶物當做

白爾蓬王家一代代榨取人民膏血的罪惡結晶。很想表示於一般人民。便陳列在巴

黎許公衆觀覽。其中有著名的王冠與笏。還有大僧正黎休留讓給路易十三的無數寶石嵌成之黃金神龕。此外貴重的各種寶器。燦然占據陳列室中。

某朝。這寶物館的三個看守人。照常的去辦事。不料房屋上窗都沒有破壞。寶物一齊失去了。三人大驚。急急報了警察。警察立刻搜索犯人。捉到了多數嫌疑者。但是都沒有一些確實證據。大家種種

猜疑。有的以爲是王政復古黨所爲。有的以爲是政府自身的所爲。又有人當是盜賊所爲。還有人疑是看守人所爲。

不料在大家疑惑的時候。警署中得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說。盜去的寶石。盡行拋棄在香瑞里岑街溝中了。即忙派人去搜索。果然發見了大部的失品。不過其中有一個叫做「批脫」的鑽石。竟找不到。

若在今日。自然可以將匿名信做了綫索。去捕捉犯人。一點也不難的。怎奈十八世紀的末葉。警察制度還沒完備。科學的偵探法。尙未發達。因此不能知道犯人是誰。一八零四年捉到偽造鈔票的同黨時。其中一人招認匿名信是他寫的。但是「批脫」的去向。此人也不知道。那叫做「批脫」的鑽石。本由印度某礦的鑛工所發見。這鑛工藏在腿上繃帶中。逃

到麥特拉斯地方。打算在那邊乘船的。船長欣然答應他。便暗暗殺了鑛工。奪這寶石。後來經珠寶商之手。賣與當時充麥特拉斯知事的披脫。披脫花二萬鎊買了。然後十三萬五千鎊賣與法國哇爾朗公。因此遂成了白爾蓬王家之寶物。那殺鑛工的船長。雖發了財。無奈沈溺於酒色。發狂了自殺的。

寶物館盜去的披脫。一八三五年。重入法蘭西。其間在那

關於寶石的犯罪及偵探

裏繞了一個圈子。不能明白了。據有人說。是拿破崙向一個荷蘭人買回來的。又說。拿破崙因軍費不夠。押過在柏林的珠寶商處的總之一八五五年陳列在巴黎展覽會。供一般的觀覽了。現在在羅佛博物館中。這寶石有四百十克拉重。光澤又極清澄美麗。名氣是很大的。

史上有名的鑽石。都有不祥故事伴着。像洛馬諾夫王家有名的那「哇爾洛夫」及

「山上月」二鑽石。也於犯罪有關係。哇爾洛夫。是由法國軍人從印度某寺中盜出來。賣給亞爾梅尼亞珠寶商。被俄國哇爾洛夫伯爵。用九萬鎊現金及每年另拔四千鎊。買來獻與女皇卡德利娜第二的。却沒有多大富於波瀾的歷史。不過那山上月。有極複雜的事情了。

山上月本為蒙古王所有。被波斯人奪了去。後來與他種寶石。同入亞夫茄尼斯丁軍

人手中。這軍人想賣與亞爾梅尼亞商人的。被一個叫沙甫拉斯的人說要買。奈此人錢不多。種種的與那軍人交涉。軍人曉得他有奸計。即逃往白古達脫。賣與一個猶太人。那知那沙甫拉斯追來。要向猶太人買。猶太人故意討價極大。總不肯賣。

於是沙夫拉斯與兩個弟兄商量了。竟殺死猶太人。奪取寶石。再想消滅證據。把那軍人也毒死了。然而弟兄三人分配寶石不勻。爭起來。結果沙夫拉斯殺了兩個同胞。去周遊歐洲。但是竟沒有人要買這寶石。

四
他早明白伯爵之意。先賣去了其他寶石類。償清債務。離開俄都了。
從此數年間。他彷徨各國。後來娶了妻。住在裏海沿岸某市咧。
卡德利娜第二曉得了。再派人去交涉。到底談定咧。於是山上月竟歸俄帝國所有。但沙夫拉斯還沒把全部代價收清。自己早被他的女婿毒死了。
山上月的主人洛馬諾夫家。

一九一七年革命時家破人亡了。與法國大革命時一樣。這雖不是鑽石的作祟。凡大的鑽石。都容易有不祥的事。情伴着。歐洲的俗人。往往以爲鑽石可保一家的平和。這實在是迷信。看了以上的實例。一點也靠不住啊。

二

寶石。(尤其是鑽石)的不祥犯罪案甚多。這一類的著名偵探小說。有夸林司氏的「月長石」。史蒂文生氏的

關於寶石的犯罪及偵探

「拉加的金剛鑽」。莫里松氏的「古那的綠眼」。柯南氏的「四人連名」。及羅白朗氏的「青色鑽」。等。前三者都是把印度著名寶石來做中心的。其中黃色的「月長石」。綠色的「古那眼」。都是殺了看守人奪來。這一點。可見最初就有不祥的孽障纏繞着了。到手的人。後來也致慘死。月長石是英國遠征印度的漢卡史爾大佐。從某宮殿的武器庫內奪來的。大

佐臨終之際。遺囑贈與自己姪女萊謙爾。算是壽禮的。萊謙爾的從兄法蘭克林。做了使者。在伊生日一天。送寶石去。到要給伊時。不料意外的。這一夜寶石不知被什麼人盜去了。這寶石如何失去。實在是這小說興味的中心。由偵探卡夫及其他人們的活動。居然把事件的真相弄明白了。即在祝宴的席上。某醫生與法蘭克林爭論醫藥的效力。當時法蘭克林廢去了

愛吸的烟草。正得了不眠症了。醫生要使法蘭克林明白醫藥效力的利害。便暗將鴉片投入酒中。使他熟睡。預備明天早晨向他說明的。那知法蘭克林被鴉片陷成夢游狀態。半夜裏自己取了寶石。交與躺在隣室的萊謙爾之從兄岳德弗蘭。叫他去存在倫敦銀行。到第二天。法蘭克林一點也不記得。當做寶石已經失去。大爲吃驚。自己報了警察。鬧得很亂。因此其時

很窮困的岳德弗蘭。以爲是幸事。便把寶石當自己的東西了。這岳德弗蘭。後來被三個來取回這寶石的印度人所殺。寶石又安然回印度去了。「古那的眼。」是一個叫米德辛的印度人。與英國商人亨氏。共謀着從古那王天幕中盜出來的寶石。亨氏要人給人知道。運回本國。便買了一打德凱葡萄酒。把一瓶中裝了寶石。自己裝做有病。託

一個誠實的商人克羅克帶去。不料因克羅克不知其故。在船中把德凱酒重價賣去了。亨氏在另一船上。比克羅克先到本國。要接取德凱酒時。方知其細。吃驚不小。於是着手搜索買酒之人。這搜索狀態。便是這小說興味之焦點。亨氏結局。被米德辛所殺。寶石入買酒的美國富豪手中了。「拉加的金剛鑽。」是記着某陸軍少將。從印度王處得

到一個稀有的寶石偵探的興味。却不甚多。不過最有趣的是某宣教師拾了這金剛鑽。不能戰勝心的誘惑。很想祕密將他售去。他便讀了許多關於鑽石的書及法國偵探小說家茄濮里哇氏的作品。拏來研究。結果也無法可施。反致旋入惡旋渦內。只得把這金剛鑽脫手了。

「四人連名」與「青色鑽」

「俱是最能發揮柯南及羅白朗特色的作品。前者是印

獨創的大盜

度叛亂之際。印度人與英人協力弄到手的寶石。被英國軍官詐取了。又為另一人殺害奪回。這殺人案的偵探。自然有福爾摩斯活動着。後者把曾嵌在法蘭西王冠上的有名寶石做了中心。是亞森羅蘋活動着的小說。



獨創的大盜

天放

人家每喜聽亞森羅蘋的故事。但是都知道他是假的。誰知如今真有這麼一位亞森羅蘋式的大盜出現了。他的許多事實。天放先生講得清清楚楚在下面。快些聽啊。

史拜達。本名卻萊斯披司。是個酷肖亞森羅蘋的英國紳

士盜賊。他自己誇口說。五年間得到過二十五萬鎊。實在

平均他每年可得三萬鎊以上。史拜達在海白里大街有很大的住宅。住宅的裝飾和庭園的構造等。都是很有研究的。他的圖書室。很有許多珍奇書籍。用重金購來的。他愛養的麥斯梯夫種犬。屢次得過獎賞。因此他在地方上。上流社會中。很有運動家。園藝家。愛犬家的聲名。誰會曉得這紳士是一個大盜呢。

史拜達做的案子。都是獨創的。從沒有兩次用過同一器具。總之每做一次。就在這附近買的。他雇用着助手。此人除月薪外。在所得內還提酬勞若干成。他有一副鑑別寶石的器具。賣贓品給人時。從沒有搭過假貨的。

史拜達爲着赴拉珊史答的跑馬。便有兩星期宿在某旅館。這善於交際的史拜達。就常與旅館主人夫婦接近。到將要回去的時候。主人夫婦便請這壯快的紳士晚餐。吃

到中途。史拜達說忘帶了手巾。所以暫時離席去取。約摸歇了二十分鐘。他安然復座。實在是他一離席。便由窗中跳到牆上。由牆上到隔壁珠寶商屋中。盜了不少重要的東西。裝入袋內。再由牆上回到旅館中。洗洗手。若無其事的。又到席上晚餐了。

從此星期後。他又去盜蒙毛烏斯沙亞的牛卜脫珠寶商。但要進去時。非經過與隔壁警察署間的二重圍牆不可。

史拜達曉得要不被人瞧見。越過圍牆是很難的。就在壁上穿一個洞。一壁開洞。一壁可以望着那邊警察署。然後他進去做事了。

他宿在一家旅館中。約一星期。注目着附近的一家珠寶商了。然後他與助手商量妥當。某夜他由屋上過去。到珠寶商屋頂上。助手就在街上。做一個暗號。說店已關門。沒有人了。他一得暗號。便弄破屋頂進去。幹了約二十分鐘。

奇怪的呼聲

便裝了一皮包珠寶出來咧。史拜達這一次在屋上落去。一個覆面與一頂帽子。這就是他後日的破綻。一點鐘後。他已在火車中了。

凡是來這談話會中演



奇怪的呼聲

門角裏福爾摩斯

講的。口才都是很好的。在下聽得高興起來。便也走上來說幾句。雖然講的確是實事。可惜口才不佳。未能娓娓動聽咧。

我的親戚王哲民。住在新聞某里。有一天。剛值他的生日。來了幾個親友。晚上八九句鐘的時候。大家都在下面吃

酒。豁拳。熱鬧非常。樓上並沒有什麼人。吃到半酣之際。哲民叫一個姑娘上去。取一件東西。姑娘剛剛到得樓上。就

聽伊尖聲呼了起來道。少爺。不好了。大家聽了。知道事情不妙。連忙趕上樓去。只見靠壁一張梳粧枱下。掘了一個壁洞。梳妝檯的一只抽屜。打開著在那裏。內中所藏的金珠首飾。除下幾件。哲民夫人插戴著。其餘的。同著一捲鈔票。已被囊括一空了。原來隔壁乃是空屋。賊就從那邊進來呢。衆人見了。都很驚異。王哲民倒不慌不忙的一點不在心上。一壁去報捕房。叫了

幾個包打聽來。一壁把那娘姨看守著。交給包打聽去問口供。等到口供問出。果然是那娘姨串通了人。前來行竊的。不多時。就把伊的同黨捉到。把所有的失贓都起了來了。事後。人家問他。怎麼知道娘姨是知情的。他笑道。我是從伊呼聲中聽出來的。伊呼「不好了」這一句時。驟聽去。雖然似很驚皇。然而實出於做作的。不是出於自然的。我一聽在耳中。就知定有毛

病在裏頭了。況且賊人遲也不來。早也不來。剛剛揀我有事的時候。剛剛揀我們吃酒的當兒。偏偏又撬啓那只藏有貴重物件的抽屜。別的地方一點也沒有動。這都是有人作內線的一種表示啊。衆人聽了。很爲佩服。說他有偵探的常識和腦筋。

舞場奇遇記

程小青

第三章

高蘭定的寓所。在一宅轉角屋子的第一層樓。屋很高。敞闊大的窗框。厚實的牆壁。和室中一個古式的壁爐。材木堅固而美觀。都是十八世紀的建築物。從窗口外望。恰當河面。陽光河景。都奔赴眼底。當三個人進了客室。呂卡度暗暗詫異。他以為高蘭定的寓所。多分是一個因陋就簡的祕密所在。裏面家具零亂。或且灰塵厚積。不料那室中的器物。都非常潔淨雅緻。地板上鋪着溫軟的地毯。壁上掛幾張名畫。烏木的器具。光潤可以照人。桌子上書報鮮花等物。也應有盡有。因思高蘭定。如果做了隱士。却絕沒



有落拓不羈的態度。他的嗜好可算得比衆不同了。哈諾特瞧了。一回將帽子放在桌上說道：「密司脫高蘭定你就住在這裏麼？」高蘭定應道：「是啊。」哈諾特道：「我想你一定有僕人的。」高蘭定應道：「他們祇在日間進來。」哈諾特詫異道：「你可是說你祇一個人住在這屋子裏麼？」高蘭定點頭道：「正是。」哈諾特道：「那麼你近身的常隨又住在這裏呢？」高蘭定道：「我並不雇用常隨。」哈諾特的眼光忽顯出一種奇異的樣子。又道：「雖然我瞧你這麼大的房子。却儘足以住全家的老小呢。」高蘭定的臉紅了一紅。又把兩隻交疊的足交換了一下。期期然答道：「我不願有人在夜間驚擾我。」接着忙加一句道：「因爲我最喜歡清靜。」哈諾特點頭答道：「是啊。可是清靜兩個字也最難得。真像我的休息日子不容易得到一般。」說時他向呂卡度微微一笑。重新向高蘭定道：「此刻你既已回寓。我想你應當洗浴換衣了。等你舒齊以後。你可先打一個電話給密司喬楷露。再作計議。我們此刻不妨就在這裏讀你的報紙和耗費你幾支紙煙。」哈諾特嘴裏雖這樣說。等到高蘭定走出室去。他先將室門關上。既不取報。又不吸煙。但走到呆坐在窗口的呂卡度身旁。低聲問道：「朋友。我瞧你的臉色分明有什麼意見。可否說出來聽聽。」呂卡度瞧着哈諾特眼睛含笑。道：「你問

我麼。我正要問你呢。我見你一踏進來，好似服了興奮劑一般。目光閃爍，舉動也分外敏捷。那不是你的腦中已有了什麼意見的明證麼？」哈諾特笑道：「你的眼光究竟不錯。我當真有意見的。但你不妨猜一下子。」哈諾特說完，把兩手插在袋中，眼光從窗口外望，似乎瞧那河面上往來的船隻。呂卡度因說道：「我料你正想到在數小時前這一間室中曾發生過一件離奇的事情。那個怪裝女子戴着那條偷來的項圈向高蘭定實供伊的。」哈諾特回頭過來，接口道：「不是，不是你猜錯了。我並沒有這樣的思想。」他雖然否認，却又不說下去。先在室中踱了幾步，忽又輕輕走向壁角，把一隻桌子的抽屜抽開，又開了一口小櫥的門，突的俯身下去。等他立起來時，手中執着一隻皮匣。呂卡度見他的神氣好似搜得了什麼，不由的驚喜出神。他在那皮匣的機鈕上按了一按，按開了匣蓋，將匣子裏的東西傾在手中，却祇有兩三段火漆和一個印章。哈諾特聳一聳肩，表示失望的樣子。因重新將皮匣放在原處。呂卡度禁不住發問道：「你可是要搜尋什麼東西麼？」哈諾特作簡語答道：「是啊。」說完，眼光又不住的向四處流動。他瞧到爐簷上時，忽而合唇噫氣。爐簷上有幾張肖照，一端有一匣雪茄，和兩本書。另一端供着瓷杯、瓷瓶和一件雕刻物。呂卡度從他窗口的座上瞧去，祇瞧見這幾種東

西不知道究竟什麼東西引動了哈諾特的視線哈諾特却走到爐簷面前先將那瓷瓶傾倒了。一下又將旁邊一隻杯子的蓋揭起把杯中物傾在掌中仔細驗了一驗忽連連點頭同時又奔到門口輕輕開了室門聽得有激水的聲音知道高蘭定還在裏面洗澡他重新把門關上走到窗口才低聲向呂卡度說道「呂卡度這一件事當真很希奇的我起先本不願意牽進在內此刻却再不敢怨你原來這事的本身已有引起我好奇心的價值你可領會我的說話麼」呂卡度祇向他呆瞧似乎一時不知所答哈諾特繼續道「據我看來密司脫高蘭定本人已足使人注意你想像他這樣一個有錢的少年人才又很漂亮卻悄悄的隱匿在這裏你能夠猜得出他的緣故麼」呂卡度仍搖頭不答哈諾特又道「我也猜想不出剛才我問他他說除他以外這屋子裏竟沒有別的人住宿並且連長隨都沒有這雖也不足為奇但他是一個多情的少年那就應當別論也許因着有什麼奇怪和祕密的事情他才要離羣獨居你想密司脫高蘭定在幾個月前本是乾姆斯街交際場中的健將忽一變而成了哀苔爾街的隱士你可能知道他的緣由麼」呂卡度道「我不知道你知道麼」哈諾特突的伸出手來掌心中承着一種棕色多刺像衣鈕大小的東西說道「你瞧這是什麼」呂卡度把那圓

形的東西瞧了。一瞧答道：「這好像是仙人球類的果子。」哈諾特點頭道：「正是這是一種植物在巴黎市上叫做蘿依尼。但那印第安人另有一種簡單的名字。」呂卡度問道：「叫什麼？」哈諾特道：「叫密克。」呂卡度念了兩遍似仍莫明其妙。哈諾特又道：「那爐簷上的一隻杯子裏還有不少像這同樣的東西呢。」呂卡度急問道：「爲什麼呢？」哈諾特道：「密克是一種藥品。」呂卡度震了一震。哈諾特繼續道：「這種藥品乃是印第安人在敬神時必須之品。他們在森林中燒了一大堆火。大家團團圍坐。嘴裏都把這密克咀嚼。另有一個人。在後面續續的擊鼓。」呂卡度道：「雖然高蘭定不是印第安人。當然不會有這種習慣。他藏這東西有什麼用呢？」哈諾特眼睛望着窗外彷彿那河面上參差的帆影和通道中鷺闖的市聲。把他的感覺吸住。故而沒有聽見呂卡度的問句。但他却明明聽得的一回兒。忽回頭答道：「你不知道密克的功用。密克是含醉麻性的。可以代酒。」呂卡度不禁失聲道：「唉。原來如此。」哈諾特繼續道：「這東西對於我們非常重要。我們實不能輕視。所以我們應當腳踏實地。不要走到迷路上去。」呂卡度疑惑道：「你這話有什麼意思。我不明白。」哈諾特瞧着他道：「你。不明白麼。我來告訴你。這密克除了有代酒的效用以外。咀嚼得多了。還可以使。人發。

生色夢。」呂卡度仍作惶惑狀道：「什麼叫做色夢？」哈諾特道：「那是一種奇怪的夢。夢境中呈現各種奇異的顏色和可怖的事情。這小小的東西真很神祕呢。」說着他將那鈕子似的東西在空中拋了幾拋重新放在爐簷上的杯裏。呂卡度問道：「你這話實在麼？」哈諾特搖手作勢似乎叫你不要聲張。他先將室門開了一二吋瞧瞧外面沒有什麼人重新關上才回身答道：「自然實在的。我有一個朋友他在法蘭西大學裏研究化學曾經把這東西實地試驗過一次。」呂卡度很急切的問道：「他當真吃過這個東西麼？可曾瞧見什麼？」哈諾特答道：「他瞧見一個奇異的花園。園中陽光燦灼碧綠的草地滿列着五色的奇花。還有許多衣服華麗的人們在園中發狂似的爭吵。並且比劍決鬥境狀非常可怕。當時他瞧得十分真切。直到那密克的藥性散失以後神志回復他才覺得他先前的經歷祇是一種幻象。」哈諾特說完室中便靜寂無聲。兩個人但面面相覷都不動彈。呂卡度驚詫之餘把目光在室的四周流轉不定。他似乎尋思在這樣一間明亮潔淨的室中怎麼會得發生不可思議的奇事。停了一回他低聲道：「這樣說來這一點却有研究價值了。」哈諾特道：「是啊。所以我們應當謹慎着想。決不可魯莽從事。走到迷路上去。你想我的朋友雖然祇瞧見了一個花園。但假使

他像。你。那。般。獨。自。坐。在。窗。口。聽。那。夏。夜。跳。舞。的。樂。聲。從。茜。美。里。旅。館。裏。出。來。那。麼。他。的。腦。室。中。的。幻。象。豈。不。會。現。出。華。麗。的。舞。場。怪。裝。的。舞。人。和。那。紅。色。外。帔。的。女。子。等。等。的。景。象。來。麼。」
呂。卡。度。莊。容。道。「照。你。的。話。高。蘭。定。的。神。經。此。刻。豈。不。是。仍。被。藥。力。所。迷。蒙。還。沒。有。蘇。醒。故。而。他。的。故。事。也。完。全。出。於。幻。象。麼。」哈。諾。特。道。「我。不。知。道。現。在。我。有。幾。句。問。句。很。願。意。你。能。夠。回。答。我。我。以。為。高。蘭。定。所。服。的。密。克。也。許。比。我。朋。友。所。服。的。加。多。幾。倍。因。此。藥。性。的。時。間。和。效。用。自。然。也。比。較。的。長。久。和。厲。害。他。從。前。本。時。常。在。跳。舞。會。裏。出。進。的。所。以。那。種。怪。裝。跳。舞。在。他。固。然。見。慣。當。他。獨。坐。在。這。裏。的。時。候。聽。得。了。茜。美。里。旅。館。裏。的。樂。聲。不。由。的。打。動。了。他。的。舊。感。恍。惚。中。他。似。已。加。入。了。跳。舞。會。去。那。幻。象。的。景。狀。本。像。夢。境。一。般。在。他。不。但。真。切。還。能。夠。續。續。變。換。等。到。一。幕。一。幕。的。奇。景。在。他。的。腦。室。映。演。過。後。便。歸。結。到。犯。罪。和。恐。怖。直。到。今。天。清。晨。他。的。神。志。仍。舊。沒。有。回。到。這。物。質。的。世。界。中。來。故。而。想。不。到。換。衣。就。奔。到。你。寓。所。裏。來。見。你。」呂。卡。度。的。眉。毛。張。了。一。張。不。禁。插。口。道。「那。麼。那。珠。項。圈。的。誘。惑。和。盜。竊。謀。殺。的。勾。當。一。概。都。出。自。有。就。是。那。姍。麗。珉。或。喬。露。措。的。名。字。也。完。全。是。高。蘭。定。理。想。中。的。出。產。品。可。不。是。麼。」哈。諾。特。道。「不。這。句。話。我。還。不。能。說。我。不。敢。說。實。際。上。沒。有。那。個。叫。做。姍。麗。珉。或。喬。露。措。的。女。子。」

哈諾特說著含着笑容緩緩立起身來似乎他要發表什麼根據要使他的朋友驚異他走到爐簷面前約摸隔離兩三步光景忽指着說道「你瞧」呂卡度瞧那爐簷又瞧瞧哈諾特莫明其妙哈諾特道「你沒有瞧見麼」呂卡度道「沒有啊」哈諾特道「再瞧瞧你不見爐簷的那端那個姍麗珉正向你瞧麼」呂卡度定睛細瞧果見瓷瓶旁邊另有一個彩色的瓷人那是一個女子面貌姣好足上也穿着灰色鞋子正和高蘭定所說的喬楷彷彿哈諾特一見呂卡度面上顯露的神色便洋洋得意又說道「朋友現在你不是明白了麼例如我們也要做夢的有時夢後追想夢境中的人物事情都歷歷在目但這種人物事情也許在數星期或數月以前親身目睹隔了好久完全不在心上却又往往從夢境中湧現出來這樣的事我們雖然說不出理由但我們却大半有這樣的經歷現在試想我們的朋友高蘭定他一個人坐在這裏受了那藥物的麻醉又因着樂聲的引誘腦室中便自然而然的發生躬歷其境的幻夢至於他所遇見的女子若說就是他天天瞧見那爐簷上的瓷女難道不近情理麼」呂卡度斂神傾聽似很出神但他尋思了一回臉上又不禁回復了疑惑說道「你的說話當真是很合情理的你說那個瓷人就是他幻像中所見的女子也是可能的不過有一件事還

有些難解。哈諾特定睛瞧着呂卡度道：「什麼事？」呂卡度道：「我以為高蘭定從前固然是一個善於交際的少年，此刻却已脫離了一切朋友，在這裏做一個隱士，又有這種奇藥的嗜好，當然比從前不同了。那麼當他獨自進晚膳的時候，何必仍拘禮穿晚服呢？這一點你道可也和事實符合麼？」哈諾特把掌心在桌子上拍了一拍，重新坐下，答道：「這是我的理解中的唯一弱點，現在竟被你捉住了。論情那些有藥物嗜好的人，大概都是不拘禮節和放浪不經意的，有些還污穢不潔，但也有例外，不能一概而論。我們姑且謹慎一些，等一下再說。」呂卡度見他的說話已把哈諾特的理論駁倒，便作得意聲問道：「等什麼呀？」哈諾特道：「我們且等那電話中的回音。」說時向室門點頭作勢，接着室門果然開了，高蘭定進來，他已換了一身青嗶嘰的衣服，他的眼光和皮色也比先前振作得多，但那種憂容却仍逗留不去。他先將紙烟敬客，又和他們應酬談話，但竟不說起剛才的問題。哈諾特暗暗笑着，自覺他的理論已漸近事實，停了一回，他含笑問高蘭定道：「我想你不是已打過電話到茜美里旅館去麼？」高蘭定臉上紅了一紅，點頭道：「正是打過了。」哈諾特道：「但我們在這裏却不會聽得你的電鈴聲音啊？」高蘭定道：「我的電話在臥室中，這裏當然聽不見的。」哈諾特故

意作調笑聲道：「不錯不錯，這種舊式屋子，牆壁着實堅厚，但我們到什麼時候，才可見密司喬楷露呢？」高蘭定答道：「我不知道，這事很奇怪，伊竟不在旅館裏，我怕伊已經逃開去了。」哈諾特和呂卡度二人彼此丟了一個眼色，似乎這時候已證明高蘭定所說的故事當真不實在的。哈諾特因說道：「那麼我們也不必再等在這裏了，我的休息日子到底沒有落空。」正在這時，忽聽得外面有一個賣報童子的呼聲，哈諾特立刻停止了告別的話，傾耳靜聽。接着又從窗口裏伸出頭去，那賣報童子的聲音又第二次聽得，可是已模糊難辨。哈諾特急急取了帽子手杖，來不及和高蘭定話別，逕自下樓出去。呂卡度也跟在後面到得街上，哈諾特已奔到轉角。呂卡度連咳帶喘的追趕上去，問道：「什麼事呀？」哈諾特道：「你聽着。」這時賣報童子的呼聲從公爵街那面過來，清晰可聽，呼道：「茜美里旅館的奇案。」呂卡度睜着眼睛向哈諾特道：「那麼你的見解錯了，高蘭定的故事是實在的。」哈諾特也不由的顯出疑惑狀來，答道：「這事究竟如何，我還不明白哩，我們姑買一張報瞧瞧再說。」但他還沒有舉步，猛見有一部汽車沿河過來，經過他們的面前，駛到高蘭定的寓前，停止，便見有一個女子從車中出來，哈諾特急道：「我們快回進去。」

第四章

呂卡度那天自從高蘭定造訪以後因着那離奇的故事忽信忽疑精神上大受震動當他聽了哈諾特所說醉麻藥的見解以爲很近情理高蘭定的故事完全出於他的幻象誰知又聽得賣報童子的消息和見那汽車裏出來的女子不禁把他深信不疑的理想完全打翻他不禁喃喃自語道「這半個早晨我真像進了夢境此刻却又醒轉來了」哈諾特道「且慢你祇憑着那童子的呼喚還算不得數你不如奔過去向他買一張報來我在這裏守候高蘭定的屋子等你回來再定進止」呂卡度果然向公爵街奔去不多一回便買了一張第四版的星報回來他將報授給哈諾特問道「我們可要先瞧瞧這報紙麼」哈諾特將報紙接過順手納在大衣袋中答道「不必那個女子既已進去也許就是那個喬楷露我們不如先聽聽伊的說話不要把別的事情擾亂我們的腦筋我以爲這裏面或有別的誤會哩」呂卡度道「什麼誤會」哈諾特道「此刻還祇十點鐘我不知道這星報的第一版在什麼時候出的」呂卡度答道「這却不容易回答的」說着他們倆重新回轉身來向高蘭定的寓所走去那時前門開着二人一直走到樓上按動門鈴有一個中年婦人出來開門哈諾特問道「密

司脫高蘭定在裏面麼」婦人答道：「讓我進去問問先生叫什麼名字。」哈諾特道：「那不用得我不妨直接過去見他數分鐘前我們還和他在這裏談話呢。」說着他便走進高蘭定的客室。呂卡度在後面跟着他從哈諾特的肩上向內瞧視。見有一個女子突的回頭轉來。慘白的臉色好似不勝驚恐。高蘭定在伊的旁邊也驚喜失聲。向女子道：「唉！這兩位就是我和你說起的朋友。現在他們來了。再好沒有。」又向哈諾特道：「這位是密司喬楷露。」哈諾特向女子鞠了一個躬。婉聲說道：「女士，我很願意聽你的故事。」喬楷露灰白的頰上透露一絲絳色。似已回復了一些勇氣。應道：「先生不是已聽過了麼？」哈諾特道：「固然。但我沒有聽你說過哩。」喬楷露略一疑滯。果然把伊的經歷從頭至尾的說給哈諾特聽。伊的故事固然是很驚怖動神的好。在這時候室中光綫充足。燦爛的嬌陽正高懸天空。喧囂的市聲也一陣陣擾耳。並且女子身上已換着深青素淡的衣服。不再穿奇式的怪裝。故而聽故事的人。也就不覺得怎樣驚怖。哈諾特靜心傾聽。好似不願意脫漏一句。呂卡度却且聽且偷瞧。喬楷露的面貌。伊的裝束。雖然樸素。却反顯得天然。嬌媚。伊年紀還輕。身材瘦小。那種嬌弱玲瓏的模樣。着實足教人見了生憐。伊把夜來的故事完全說了一遍。果真和高蘭定所說的相同。等到

說完哈諾特一定神才開口道：「多謝你現在我要問你兩句話。」伊答道：「我願意回答的。」呂卡度也坐直了身子眼睛瞧着哈諾特似以爲哈諾特先前的理想既已落空不知還有什麼問句不料第一問發出來時幾使他從座位上直跳起來哈諾特問道：「密司喬楷露請你原諒我你從前可曾偷盜過麼？」喬楷露一聽忽似要發火的樣子一回兒又悉心靜氣的答道：「你當然有權發問的我從沒有竊過。」伊說時眼睛直瞧着哈諾特哈諾特却不動聲色把兩隻手按在膝上發第二句問道：「在今天天亮以前當你從這屋子出去以後你不是應許密司脫高蘭定你在旅館裏等他的電話麼？」喬楷露道：「正是。」哈諾特道：「但是他打電話給你的時候你却已出去了。」伊又應道：「是啊。」哈諾特道：「可能告訴我爲什麼你先自出去呢？」喬楷露道：「可以的我因爲那條鑽石和白金的項鍊放在我的室中心裏很覺不安因想那時那案子必已發作不久便有警探們要往各處搜查他們也許尋到我的臥室中來但那條密昔司白羅門的項圈既然在我室中豈不是十二分危險正在那時那女僕送茶到我的房裏來了。」哈諾特很注意的問道：「那麼那項圈可曾被那女僕瞧見麼？」喬楷露道：「沒有幸虧我早已鎖好不曾被伊瞧見等到那女僕出去我就急急起身梳

裝完畢就將項圈用軟棉布包好放在一隻大信封裏那信封是我在未進茜美里旅館前購買的預備將介紹信寄給考文脫戲院經理時將我的照片附在裏面故而特別的大足容得那條項圈「呂卡度忽插口道「你預備把項圈寄給什麼人呢」喬楷露道「寄給茜美里旅館的密昔司白羅門就是那被害的原主我先在封套上用打字機印明姓名住址隨後就出去郵寄」哈諾特道「你往那裏去寄的」女子道「就在那德拉蕭場郵局的大郵筒裏」哈諾特把銳利的眼睛瞧着伊道「唉這種舉動足見你得確有見識」呂卡度着急道「但假使這東西中途遺失又怎麼樣呢」哈諾特笑道「你不用憂得須知這奇案的消息既經傳布郵局中人對於這一件郵件勢必特別注意」又回頭向女子道「密司喬楷露你可知道這案子的消息已經傳出來了麼」喬楷露顫聲答道「沒有啊」哈諾特道「那麼這裏有一張報我們姑且瞧瞧那些偵探專家對於這件事有怎樣的意見」哈諾特且說且伸手在大衣袋中摸出那張星報緩緩攤在桌上等到翻出了那一段驚人的新聞四個人的目光便都不約而同的集注上去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齋評

第四十五回 求名師示勇天津道 訪力士訂約春申江

話說霍元甲見農勁蓀這們說。低頭半晌。忽然望着農勁蓀笑道。這話說來很長。此時我急想把這裏的事。拾奪拾奪。快到上海去。且等從上海回來。再向農爺說罷。於今不要說這些閑事。耽擱了時間。此時偏不說農勁蓀道。專去上海找那奧比音。據我想。不至要多少日子。來回打算。半個月已足意外的。明留待後文農勁蓀道。想是不會有的。此時以為必無意外。耽擱誰知後文霍元甲道。就祇半個月。我也一時走不了。閃爍農勁蓀遂作辭道。那麼我就候着四爺罷。農勁蓀出了淮慶會館。正待回自己的寓所。行到半路。遠遠的見前面有一大羣的人。好像追趕着甚麼希奇東西。看的樣子。一羣人都行得很快。忽出農勁蓀的腳步。原比尋常人快的多。此時也存着一點兒好奇的念頭。更把脚步放緊了些。剛行了兩丈來遠。祇見前面追趕的人。已都停住了脚。登時圍了一個大圈子。農勁蓀這才從容上前。接入人叢。看時原來是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漢子。許從

多追趕之人引 生得濃眉大眼闊背圓腰挺胸豎脊的立在路旁大有旁若無人的氣概先寫其人
出一個漢子 一條光溜溜的黑木扁擔一頭纏一個大麻布袋裏像是很沉重的東西再寫扁擔及布袋層次井然就這
漢子的精神氣概看去雖可使人一望而知是一個富有氣力的人以上種種都從農然畢竟是
怎生一個來歷何以哄動了這們多人追趕着看農勁蓀一時却看不出來來歷情由本非一祇
得揀身旁一個年紀略老形相和易的人問怎麼大家都追着這漢子看那人指着兩個麻布
袋答道這漢子的氣力真不小兩個布袋裏面共裝了一百串大錢能挑在肩上飛跑我們空
手都跑不過他借旁人口中說出情由農勁蓀心想十足制錢每串總在六七觔左右一百串便有六七百
觔在一般普通人看了當然不能不驚奇道怪其實若拿霍四爺的神力比起來豈不是小巫
見大巫嗎處處帶定霍四爺賓主分明不過當今之世能有幾個像霍四爺般的神力便能趕得上這漢子
的也就不可多得即一思付間亦有反覆轉折當下隨口又問那老年人道這漢子是本地人麼姓甚麼此刻
用制錢的很少却挑這一百串錢去那裏使用呢可怪那老年人搖頭笑道我也是這們想不
知道他挑到那裏去此則非老人所能知矣我們在碼頭上遇見他從船上挑了這担錢上岸碼頭上的挑
夫爭着要替他挑却又沒一個挑得動挑夫說至少要分做五擔這漢子不肯很鬧了一會子

唇舌挑夫才放這漢子自己挑去我們因此跟上來看表明衆人農勁蓀點頭道看裝束也不像
是本地人說話時這漢子一手托起扁擔往肩上一擱連腰也不彎一彎和平常挑夫挑二三十
十觔東西一般的不吃力又顯出漢子氣力農勁蓀原打算上前打個招呼問問姓名來歷沒想到他走
得這們快一則不願意跟着衆人追趕一則心裏也還有些躊躇覺得這漢子眉目之間很露
出些兇惡的神氣暗逗後文十九不是一個善良的人便不問衆人追趕的下落直回到自己的住
處忽然出一漢子忽又收過不提其爲後文伏筆則不言可知矣次日一早霍元甲就帶了劉震聲走來見面就對農勁蓀笑道合
該我們的運氣好事情非常順手說得我我昨日很着慮沒有三五日工夫我經手的事辦不停
當誰知竟出我意料之外祇一夜就把所應交涉的事都交涉妥當了料又往往如此農爺看是
不是你我的運氣好呢只此一句想見霍四爺之眉飛色舞農勁蓀聽了自也很高興的說道真是難得有這們順
手的事既是交涉妥當了那麼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動身呢霍元甲笑道祇是時間上的問題
了就在今日動身是決定了的寫出霍四爺之性急農勁蓀隨即檢點了自己極簡便的行李就在這日同
霍劉二人向上海進發這日到了上海寫得爽捷農勁蓀在車站上就買了一份報紙翻來覆去的
尋了一會並不見有記載大力士賣藝的新聞暗逗下文心裏很覺着詫異暗想外國大力士來中

國賣藝的事從來希罕得很。怎麼報紙上會不登載賣藝的情形呢？並且那大力士自己登的廣告也沒有了。難道就已離開了上海嗎？一猜心裏一面狐疑着，一面引霍劉二人到四馬路

一家客棧裏住着。自己到各處打聽了一日，才很失望的回客棧。不特農勁蓀失望，讀者亦必為之失望。對霍元甲

說道：「我們這番來的真不湊巧，不但不能如願，和奧比音交手連奧比音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畢竟有多大的氣力也沒有方法能看得見了。」說得霍元甲登時立起身來問道：「怎麼呢？難道

他得暴病死了嗎？」我亦以為如此。農勁蓀搖頭道：「死却不曾死，不過此刻已不在上海了。」表出失望之故。霍元

甲道：「祇要他不曾死，看他在哪裏，我便追到那裏去。我既是專為找他出了天津，不見面決不

罷休。他此刻到那裏去了呢？」農勁蓀道：「我今日已向各方面探聽得明白，奧比音這回到上海

來賣藝，並不是他自覺本領了得，欺我中國沒人特地前來賣弄的。不是自動與前次所述之大力士完全不同。完全是

個雇工性質，由一個外國資本家想在中國內地及南洋各埠做這種投機生意，花重價雇了

這個大力士來。僱人買錢外國人之做投機生意可謂想入非非。到各通商口岸獻技，座位賣得極貴，無論賣了多少錢都

是歸這資本家的奧比音祇能得當日議定的工資。在上海僅賣了七日，聽說資本家賺的錢

已不少。直到前日才滿期，昨日奧比音已經動身到南洋羣島賣力去了。相差祇一二日，真是不巧。霍元甲問

道：「他到南洋羣島賣力去了，那裏有他賣藝的地方？」

道怎麼說。直到前日才滿期的話。他們議定的期。祇得七天嗎。農勁蓀笑道。不是這期。是上海工部局的期。在上海租界裏面。不問要做甚麼買賣。都得先向工部局裏領執照。這種買賣。到工部局領執照的時候。須自定一個限期。農勁蓀頗熟於上海情形聽說這資本家原想領一個月執照的。因租了張氏味蕪園開演味蕪園的租價太大。旁的開支更多。資本家恐怕演的日子長了。看的人不甚踴躍。反致蝕了本錢。所以祇領了七天的執照。標出投機商人之心思第一二兩天果然看的人不多。資本家正在着急。却被現在上海的幾個南洋華僑看上了。要求奧比音在上海演過七天之後。就到南洋羣島去。忽然又有此一折資本家見南洋有人要求。便欣然答應了。誰知三四五六七天。看客每天增加不少。到第七天。看客更是人山人海。事之不易測如此資本家到這時。想延期再演幾日。無奈工部局和南洋華僑都不答應。祇得到期停演。奧比音已於昨日跟着幾個華僑動身到南洋去了。那資本家因此地還有些未了的手續。大約尚須遲幾天。方能趕到南洋去。力士去而資本家未去。故意生一波折霍元甲問道。農爺曾會見那資本家沒有呢。農勁蓀道。不曾去會。不過他住的地方。我已調查在這裏了。農勁蓀十分細心霍元甲道。我們何妨就趕到南洋去呢。不必有此言。不可有此言農勁蓀沉吟道。去是未嘗不可。但是奧比音在南洋。畢竟有多久停留。我們不得而知。一層不奧比音

的。資。本。家。不。在。那。裏。奧。比。音。本。人。必。不。能。自。己。作。主。和。四。爺。比。賽。二層不若。等。到。那。資。本。家。動。身。的。時。一。同。去。來。回。耽。擱。的。日。子。也。就。太。多。了。並。且。還。怕。他。不。肯。和。四。爺。比。賽。說得十霍。元。甲。不。樂。道。然。則。我。們。此。來。不。又。是。白。跑。了。嗎。無故而跑一農。勁。蓀。道。我。們。且。去。會。那。資。本。家。談。談。看。他。如。何。說。法。奧。比。音。既。是。那。資。本。家。花。錢。雇。用。的。主。權。當。然。在。資。本。家。手。裏。我。們。此。來。是。不。是。白。跑。一。談。就。可。以。知。道。了。究竟還是農勁霍。元。甲。道。好。當。下。三。人。便。一。同。去。會。奧。比。音。的。資。本。家。那。資。本。家。名。叫。沃。林。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商。人。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做。過。二。十。多。年。的。生。意。此所以。敢。做。投。機。事。業。很。蓄。積。了。幾。十。萬。元。的。產。業。他。的。住。宅。在。靜。安。寺。路。並。不。是。他。自。己。建。築。的。房。子。他。的。行。蹤。從。來。沒。有。一。定。所。做。的。生。意。也。是。看。市。面。上。那。項。生。意。好。做。便。做。那。項。生。意。投。機。性。質。的。居。多。完全是一個這。日。霍。元。甲。等。三。人。去。會。他。湊。巧。他。正。在。家。中。農。勁。蓀。投。了。自。己。和。霍。元。甲。的。名。片。並。對。傳。達。的。人。略。述。了。來。拜。訪。的。意。思。沃。林。出。來。迎。三。人。到。客。室。裏。農。勁。蓀。見。禮。之。後。說。道。我。們。都。是。住。在。天。津。的。人。近。來。因。見。上。海。新。聞。紙。上。登。有。奧。比。音。大。力。士。在。張。園。獻。技。的。廣。告。並。有。歡。迎。敵。國。自。命。有。氣。力。的。人。出。來。比。賽。的。話。這。位。敵。友。霍。元。甲。君。就。是。敵。國。自。命。有。氣。力。的。一。個。因。不。肯。辜。負。奧。比。音。大。力。士。一。番。登。報。歡。迎。的。盛。意。特。地。從。天。津。到。上。海。來。說得

是農勁孫之口氣

不料昨日到時，奧大力士已離開上海。又到南洋獻技去了。經我向各方調查，才知道

奧大力士此番來上海南洋獻技，是由先生出資聘請來的。一切的主權都操之先生。為此就

和敵友到先生這裏來。敵友已是決心要和奧大力士比賽。但不知尊意怎樣。一段話表明來意沃林聽

農勁孫說完，打量了霍元甲兩眼，臉上現出鄙夷不屑的神氣。可惡向農勁孫問道：霍君不會

說英國話麼？此亦鄙夷不屑之一耶。然則無怪今之少年滿口皆是愛皮西地矣。農勁孫點頭道：先生若會說中國話，敵友很願意用中

國話與先生交談。一方欲霍元甲說英國話，一方偏欲沃林說中國話。農勁孫之答語甚為得體。沃林略遲疑了一下，便用極生澀不堪的北

京話問霍元甲道：你有多大的氣力？問得傲慢霍元甲道：你此時用不着問我有多大的氣力。祇教

你那大力士和我一比賽，便知道有多大了。好答得沃林聽了，不大明白。可見其中國話程度之淺農勁孫照着

譯了出來。沃林道：可惜你們來遲了幾天。若正在奧比音獻技的時候，來了霍君，要比賽，隨時

都可以上臺。我廣告上既登出了歡迎比賽的話，有人來比賽，當然不會有旁的問題。說得倒也冠冕

不過此時奧比音已去南洋，沒有再回上海的必要。霍君想在上海比賽，就不能沒有條件了。

欲以條件二字嚇退霍四農勁孫道：有甚麼條件呢？沃林道：專為與霍君一個人比賽，特地從南洋回到上海，

時間和旅費都受很大的損失。將來比賽的時候，若是霍君佔了勝利，倒也罷了。祇怪奧比

音沒有能耐。不論多大的損失。是應受的。此一層是實但是萬一霍君比不過奧比音。也教奧比音受這時間和旅費的損失。於情理不太說不過去了嗎。此一層是主農勁蓀道。先生有甚麼條件。儘管提出來。我好和敵友商量。沃林道。霍君不曾見過奧比音的力量。僅看了新聞紙上的廣告。就來要求比賽。依我的意見。還望霍君加以考慮。滿口恫嚇之詞奧比音的力量。實在不比尋常。一手能拉住一輛汽車。使汽車不能移動半寸。大力之證一又能仰面睡在地上。能使開足速力的汽車。從他身上滾過去。他一點兒不受傷。大力之證二霍君若自信力量在奧比音之上。並自信有把握。可以和奧比音比賽。我再提出條件來。元明是恫嚇欲使霍元甲知難而退農勁蓀將沃林的話。一一翻給霍元甲聽。問霍元甲的意思怎樣。霍元甲笑道。我不管奧比音的力量尋常不尋常。他既登報歡迎中國人比賽。我是特來比賽的中國人。說得堂皇我又非三歲五歲的小孩。和大力士比賽。更不是一件兒戲的事。豈待這時到了此地。才加以考慮。駁得妙沃林恫嚇之詞無所施矣奧比音若胆怯。不敢承認比賽。祇得由他。我不能勉強。反說奧比音不敢比賽極敢比賽。就祇看他有甚麼條件。爽利些說出來。但是在情理之中。我可以承認的。無不承認。不要拿恫嚇的言語欺人。直斥其恫嚇爽快之至農勁蓀也照這意思。對沃林說了。沃林望着霍元甲。面上很現出驚疑的樣子。那得不驚疑躊躇了一會。說道。既是認真要。

比賽就得賭賽銀兩不能憑空分勝負。霍君能拿出銀子來賭賽麼？欲以金錢壓人是亦恫嚇之一也然其技愈拙矣農勁
蓀問道：賭賽多少銀子呢？沃林道：多則一萬兩，至少也得五千兩。為數甚鉅總是嚇退霍元甲也農勁蓀道：既是
賭賽銀兩，當然雙方同樣的拿出銀子來，想必沒有不可以的。回頭問霍元甲：霍元甲絕不猶
移的說道：要賭一萬兩便賭一萬兩，他敢賭，我就不敢賭。那怕就因此破產也說不得。霍元
在必賽豈沃林空言所能嚇退於是乎沃林之伎倆窮矣看他定甚麼時候，農勁蓀和沃林一說，沃林半晌沒有回答。可見其農
技已窮農
勁蓀催了兩遍才答道：此刻陽歷年關已近了，我的事務很忙，時間須在明年一月才行。遷延
斯真下策矣農勁蓀道：陽曆一月正是陰曆臘月，霍君在天津經商臘月的事務也很忙碌，還是提
早的好。沃林連連搖頭道：提早不行，奧比音非明年一月不能到上海來。農勁蓀道：那就索性
再遲些，定陰曆明年正月的日期好麼？沃林道：那倒使得，不過我們今日所談的話，還不曾經
過法律上的手續，不能為憑。又提出法律壓人沃林種種設詞總是欲嚇退霍元甲也霍君真要定約比賽，我們雙方都得延律
師和保證人，議妥了條件，把合同訂好，方能為憑。說得麻煩農勁蓀拿這話問霍元甲：霍元甲作色
說道：大丈夫說話已經說出了口，不到一刻工夫，怎麼好意思就說不能為憑？我平生不知道
甚麼叫法律，祇知道信義是人類交接的根本。說得爽快他若是不相信我，以為我說的話也

和他們外國人一般的不能爲憑。罵得好儘管大家都拿出一萬兩現銀子來當面見效誰比贏了誰拿起銀子走要延甚麼律師要請甚麼保證人就在今日由他約一個期限定一個比賽的地點奧比音若是毫無把握的料想不敢冒昧到中國來賣藝我若是胆怯不敢比賽的他們又不曾指名找我我何苦荒時廢事的跑到這裏來和他辦這比賽的交涉呢。雙方說來非常透關我以小人待他他安敢以小人待我。沃林以小人之心待霍元甲霍元甲却以君子之心待沃林雙方寫來人格自判霍元甲說這話的時候聲色俱厲。想見霍元甲之義忿沃林聽不懂意思祇望着農勁蓀發怔。聽不出來祇好發怔寫得形狀可笑農勁蓀笑勸霍元甲道四爺不要吧外國人看高了外國人若是肯講信義的也不至專對中國行侵略政策了。罵得痛快四爺聽了他這些話生氣以爲他是小人待四爺然我聽了倒很歡喜他剛才所說延律師和保證人的辦法並不是以小人待四爺祇是以小人待自己。甚一轉他就不說出這辦法來我也得要他是這們辦。想見農勁蓀之細到四爺自信得過是不待說我也十二分的信得四爺過但他們是外國人平日的行爲怎樣你我一些兒不知道。極是剛才他親口對我們說的話不到一刻工夫便好意思自行取消自說不能爲憑四爺能保他不臨時翻悔嗎。極是等到那時四爺荒時廢事的帶了銀子前來賭賽而他或因胆怯或因旁的關係竟不履行今日的話四爺有甚麼方法

對付他呢。沃林欲防霍元甲而農勁蓀則反欲防沃林之失約雙方機心針鋒相對既憑了律師又有保證人把合同訂好了彼此都安心遵守固是很好萬一他要中途翻悔我們有合同在手裏他的律師和保證人都都脫不了干係豈不比僅憑口頭說的來得穩妥些嗎。農勁蓀十分細到依我的意思合同上還得訂明一條倘若到了比賽的時期那方面不到或借故臨時中止比賽的祇能要求於預定時期一禮拜之內改期比賽如改期再不到即認為有意規避得賠償不誤期的損失銀一千兩。借此挾持沃林使之不得不踐約寫農勁蓀處真是十分精細若不訂明這一條他儘管在合同上訂賭賽多少銀子臨時他不來了我們就拿着合同也仍是一點兒用處沒有。想到霍元甲點頭道我不曾和外國辦過交涉也沒有認識的外國人祇聽說外國人做事都是說一不到二的。醉心歐化者大率以外人為如此原來要是這們處處用法律提防着這也就可見得外國人的信用不是由於自重自愛的是由於處處有所謂法律手續預為之防的。如此一說西人之信義簡直一文不值好罷農爺知道他們的狡獪一切都託農爺作主辦了就是農爺說好我決沒有甚麼話說。付託農勁蓀便對沃林道我們都在天津做生意不能在這裏多耽擱延律師訂合同的事愈速愈妙先生打算那一天在甚麼所在訂呢沃林道這事的關係很大不能隨便就行且等我延好了律師擬妥了條件擇定了日期與地點再通知你們你們祇

把律師保證人安排好了。等我的通知。處處留難想見其心之躊躇農勁菘道：這却使得不過不能延長日期。至一星期以外。一方面却處處逼緊沃林答應了。農勁菘便作辭與霍劉二人出來商量延律師請保證人的事。霍元甲道：若在天津莫說一萬銀子的保證人便再多些也。容易請着。這上海地方我此來還是初次。却教我去那裏找這們一個保證人呢。提出難問題農勁菘道：我當時聽沃林這般說也覺得找一萬兩銀子的保證人不易。但是不能在他跟前露出爲難的樣子來。亦是農勁菘之精細我看沃林的意思起初很藐視四爺。以爲四爺決不敢比賽。便是真心要比賽也是爲虛榮心所驅使。想和外國大力士比賽一次。無論勝負可以出出風頭。所以先拿奧比音拉汽車滾汽車的話。打算把四爺嚇退。及見四爺聽了毫不在意。才想出這賭賽銀兩和延律師保證人訂約的題目來。以爲四爺若祇是想借此出風頭。自己原沒有比賽的把握。就斷不敢拿許多銀子冒昧從事。將沃林幾層意思完全猜破及見四爺又不把他的話當一回事。不由得他不驚訝。他從歐洲把奧比音雇到上海來。爲的是想借此騙幾個錢。就是在廣告上吹牛皮也無非想驚動一般看客。那裏打算真有人會來比賽呢。廣告之意亦被農勁菘戳穿於今見四爺說得這們認真。他一想。到奧比音萬一比輸了。得由他拿出一萬兩銀子平白的教他受這大的損失。如何能不着慮呢。因此他不能

不說剛才所說的話。不會經過法律手續。不能爲憑的話。這就可以見得他心裏對於四爺。要和奧比音比賽的事。勝負。毫沒有把握。此沃林之所以一再躊躇也。其所以推故要多遲幾日訂約。必是想打電報去南洋問奧比音的意思。怎樣奧比音回電贊成。他才放心和四爺訂約。將沃林之用。心着着猜破。奧比音若有些含糊閃爍。沃林十九會變卦。或者再提出更苛刻的條件來。使四爺不能答應。他便好趁此拒絕比賽。連以後情形一齊猜到。農勁蓀真心細如髮。我所推測的如此。四爺的意思。以爲怎樣。不知霍元甲說出甚麼來。且俟第四十六回再寫。

總評

霍元甲屢次欲與外國大力士比武。或疑爲好勇鬪狠之倫。其實大謬。蓋兩次比武目的宗旨。稍有不同。第一次完全出於義忿。此次則除激於義忿外。尙有一種不得已之苦衷。在非閱至後文。不能知也。

兩次比武。或有疑其相犯者。余謂文章苟善變化。正亦不妨相犯。犯而能避。庶見筆力水滸傳紀武松石秀等事。多有相犯。顧人未嘗以爲病者。以其善變化也。此書用筆。異常活潑。其善於變化處。正亦不讓水滸。雖犯亦奚害哉。

農勁蓀路中遇見挑擔漢子一節。伏筆甚妙。此真史漢作法。非俗筆所能。

霍元甲以君子待沃林。而沃林轉以小人待霍元甲。兩兩相較。賢不肖判然。孰謂西人程度。必高出華人哉。農勁蓀之論。透關極矣。

霍元甲謂西人必賴法律維持信義。亦是。然此語頗挖苦西人不小。

法官之面

王天恨

法官之面。大都嚴酷無情。令人見了生畏。英國某地。有一位婦人。爲了一件訟事到法庭上。見了那法官的嚴酷之面。竟驚得不住的顫抖。其實伊對於那件訟事。很有充分理由。決不得敗訴的。爲了這一怯。就期期然說不出話來。遂致敗訴。嗣後伊便死也不敢再到法庭上去咧。因此。人家便肆無忌憚的欺侮伊了。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四十六回

候通知霍元甲着急 比武藝高繼唐顯能

話說霍元甲聽了農勁蓀推測的話。連連點頭道。大概不出這些情形。不過我們總得想個法子。使他不能拒絕。比賽才好。農勁蓀道。我們且將保證人弄妥。律師是容易聘請的。一難一易農到等待三五日。若沃林沒有通知書來。我們不妨再來催他。看他怎樣說法。霍元甲道。假若我們將律師和保證人都弄妥當了。他忽然變卦。借故不比賽了。我們不上他的當嗎。霍元甲亦之狡農勁蓀點頭道。這自然也是一件可慮的事。不能保其絕對沒有。所以我說。祇先將保證人弄妥。這種保證人。是由各人的交情面子找來的。找妥了。不用也不受損失。律師是非錢不行。等到臨時聘請也來得及。急其所當急緩其所當緩農勁蓀辦事真有經緯次日農勁蓀獨自出外。訪了一日的朋友。想代霍元甲找一家能作一萬銀子保證人的商家。無奈直接或間接和農勁蓀有交情的上海商人。都在報紙上或親眼見過奧比音的本領。都存心以為世界上決沒有再比奧比音強。

大的人了。

世俗之見固宜爾爾

農勁蓀又不曾替霍元甲吹牛皮。因自己不曾親眼見過奧比音，心裏雖相信霍元甲不是荒唐，冒失人口裏却不敢對人說能操券獲勝的話。寫農勁蓀之持重商人十九胆小，這

更是要和外國人交涉的事，誰肯輕易承諾呢？各人自掃門前雪，世人農勁蓀找保不着，不由得納悶回來。對霍元甲說了奔走一日的情形，霍元甲也着急道：「這事怎麼是好呢？我其所以敢當

面答應賭賽一萬銀子，實有兩種原因。以下方將急欲比賽之原因說出一則能自信，以我的本領若和中國有

本領的人比賽，又不曾見過面，看過工夫，確不敢隨口答應賭這多銀兩。可知霍元甲亦十分持重於今是和

外國的大力士比賽，儘管奧比音的氣力再大三五倍，我也有把握要賭多少，敢答應他賭多

少越賭的銀兩多，便越顯得我家的迷蹤藝值價。固知其非有把握決不肯如此二則我代替我一個把兄弟在

天津幾家銀號裏借了不少的錢，這裏面很有些膠轕。我若能在這回贏奧比音一萬兩銀子，

則一切的膠轕都立時解決了。我既自信有把握能贏一萬兩銀子，贏了這銀子的用處又極

大，我如何能不一口承認呢？上文所說膠轕到此方纔說明農勁蓀道：「四爺的把兄弟究竟是哪個借錢，還有些

甚麼膠轕呢？」借農勁蓀一問之便霍元甲道：「那人農爺不曾會過，也是在天津做生意的，姓胡名

震澤。胡家有一張牙帖，遺傳幾代了，傳到胡震澤的父親手裏，因自己不會經商，又沒有充足

震澤胡家有一張牙帖，遺傳幾代了，傳到胡震澤的父親手裏，因自己不會經商，又沒有充足

震澤胡家有一張牙帖，遺傳幾代了，傳到胡震澤的父親手裏，因自己不會經商，又沒有充足

的本錢有好些年沒拿出來做生意。直到震澤兄弟成了人，都在市面上混得有些兒資格了。他父親才將那牙帖拿出來。對震澤一班兄弟道：你們都是生意中人，這祖傳的牙帖不可長遠擱在家裏白糟踏了。你們兄弟誰有信用，能在外面借得一萬串錢到手，便誰拿這牙帖去做生意。兩人借得着，兩人合做，大家都借得着，大家合做更好。如此支配，倒也特別。震澤知道我在天津略有點兒信用，要拉扯些銀錢，還不甚難。特地到藥棧裏來找我。那時正遇着李富東老英雄打發他徒弟摩霸來接我。照應前文。也正是此刻將近年關的時候，很爲他的事忙了幾日，湊足了一萬串錢給他。他向我借錢，說明了是當本錢做生意，還期自然不能太促。而我在天津各銀號裏借來還期，是不能拖久的。到了期，祇得由我拿出錢來償還。爲朋友辦事常有說不出之苦處，此非過來人不能道也。除這一萬串錢之外，還有幾家銀號，是由我介紹給震澤做來往的。於今震澤因生意不順手，所有的賬項都牽絲絆藤的，不能了清。除一萬串錢外，尚有賬項，霍元甲之被累可知。我棧裏這一萬串錢，我既知道他的境况，不便向他催討，他也覺得是自家兄弟，比旁人容易說話，更沒把這筆賬項列入計開。一方面却農爺是知道我家裏情形的。我這淮慶藥棧的本錢，是我們十兄弟公有的，不是我一個人的。總共不過三四萬串本錢，已嫌不大充足，稍爲大一點兒的生意，因自己吃不下，長被別人本錢

大的搶了去。這裏更整整的去了一萬串生意上。怎麼能不受影響呢。更有如此苦處爲我一個人結交朋友使衆兄弟都吃很大的虧。便是衆兄弟都瞧我的面子不說甚麼。我自己也不覺得難過麼。家庭中之苦處更非他人所知我爲想彌補這一萬串錢的虧空。不知用了多少心思。祇因自己不能分身在生意以外弄錢。始終得不着能彌補的機會。我思量這番的事。若得成功。豈不是一舉兩得。說來說去總是爲朋友二字農勁蓀聽了歎道。原來四爺有這種私人擔負。怪道我們從天津動身到這裏來

的時候。四爺那們愁眉不展。果然那時四爺就說給我聽。我也沒有代四爺解決的能力。寫出

甲滿腹心事難得有此番這們好的機會。若因我們找不着保證人。竟將比賽的事弄決裂了。實在

有些可惜。霍元甲道。要一家商店獨力擔保一萬兩銀子。本也是一件難事。我想作幾家分保。

沃林總不能借故說不行。還是霍元甲想出分保之法來農勁蓀點頭道。這沒有不行的理由。分保是比較容易。

一點。霍元甲道。在天津和我棧裏做來往的幾家銀號。上海都有分莊。祇得去找他們交涉。一

番試試。看農勁蓀自然說好。第二日。霍元甲邀同農勁蓀去各銀號交涉。有兩處東家在上海

的。因與霍元甲認識。知道不妨擔保。每家承認保五千兩。可見霍元甲之信用霍農二人見這難題已經解

決心裏都說不出的高興。的確一心一意等待沃林的通知。一連等了五日。全無消息。等得焦急霍

元甲每日從早至晚。坐在客棧裏等候。一步也不敢出外。恐怕沃林着人來通知。自己不在棧裏。誤了時刻。愈是如此便愈覺得焦急這日實在等得心裏焦燥起來了。走到隔壁農勁蓀住的房裏。見農勁蓀正坐在窗前看書。神氣安閑得很。農勁蓀之涵養功夫於此可見不覺歎道。農爺的涵養功夫真了得。我是簡直等得焦急不堪了。農爺不是會說等待他三五日沒有通知書來。便去催促的嗎。今日已是第五日了。可不可以去催促一番呢。農勁蓀剛立起身待回答。忽見劉震聲笑容滿面的走了進來。說道。有人來看師傅。來得湊巧霍元甲不待思索的。即笑向農勁蓀道。必是從沃林那裏來的。此外沒有來看我的人。農爺一陣過去罷。誰知後文却又出乎意外農勁蓀欣然答應着。一同過霍元甲這邊房裏來。農勁蓀看房中立着一個身材魁碩的漢子。氣象非常驕傲。可知不是沃林派來通知之人矣心中不由十分驚異。暗想這漢子不就是我動身的前一日在天津遇見的那個挑一百串錢的漢子嗎。忽然怎麼他也到這裏來了。呢。難道也是來找奧比音的麼。正這們想着。祇見那漢子放開巨雷般的嗓音。問霍元甲道。天津霍四爺便是你麼。只此一語便知是個粗人霍元甲拱手道。不敢當。兄弟霍元甲。排行第四。請教老哥尊姓大名。找兄弟有何事故。那漢子才向霍元甲一揖到地。道。我姓吳。名振楚。湖南鳳凰廳人。家中幾代都做屠戶。我也是做屠戶的。於今因事不得已。傾家蕩產。出

門訪求名師。練習武藝。一路在江湖上。聞得霍四爺的大名。特地到天津拜訪。無奈事不湊巧。

一到天津。就害了兩天感冒。第三日到淮慶會館拜訪四爺時。四爺已勸身到這裏來了。此所

勁疎遇見之後即不見此人蹤跡也 祇得又趕到這裏來。此時得見着了四爺的面。我的心才放下了。我要求四爺

教我的武藝師傅。錢多的沒有祇一百串大錢。一百兩紋銀都已隨身帶來了。說得爽快 從腰

間掏出兩個元寶。擱在桌上道。一百串錢。現在外面賬房裏。我可立時去挑到這裏來。亦不問霍

收不肯收竟然一相情願 霍元甲見這吳振楚的言語神情。夾得過於奇特。一時倒猜不出是甚麼用意。確是

暗想。一百串大錢。足有六七百觔。輕重他能一個人挑在肩上。出門訪師。氣力已是可觀的了。

若是不曾下苦工練過武藝的人。斷不會有這們好的氣力。從湖南訪師。一路訪到天津路上。

不待說。必遇過不少的好手。畢竟沒有能收他做徒弟的。可見得他的功夫。已非等閑。可知要

做他的師傅。也不容易。借霍元甲之暗付 並且他眉目之間的殺氣。甚重。使人一望就知道不是

一個安分善良之人。與農勁菴一樣眼光 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不明白他的來歷。縱有本領。教他也得提防。將來為他

受累。的確不可不防此是霍元甲持重處 霍元甲如此一思量。心裏早已定了主意。見吳振楚要去賬房裏挑那一

百串錢進來的樣子。即阻攔着笑道。十分機靈 老哥誤聽了江湖中人的傳言。以為兄弟有甚麼驚

十分機靈

人的本領勞動老哥如此長途跋涉的來尋找兄弟心裏異常不安。兄弟在少年的時候確曾練過兩年武藝就因生長在鄉村之中不得名師傅授功夫一些兒沒長進却打熬出幾筋蠻氣力那時有幾位江湖中朋友瞧得起兄弟一味替兄弟揄揚才傳出這一點兒虛名害得老哥奔走其實老哥的本領已比兄弟高強就專講氣力兄弟也萬分不及老哥兄弟因在生意場中混了這們多年已沒有練武藝的心腸了若還是少年時候的興致今日見老哥的面一定要拜老哥爲師決不至失之交臂。一番話說得謙恭婉轉確是霍四爺之口吻說罷哈哈大笑吳振楚道霍四爺不用說得這般客氣我挑着師傅錢出門訪師心目中中原沒有一定的師傅祇要是本領在我之上的無論甚麼人我都心悅誠服的跟他做徒弟。此數語倒的確是求師之道我本是一個開屠坊的人生意做得很是順遂我既不靠武藝謀衣食何必是這們傾家蕩產的拿着銀錢到處求師呢這其中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忽然說到自己之苦衷人生在世爭的就是這口氣我祇因有一個仇人壓得我緊不過這口氣來情願甚麼東西都不要了祇要能出這口氣那怕連性命都丟了也使得。原來暗逗我這話沒一些兒欺假知道霍四爺是個有胸襟有氣魄的好漢必然肯爲人打抱不平。忽然又望霍四爺打抱不平我這一點點師傅錢本來非薄得很不過要求霍四爺一念我家寒拿不出多

的銀錢。一念我誠心一百串大錢。從湖南鳳凰廳挑到這裏。除了水路。在旱路上不曾請人挑過半里。賞情把我收下來。我將來死了。都得感激霍四爺的恩典。一方推却霍元甲笑道。老哥這番話都白說了。兄弟也是個做生意的人。那有見了這白花花的銀子不愛的道理。並非推却者一層從來有本領的人。祇愁收不着好徒弟。我若真有教老哥的本領。像老哥這樣的徒弟。不收去那裏找比老哥再好的徒弟呢。並非推却者二層吳振楚想再說要求的話。農勁蓀已在旁說道。兩人相持祇得農勁蓀出來解吳君是南方人。初到北方來。祇聞得霍四爺的大名。却不知道霍四爺得名的來歷。祇聞得霍四爺的武藝高強。也不知道高強的是甚麼武藝。霍四爺雖練了一身武藝。並不曾在江湖中顯過身手。也不曾輕易和人較量過高低。可見得他的聲名。不是從武藝上得來的。他的武藝果是高強。然不是尋常的武藝。是他霍家祖傳教媳不教女的迷蹤藝。除他霍家的子弟。而外。誰也不能學他家一手迷蹤藝。這是他家歷代相傳的家法。他爲人何等謹慎。豈肯由他破壞祖宗成法。收吳君做徒弟。替霍元甲表明苦衷說得斬釘截鐵吳君若是真心研究武藝。自不妨長和他往來。做一個朋友。大家都可得些切磋之益。故意一縱無如吳君挾着一片報仇的心。決沒有這種閑情逸致。依我的愚見。還是去另找高明罷。隨手一收完全拒絕吳振楚聽了霍家拳不傳異姓的話。知道說

也無用。祇得無精打采的收了桌上的兩個元寶。作辭挑了那一百串大錢去了。暫時收過這吳振

楚畢竟是個甚麼人。他所謂壓得他驚不過氣來的仇人。畢竟是那個。實在情形。畢竟是怎麼

一回事呢。忽然發問起來這其中却有一個了不得的英雄。一段饒有趣味的故事。在下若不趁這沃

林沒有通知書到來。霍元甲閑着無事的當兒。叙述他一番。一來使看官們悶破肚子。其實將霍元甲與奧

比音比武之事忽然攔起讀者更欲悶破肚子也二來勢必妨礙以下霍元甲擺擂台的正文。祇得夾雜在這中間。表白表

白。吳振楚自己對霍元甲所述的身世。確是實情。並非造作。吳振楚在鳳凰廳城裏開設合勝

屠坊。已經歷了三代。開張了六十多年。在鳳凰廳城內。算是第一家老資格的屠坊。終年生意

比別家暢旺。吳振楚在七八歲的時候。便生成頑鐵一般的筋骨。牯牛一般的氣勁。性質更是

生成的兇橫暴厲。此所以目有凶光也農霍二人之眼光畢竟不差他父親是個當屠戶的人。一則不知道甚麼叫教育。二

則鎮日忙着殺豬切肉。連管理的工夫也沒有了。不受教育所以粗蠢吳振楚自己沒有兄弟。年紀雖才得

七八歲。身體却發育得和十四五歲的人差不多。因他父親既沒工夫拘管他。他也鎮日在三

街六巷。與一般頑皮小孩。成羣結隊的無所不為。這時他在鳳凰廳城裏。已得了一個小瘟神

的綽號。好綽看官們祇就這綽號上。一着想。顧名思義。必已知道他這時的行為舉動了。不必實寫

文筆是這門混到一十五歲。忽然被鳳凰廳第一個會使蛇矛的高繼唐賞識了。自願不要師傅錢收他做徒弟。居然有人賞識亦是奇事這高繼唐少年時候在塔齊布部下當過統領。忽然又折到高繼唐身上他那時一條蛇矛很出過十足的風頭。他當初在塔齊布營裏不過當一名十長。埋沒英雄塔齊布自己是一個最會使蛇矛的人。教部下的兵士也很注重這樣武器。有一次塔齊布親自督操挑選會使蛇矛的兵官分班對校。輪到高繼唐名下對校的一上手矛頭就被高繼唐的矛頭震斷了。語寫得十分精采一連震斷了三條塔齊布不覺詫異起來親自點了三個平日在營中使矛有聲名的輪流和高繼唐較量第一第二兩個的矛頭也是一上手便斷了第三個的矛頭擊得快些。雖不會震斷然一轉眼手中的矛已脫手飛了一丈多高把右手的虎口都震裂了。寫得更精采塔齊布看了不勝驚訝將高繼唐叫到跟前問他是從誰學的高繼唐說出師傅來原來就是塔齊布的師伯還算是同門兄弟。原來有此淵源塔齊布大喜要親自和高繼唐較量一番高繼唐連說不敢那時塔齊布何等的聲威蛇矛又實在是使得當行出色。寫塔齊布正是寫高繼唐也閱後文自知高繼唐祇得一個十長的地位雖說與塔齊布是同門兄弟然地位既高下懸殊平日積威之漸已足以懾服高繼唐使不敢施展生平本領。威權之壓人如此祇是塔齊布一團高興定要與高繼唐對使一趨高繼

唐却又不敢違抗命令，祇得勉強奉陪。想見高繼唐二人下了校場，高繼唐自然讓塔齊布搶先才交手，幾下塔齊布便向高繼唐喝道：「你怕傷了我嗎？怎麼不把本領施展出來呢？」當仁不讓，你儘管將看家本領拿出來罷。塔齊布能破高繼唐之論，高繼唐的本領原在塔齊布之上。但是他爲人異常寬厚，宅心寬厚，所以有日後之際遇。一來因塔齊布是自己的長官，居這們高大地位，萬不能使他敗在自己手裏；二來因塔齊布與自己是同門兄弟，塔齊布的蛇矛已享了大名，塔齊布的蛇矛聲名大，自己同門的也覺得光榮，若一兩手將塔齊布打敗了自己的地位太卑於聲名，沒有多大的關係。而塔齊布的聲名便不免要受些損失，並且高繼唐心中很佩服塔齊布，想憑着一身本領與同門的關係，在塔齊布跟前尋個出頭。兩層原因，極寫出高繼唐存心之不可及。有這兩種原因，所以任憑塔齊布叫他施展看家本領，他祇是不肯認真使出來，還手總得欠幾分，使塔齊布有騰挪的餘地。高繼唐真有心胸，真不可及。塔齊布却誤會了，以爲高繼唐的本領固比自己欠幾分，一方情讓一方，却誤會起來。使得興發，一手緊似一手，矛頭閃閃，逼將過去。高繼唐一步退讓，一步往後祇躲。寫得較量蛇矛，不比較量旁的武器，彼此都使着一丈多長的器械，梭進溜退，極佔地方，在寬展場所，雙方進退自如，勝負各憑實力。若有一方面背後消步的地方，仄狹又要敗中求勝，就是一件很不

容易的事了。忽然加入一段議論不是內行說不出來塔齊布好勝的心極甚見高繼唐步步後退看看離背後的照壁不遠了心中甚是暢快打算再逼近幾步任你高繼唐如何會躲閃也得伏輸了。且慢將矛

抖了一個碗大的花貫足全身氣勁騰進一步。寫得聲勢十足使出一個單鞭救主的身法。好名目朝着高繼唐前胸直刺過去高繼唐的矛頭已被那個碗大的花逼開本想再退一步讓過塔齊布的矛頭猛然間看見地下日影才知道照壁就在背後。因日影而方知照壁在後用筆亦甚敏妙這一退必為照壁阻擋但是不退便讓不過矛頭自己的矛被壓在底下不但使用不着並且佔住自己兩隻手失了招架的能力。寫得十分急迫到了這時候在工夫平常的人除了伏輸投降之外就祇有急將手中矛丟開望斜刺裏逃命的一個方法。偏欲先寫旁人之辦法藉以襯出其勢之危急高繼唐沒想到塔齊布務必求勝相逼到了這一步伏輸投降這種辱沒師傅的事高繼唐既不願做丟矛逃命的舉動也覺不安。

兩難這時就得顯出他的真實本領來了塔齊布單鞭救主的矛剛朝胸口刺到高繼唐不慌不忙的將手中矛丟下雙掌當胸一合恰好把塔齊布的矛頭夾住。絕駭口裏連稱佩服佩服塔齊布不料高繼唐有這種本領直把矛頭陷在掌心裏進退不能移動絲毫才心悅誠服的罷手。

如此罷手在旁人却看不出來最為得體從此塔齊布十分優待高繼唐高繼唐也很立了些戰功塔齊布死後高繼

唐就懶得做官了。他原籍是鳳凰廳人。辭官歸到家中。過安閑日月。吳振楚十五歲的時候。他的年紀已是六十八歲了。因時常看見吳振楚與一般小無賴做種種頑皮小孩的玩意。被他看出。吳振楚異人的稟賦。來覺得這種天才埋沒了。可惜能愛才。當面教吳振楚拜他為師。高繼唐的武藝當時鳳凰廳的三歲小兒都知道。想拜在他門下的人。也不知有過多少。不問貧富老少。高繼唐一概拒絕不收。收徒極苛以見吳振楚之為異數。這回忽然由他自己要收吳振楚做徒弟。並一文師傅錢不要。鳳凰廳的人沒一個不詫為奇事。更沒一個不代吳振楚歡喜。鳳凰廳之尊崇高繼唐即此可見。吳振楚相從練了四年。高繼唐死了。吳振楚也已有二十歲。他父親要他接手做屠坊。他祇得繼承父業。鳳凰廳人却不叫他小瘟神了。一般人都呼他吳大屠夫。小瘟神與大屠夫給巧一對妙極。高繼唐死後。吳大屠夫的武藝在鳳凰廳也是第一個。鳳凰廳人知道他性情暴厲。手脚又毒辣。動不動就瞪着兩隻銅鈴般的眼睛。吆喝人敢反抗他一言半語的弄發了他的暴性。無論怎麼強壯身體的人。他祇須隨手拍一巴掌。包管把人打得發昏章第十二。因此沒有人敢惹他。他說甚麼也沒人敢和他爭論。極寫吳振楚之凶橫以見崔農二人之眼光不差。還虧他家是六十多年的老店。生意從來做得規矩。不然早已沒人敢上他家的門買肉了。一句。離吳家不到半里遠。近有一家姓陳的兄弟。

兩個。兄名志宏。弟名志遠。忽然提出吳振楚當小瘟神的時候。常和陳志宏兄弟在一塊兒玩耍。

陳志宏比吳振楚大十來歲。那時也沒有職業。因家中略有些財產。不愁衣食。便專一在外面

游手好閑。不務正業。陳志宏如是陳志遠比陳志宏小兩歲。因身體生得孱弱。雖也常和吳振楚這

瘟神做一塊。然遇事落後。不爲衆瘟神所重視。陳志遠如是這日陳志宏兄弟和吳振楚一千瘟神

在城外叢山之中玩耍。玩了大半日。大家都覺得身體也玩疲了。肚中也玩餓了。各人要回各

人家中吃飯休息去。陳志宏向衆人叢中一看自己。兄弟志遠不見了。得奇問衆人。看見沒有。

衆人都說。是看見同來的。祇是進山以後。一次也不曾見他的面。衆人都因他平日同玩事

事。甘居人後。大家不把他當個重要的人物。處處說他不爲衆人所重。反振下文不見他也。沒人注意。陳志宏提高

喉嚨。向山林中叫喚了一會。不見有人答應。便要求衆人分途到山中各處岩穴裏尋找。吳振

楚不依道。陳志遠比我大七八歲。又不是小孩子。還怕他不認識道路回家嗎。他從來是這般

快要死的人似的。走路都怕踏傷了。螞蟻的樣子。他一時跑。我們不過沒趕上。慢慢的自會跟

着回來。此時誰還有氣力去尋他。衆人聽吳振楚這們說。誰不願早些回家。肯留在山中尋找

大家不以爲意的人呢。不以爲意妙陳志宏要求不動。祇好由他們回去。自己情關手足。究竟丟不

開不去尋找。但是陳志宏獨自忍餓尋遍了這座山。竟沒尋出一些兒蹤影。直尋到天色黑暗了。才垂頭喪氣的歸家。陳志宏的父親已死。祇有一個母親。將不見了兄弟的話。對母親一說。陳母當然急得痛哭。次日託了許多人。再去山中尋找。簡直似石沈大海。消息全無。不見得奇一連訪求了幾日。都是枉然。陳母從此便不許陳志宏出門。給陳志宏娶了同鄉何家的女兒做媳婦。在家過度。陳志宏也自知悔恨。從前的行爲。絕跡不和吳振楚這班瘟神來往了。陳志宏的媳婦是好人。家女子。極是賢淑。過門兩年。生了一個兒子。寫陳宏遠之失蹤便說到陳志宏之娶婦生子這兒子才到三歲。陳志宏就害痢症死了。收過陳志宏陳母何氏不待說。更是傷心。幸賴何氏賢淑。撫孤事母。都能竭盡心力。地方上無人不交口稱道。祇是陳家的產業。原屬不多。陳志宏兄弟在時。又皆不善經營。年復一年的虧累。到這時。已是蕩然無有了。何氏耐勞耐苦的。靠着十個指頭。代人做針線。洗衣裳。勉強糊住一家男女老小三口。夾寫一賢婦。極寫何氏守節撫孤之不易。俱是爲後文作襯托也。又過了幾年。陳母也老死了。收過陳母祇留下何氏母子兩個。這時陳志宏這個兒子。已有一十二歲。何氏省衣節食的。餘出些錢來。送兒子到附近蒙館裏讀書。自己仍是幫人做活。極寫撫孤之艱。總爲後文張本。如此又過了些時。一日清早。何氏母子才起床。忽見自己娘家的哥子。同一個年約四十來歲的瘦削漢子。行裝打扮。

上。馱。着。一。個。包。袱。何。氏。剛。打。開。大。門。就。走。了。進。來。來得何。氏。的。哥。子。笑。問。何。氏。道。妹。妹。你。知。道。這。位。是。誰。麼。何。氏。沒。答。白。這。漢。子。已。上。前。跪。拜。下。去。哭。道。嫂。嫂。如。何。能。認。識。我。我。就。是。十。六。年。前。和。哥。哥。一。同。玩。耍。失。散。了。的。陳。志。遠。十。幾。年。來。全。虧。了。嫂。嫂。仰。事。俯。蓄。陳。志。遠。感。恩。不。盡。說。罷。連。叩。了。四。個。頭。起。來。倒。把。個。何。氏。拜。得。不。知。所。措。來得問。自。己。哥。子。才。知。道。陳。志。遠。已。歸。來。了。幾。日。家。中。十。幾。年。來。的。困。苦。情。形。以。及。何。氏。賢。孝。的。舉。動。都。知。道。得。非。常。詳。盡。祇。因。何。氏。獨。自。守。節。在。家。又。從。來。沒。見。過。陳。志。遠。的。面。不。敢。冒。昧。回。家。特。地。找。到。何。家。把。話。說。明。了。由。何。氏。的。哥。子。送。回。寫陳志遠陳。志。遠。雖。離。家。了。十。六。年。容。貌。並。沒。大。改。變。少。年。時。同。玩。耍。的。人。見。面。都。還。認。識。不。過。一。般。人。問。陳。志。遠。十。六。年。當。中。在。甚。麼。地。方。停。留。曾。幹。了。些。甚。麼。事。我亦陳。志。遠。却。含。糊。答。應。不。肯。詳。細。告。人。又是一個陳。志。遠。歸。家。以。後。對。何。氏。和。對。親。母。一。樣。恭。順。到。極。處。每。日。必。拿。出。些。錢。來。揀。何。氏。愛。吃。的。菜。親。自。烹。調。給。何。氏。吃。對。姪。兒。也。十。分。親。愛。專。聘。了。一。個。有。些。兒。學。問。的。秀。才。在。家。教。姪。兒。的。書。並。雇。了。一。個。五。十。來。歲。的。婆。子。伺。候。何。氏。敬嫂極。寫。陳。志。遠。之。篤。於。天。性。每。日。何。氏。所。吃。的。肉。多。是。陳。志。遠。一。早。起。來。就。親。去。合。勝。屠。坊。去。買。敬嫂如母真是。這。們。已。過。了。二。三。年。有。時。陳。志。遠。自。己。沒。有。工。夫。就。叫。姪。兒。去。買。肉。何。氏。也。體。念。陳。志。遠。吩。咐。兒。

子。每。早。不。待。陳。志。遠。起。床。便。去。買。肉。歸。家。亦好氏祇等陳。志。遠。烹。調。如。此。已。成。了。習。慣。這。日。陳。志。遠。起。來。見。肉。不。曾。買。來。等。了。好。一。會。才。見。姪。兒。空。手。回。家。陳。志。遠。一。見。面。不。禁。大。驚。問。道。哎。呀。誰。把。你。打。傷。到。這。一。步。問得詫異不。知。他。姪。兒。怎。生。回。答。且。俟。第。四。十。七。回。再。寫。

總評

此一回忽從霍元甲傳折入吳振楚傳，又從吳振楚傳折入陳志遠傳矣。

霍元甲與奧比音之比武，其結果若何，勝敗若何，固閱者所急欲知之者也。作者深知閱者之心理，乃故弄狡獪，有意岔入他人傳中，竟將比武之事完全擱起，置之不談。一個悶葫蘆，不知何日打破。閱者雖悶煞急煞，又將柰作者何哉。

霍元甲難言之苦衷，到此回方完全表明，爲友受累，世之熱心人，大率如此，爲可歎耳。

吳振楚於上文出現之後，此回乃突然而至，殊出閱者意外。我以爲吳振楚之欲拜霍四爲師，全是虛文，究其實際，不過作者欲借此轉到吳振楚身上而已。

高繼唐是吳振楚傳之陪襯，故隨手收去，並不多着筆墨。

寫陳志遠處，另是一副筆墨，與上文所寫諸俠義英雄，完全不同，一出場便覺兩樣，大可

注意也。

美國模範監獄之成績

何海鳴

美國紐約之新新監獄爲世界著名模範監獄之一。其對於獄囚純以道德感化。并教授以適用之工作。每年工場出品價值頗巨。其掌獄官魯易勞斯氏近發表一九二三年（卽去年）之獄務年報。大致謂一年間獄囚始終快樂做工。服從命令。絕少嚴重之擾亂。其因違犯獄規加以懲罰者。至多以降級及剝奪特權而止。（如娛樂閱報等）其中祇有少數人因犯規情節較重。施行隔離辦法。使有獨居思過之機會。計一年間因犯規降級者二百四十一人。隔離者四十一人。又是年新入獄者甚少。計一九二二年度新犯一千四百五十人。一九二三年減至八百九十一人。獄官以新犯未受教育者甚多。於獄中職業教育一項。特加注意。務使識字之犯。將來出獄時。皆獲有若干基本教育及工作技能。計全獄工作出品售價餘利。從一九二二年之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元。增至九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元。計增一萬二千元。全獄各種工藝出品量。比一九二二年增至百分之十一。出品價值增至四萬七千三百八十五元。計紐約州所得每一作工之犯。每日工作餘利爲五角八分美金。（合華幣一元許）比一九二二年增加三分云。

投 稿 簡 章

- 一 本雜誌專刊偵探武俠冒險等小說及關於偵探武俠之各種小品文字如蒙 海內文豪惠賜鴻文無任歡迎
- 一 倘有以關於偵探學及偵探小說之照片投贈尤所歡迎原片製版後可以寄還欲得何種酬報務請於片後註明
- 一 投稿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歷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香山路世界書局偵探世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轉 載

編輯者	嚴獨鶴 趙若狂
發行者	程小青 施濟羣
印刷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開北四虬江路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太原 長沙 天津 武昌 烟台 廣州 漢口 南昌 世界書局

▲定	零售	每册	實售三角	郵費
	半年	十二册	實售三元二角	
	全年	廿四册	實售六元	一角
▼價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謀	製	擬	做	繪	撰
推	仿	商	廣	圖	文
廣	單	標	告	畫	體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各商業專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决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新界世界書局謹啓